



新安志序



徽為郡自漢始至於今久矣圖經紀述其
 事宜詳也試考之則遺闕而不備讀者恨
 焉此新安志所以作也不悔始將承乏此
 州而吏以圖經先至見其踈略即有意於
 補次一日對眾客語之客言新章貢倅羅
 君蓋志存於此者訪拾編摩蒐取附益用
 心勤且舊矣僕為驚喜因請之卒業成一

家書以表見於時於是新安志出焉上下
千載閒博采詳摭論正得失皆有據依釐
為十卷凡山川道里之險易丁口頃畝之
息耗賦貢物產之闕陜以至州土吏治風
俗人材皆條理錯綜聚見此書曾無遺者
嗚呼可謂盛也羅君以儒學蚤馳雋聲惟
其博物洽聞故論載甚廣而其叙事又自
得立言之法讀者必能辨之

趙不悔撰

新安志敘

古書流通處

新安在秦漢為黟歙二縣漢末別於丹陽
以自為郡其山川風土則已見於中古矣
漸江之水出於鄣山則章亥之所步禹之
所錄也桐汭之地為黟故境則楚子西子
期之所爭丘明之所記也至於漢氏兩呂
疏封骨肉為諸侯王國又丹陽都尉之所
理會稽太守之所遁皆斑斑著見至梁蕭

幾為新安太守愛其山水始為之記又有
王篤新安記唐有歙州圖經國朝太平興
國中詔編廣記徃徃撫取之至大中祥符
中頒李宗諤所脩新圖經於天下則由前
諸書廢不顯而官版頃罹睦寇又失祥符
所頒特抄取計簿益之以里魁亭父之所
隱實者編呂為冊餘五六年矣私竊悼
之間因閱彙史及國典并雜家稗說有及

此者稍稍附著後得祥符經於民間則經
目粗設益訪故老求遺事思輯為一書然
未果就會邦君趙侯聞之勉使卒業約敕
諸曹遇咨輒報且徧諭屬縣網羅金石之
文使得輔成其說而書出矣夫所為記山
川道里者非呂示廣遠也務知險易不忘
戒也其錄丁口頃畝非呂覽富厚也務察
息耗毋繇奪也其書賦貢物產非呂給嗜

欲也務裁闕陋同民利也至於州土沿革
吏治得失風俗之媿惡與其人材之衆寡
是皆有微旨必使涉於學者纂之自上世
九州之志與三墳五典偕號為帝王遺書
而禹貢職方氏孔子定之臣為經若直抄
取計簿臣為書則凡吏之善書者足臣次
之矣其施於事也亦然若直據令甲以為
治則凡吏之毋害者足臣聽之矣蓋世常

臣此為無事乎儒而儒亦卒不可廢於世
也豈特此哉凡十卷名曰新安志侯帝室
之胄父子昆季皆臣文學取科第其為政
廉靖不擾人亦相與安之且去猶惓惓於
吾土思欲表章之蓋有不可忘者矣
淳熙二年三月癸未郡人羅頤敘

新安志目錄

第一卷

州郡

沿革

分野

風俗

封建

境土

治所

城社

道路

戶口

姓氏

坊市

官府

廟學

貢院

放生池

館驛

倉庫

刑獄

營寨

郵傳

祠廟

第二卷

物產

穀粟

蔬茹

藥物

木果

水族

羽族



獸類 畜擾 貨賄

貢賦

稅則 雜錢 夏稅物帛 小麥

秋稅糙米 折帛錢 進貢

供物帛 上供紙 酒課

稅課 茶課 鹽課 公用

第三卷

歙縣

沿革 縣境 鄉里 戶口 田畝 租稅

酒稅 城社 官廨 鎮寨 道路 橋梁

津渡 山阜 水源 古跡 祠廟 道觀

僧寺 丘墓 碑碣 賢宰

第四卷

休寧 五縣事目畧如歙縣

初門

第五卷

婺源

績溪

黟縣

第六卷

先達

程儀同

程都督

吳御史

王校正

汪處士

舒狀元

呂侍郎

大魏太尉

查秘監

張度支

許司封

謝諫議

張密學

小魏太尉

查賢良

俞待制

俞侍郎

洪比部

聶內翰

許待制

許長官

呂狀元

孫工部

第七卷

先達

王提刑

汪宣德

洪尚書

胡金部

胡司業

黃侍御

汪丞相

程顯學

凌待制

汪內翰

胡待制

汪少卿

胡殿院

先君尚書

朱吏部

汪樞密

金尚書

第八卷

進士題名

賢良方正一人

進士貢士二百三十四人

明經二人

發運使賜第二人

樂成獻頌并銓試賜第共四人

貢士獻策一人

特奏名三十三人

武舉四人

義民

黃芑 章氏二女 汪延美 葉氏女

詹惠民

仙釋

方儲 許宣平 聶師道 聶紹元

丘寺丞 鄭姑 程惟象 張擴

智琚 定莊 茂源 謙禪師

瀾大德 雪山子 寧道者 宗白頭

第九卷

牧守

吳五人 晉三人 宋十二人 齊五人

梁十三人 陳五人 唐三十五人 吳楊

氏三人 南唐一人 國朝宣和前二十九

人 宣和後見壁者三十七人

第十卷

雜錄

人事 詩話 硯墨紙 定數

神異 物理 記聞

大宋孝宗乾道二年賜進士第中議大夫知鄂州軍
府事新安羅願編

雲輪閣

新安志卷第一

上林書館

公革

萃孫

吳郡

中餘

曾祖

徽州新安郡軍事禹貢職方氏揚州之南境春秋時
屬吳吳亡屬越越滅屬楚秦并天下置黟歙二縣屬
鄣郡漢武帝元封二年改鄣郡曰丹陽而使都尉分
治于歙成帝鴻嘉二年以黟爲廣德王國立中山憲
王弟孫雲客於此三年薨無子地入於漢平帝元始
二年復以爲廣德王國立廣川惠王曾孫倫爲王傳
子赤王莽篡位貶赤爲公明年廢而改黟曰愬虜光
武中興復爲黟獻帝建安十三年吳主孫權遣威武

中郎將賀齊定黠歙分歙為始新新定黎陽休陽并
黠歙為六縣遂割於丹陽置以為新都郡其後避嗣
主孫休諱改休陽為海寧晉武帝太康元年平吳以
黠之廣德故國為廣德縣隸宣城郡何承天宋志稱
約以為二漢志並無之疑是吳所立按吳志呂蒙領
廣德長吳錄張純補廣德令則廣德在吳為縣矣然
不知所屬至晉書乃顯隸宣城云 改新都郡曰新安改新定縣曰遂
安宋大明八年省黎陽併入海寧止領縣五梁武帝
普通三年割吳郡之壽昌來屬後為六縣自秦漢鄣
丹陽及吳新都晉新安皆隸揚州宋孝建元年分揚
州之會稽東陽新安永嘉臨海五郡為東揚州自後

或併或分梁元帝承聖中分海寧黠歙三縣更置黎
陽合四縣立新寧郡與新安並正屬揚州陳省新寧
郡及黎陽縣而新安復屬東揚州祥符經云天嘉三
書天嘉四年以新安新寧八郡置東揚州則三年初未嘗省要是陳省之耳 隋開皇九年
改郡為歙州改始新縣曰新安縣又併遂安及梁所
割吳郡壽昌未屬者皆入新安縣以隸婺州於是縣
之存者黠歙海寧三縣而州治黠仁壽三年取婺州
之新安并復立遂安以隸睦州於是二縣故地迄今
不復今嚴州淳安遂安是也大業初復以歙州為新
安郡治休寧義寧中治歙武德元年例改郡為州太

守爲刺史四年越國公納欵於是因其境土以歙州爲總管府使持節總管歙宣杭睦婺饒等六州諸軍事未幾改命王雄誕爲使總管歙睦衢三州七年二月例改都督府正觀元年罷都督府永徽五年析歙縣置北野縣開元二十八年正月九日析休寧置婺源縣永嘉元年盜方清陷州州民拒賊保休寧之山險二年賊平因析置歸德縣又以平方清因其壘析黔及饒州之浮梁置祁門縣又以宣州旌德寇王萬敵平析歙之古華陽鎮置績溪縣而北野歸德二縣至大曆五年省於是州復統六縣元和六年九月升

上州自罷督府後或隸揚潤二州或屬浙江江西道節度及宣歙觀察團練使天祐二年刺史陶雅以楊氏承制拜歙婺衢睦四州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唐亡吳楊氏南唐李氏相繼有之皇朝開寶八年下江南於是始復得共職貢於天子隸江南東路爲望宣和三年五月二十四日詔改歙州爲徽州

分野

禹貢淮海惟揚州周禮東南曰揚州而不言所直之宿漢地理志吳地斗分楚也粵地率牛婺女之分楚也而丹陽等郡盡吳分也郡在漢爲丹陽都尉治正

當斗分天文志又云斗江湖牽牛婺女揚州此郡雖於古屬揚州然揚州地廣故特取地理志丹陽郡晉書天文志丹陽郡入斗十六度會稽郡入牛一度按古丹陽歙縣地與會稽之富春接是斗牛之交也自南斗十二度至婺女七度於次為星紀於辰在丑故此郡為星紀丑南斗十六度

風俗

自虞夏以州論風土漢用戰國時封域大者兼星以三二數連秦漢二十餘郡地廣則論其略後世郡陜則俗益別新安故秦二縣在山谷間地廣遠自漢世常使丹陽都尉分治於此逮為郡之後吏治益詳又

稍割其三陞以為他郡益陋易治然其人自昔特多以材力保捍鄉土為稱其後寢有文士黃巢之亂中原衣冠避地保於此後或去或留俗益嚮文雅宋興則名臣輩出其山挺拔廉厲水悍潔其人多為御史諫官者山限壤隔民不染他俗勤於山伐能寒暑惡衣食女子正潔不淫佚雖饑歲不鬻妻子山谷民衣冠至百年不變自唐末賦不屬天子驟增之民則益貧然力作重遷猶瘡於他郡比年多徙舒池無為界中歛為負郭縣其民之弊好委人事泥塋隴卜窆至擇吉歲市井列屋猶稍哆其門以僥吉嚮休寧俗亟

多學者山出美材歲聯為桴下淝河往者多取富女子始生則為植楸比嫁斬賣以供百用女以其故或預自蓄藏始秦黔地廣今更為小縣俗淳儉績溪俗有二由徽嶺以南壤瘠賦重而民貧其北壤沃賦平人有餘則柔循然愚民嗜儲積至不欲多男恐子益多而貲分始少蘇公謫為令與民相從為社民甚樂之其後里中社輒以酒肉饋長吏下及佐史至今五六十年費益廣更以為病婺源阻五嶺其趨鄱陽徑易唐末常使總浮梁德興諸縣鹽權且專其兵與鄱通封疆則民俗近之前世賢吏多表其民之良以為

勸和門水入于鄱民以茗漆紙木行江西仰其米自給俗重蠶至熏浴齋潔以飼之此其大凡也賢者察之以施化否則拂之更歸咎於俗

封建

漢廣德夷王雲客孝景皇帝八世孫別自中山靖王勝中山自靖王五傳絕四十五歲成帝鴻嘉三年六月乃以黔為廣德王國立雲客為王立三年薨謚夷王無子國除景十三王傳云復立憲王弟孫利鄉侯客以懷王從父弟子紹封獨成帝紀載雲客是憲王孫按雲客之祖父孝侯安於憲王為弟其父戴侯遂於懷王為從父弟則雲客乃憲王弟孫懷王從父弟耳表傳所言是也憲王孫無封利鄉者紀脫一第字耳

廣德靜王倫

平帝紀王子侯表中山靖王傳皆作倫

侯王表又作倫

今姑從紀表倫孝景皇帝五世孫別自廣川惠王越

景十三王傳立戴王弟襄隄侯子而諸侯王表乃言倫

以戴王子紹封廣川自惠王四傳國除者十五歲平

帝元始二年夏四月丁酉以故廣德國立倫為王秦

惠王四年薨謚靜王居攝元年王赤嗣三年王莽篡

位貶為公明年廢

中山靖王傳稱雲客弟廣漢為廣

王奉靖王後按諸侯王表廣漢至王莽時猶在安得

遽言薨無後此廣德王倫自以廣川系絕故封考之

廣川惠王傳可見非續中山也中山子孫侯

者二十餘人不應取於見絕之廣川明矣

宋新安王子鸞字孝羽孝武皇帝第八子大明四年

九月自襄陽改封食邑二千戶母商淑儀有寵子鸞

愛冠諸子朝士為上眄遇者莫不入子鸞府國商貴

妃薨帝為立寺以新安為號

新安王延年文帝曾孫泰始二年十一月壬辰封紹

子鸞後

齊新安王海陵恭王嘗為之以永明十一年十一月

辛亥封邑二千戶

梁新安王瑀字時文明帝子也九歲而封後入隋歷

唐至尚書左僕射太宗嘗宴侍臣詔一坐最貴者先

把酒長孫房公相顧未言瑀遽引盃上問之對曰臣

梁朝天子之子隋朝皇后之弟唐朝宰相天子親家翁上撫掌極歡而罷

陳新安王伯固字牢之文帝第五子天嘉五年八月

已卯封

本紀云封新安郡王然陳以上封王不言郡蓋衍文

唐新安郡王徽太宗皇帝之孫濮恭王泰之子

新安郡王侁元宗皇帝之孫信王瑄之長子

新安郡王訢代宗皇帝之孫嘉王運之子正元四年

四月封官太僕卿

新安郡王洙憲宗皇帝之孫絳王悟之長子太和八

年十一月封

右十一王皆以天子骨肉疏封唯漢廣德兩王實建國於此餘或采美名以為號不皆之國然漢魏以下王不之國朝廷命卿大夫臨郡則稱內史行郡事故東晉謝靈運王羲之為會稽臨川內史南朝亦徃徃有新安內史是郡猶為國而內史特代王為治名號猶係於其民也故采而列之偽楚亦常以亘冲之子謙唐武氏又常以武三思之子崇烈為新安王皆假竊名器不足汙簡牘至唐潁王子儼封歙國公汾州刺史王詮封歙縣男之類蓋自鄒以下者微不復道也

境土

郡境在京師之東南統縣六曰歙曰休寧曰祁門曰婺源曰績溪曰黟始漢末以古黟歙二縣分為新都郡地廣大後又稍稍割之蓋古歙縣地之在今者為歙為休寧為績溪為婺源為嚴州之淳安為遂安古黟歙之地在今者為黟為祁門為廣德軍之廣德為建平凡三郡十縣今所存者唐歙州新安郡之境而已非復漢之新都也然在唐猶號大州凡東西廣長四百一十九里南北二百八十二里

治所

始漢建安中置新都郡立府於始新今嚴州淳安縣治是也其後荐割以隸婺睦於是隋歙州始治黟鄴元水經注云吳立始新郡尉於歙之華鄉令賀齊守之後移出新亭按華鄉即始新縣華一作葉而賀齊乃新都尉言始新郡尉在大業中遷治休寧萬歲山者誤也但新亭不知所在義寧中遷歙縣烏聊山唐及國朝因之宣和三年睦寇方臘既平部使者遷其城于溪北三里民不以為便事聞會除盧宗原為守有詔同徐閔中相度宗原以為新城地形不正周四里有餘北皆重山纔能為三門距溪數里茶鹽載卸者弗便瀕澗卑濕為壘善崩截山圍築外高內庳瞰臨城中又無濠塹不足以

為固內之則頑石岡隴虛占其半峻增峻仄不可以
建居止餘皆荒草砂礫之地夏秋山水暴出灌注城
內雨雪則停潦為泥鹽米斷絕又頑石不可為井土
井六七味惡易濁汲谿則人以為苦民以其故不願
舊城據山下平原大勢端正周七里三十步左有長
溪春冬水面二十丈夏秋闊一里許湍流百尺循城
西南而下便於載卸其右則倚山為城亦臨深溪繞
城東北不可踰越市皆甃甃民居寬廣井泉且千所
向特以城壁不全故不能守今若因故基脩築足為
險固以此民情願還得旨以舊城為州以新城為歙

縣且令以漸脩築而新城亦卒不為縣今民間猶號
新宗原城舊州畢明年八月與士民復歸于舊州

城社

城壁之設因山谿以為險山起於東北至南而止故
因而續之以為城谿亦源於東北抱城而轉至西南
而下故假之以為隍乃穿九井使陰相灌輸上通銅
井下通釜底皆谿流之深為潭者也其外羅城周四
里二步高一丈二尺子城周一里四十二步高一丈
八尺廣一丈三尺五寸唐大中九年脩子城中和三
年又脩羅城至五年增廣城之南北總之為九里七

步咸通六年即城之西北為隄以禦水光化中因隄
築為城命曰新城自南唐及國朝無所考宣和中既
平睦寇詔盧公修築乃計其工費聞于朝為羅城如
唐中和五年之制然其地在今僅號七里三十步乃
啓六門東西則一南北各二有富州豐樂表城紫陽
通濟太平之名門皆為樓又環以敵樓不復為子城
而於儀門外直南數十百步為譙樓面勢雄正其外
為宣詔班春之亭先是譙樓在東故常穿州治之東
廂以出既南作新譙乃以舊譙基在東者為門號迎
和門五年春三月城既迄復奏乞令知通都監季申

部仕者任滿以相付書於曆庶幾勿壞且奏其屬功
於朝改轉各有差又徃徃即大輒隱起為文凡百餘
言以戒後之人使毋忘寇難壞則修之其光化中因
隄而築號新城者隄既益摧遇谿水溢時高於平地
二三丈故常捐之以為桑野今號新城園紹興二十
年火災市人以為承平時譙門東出則城中列肆不
耗士子登第者衆乃遷州榜及鼓角於迎和樓而虛
南向譙樓不用乾道八年夏五月前趙侯集六縣各
新泮城一門而州則恢度東南譙樓既具費及今趙
侯成之而城樓在西者其旁為一丈夫巖立金花帽

錦袍持弓矢引滿以射西方號藺將軍如是古矣按
藺將軍名亮歙縣人隋開皇九年平陳併黜歙入海
寧以隸婺州廢歙州為新安鎮以亮為將主之蓋前
則接平陳之役後則接大業之亂此其人必嘗緩帶
登陴以弓矢靖難有功於斯人者故歷唐以來設之
不廢社在城之南隅

道路

趨京之軌道出東門指績溪由寧國縣入其府濟黃
池入太平州渡采石江歷和州及其縣全椒滁州及
其縣來安泗州及其縣臨淮自虹靈壁以入于宿取

亳之永城南京之穀熟入南京過寧陵拱州以達于
雍丘陳留至京門為二千六十五里捷則北出踰箬
嶺望道泰麻村凡百九十里得寧國府之太平縣歷
黃栢嶺曹店凡二百里得池州之大通鎮過江歷蔡
家店石鼻村百三十五里得無為軍之廬江縣又百
四十五里自航步入廬州又歷下塘廟史源村凡二
百五十里至壽州又自蘇村闕潭村王家市賢祥村
金鉤鎮雙樓市凡四百二十里以入為亳之鹿邑縣
又七十里則太康縣矣經咸平縣凡百九十里以入
于京門為千六百里此其道徃徃不過都歷邑者商

旅之所以為徑易也舟行自西門汎谿勝二百石公新安江而下百二十里以出于境由淳安至嚴州歷桐廬富陽過浙江入臨安府又經崇德至秀州經吳江至平江府經無錫至常州經丹陽至鎮江過揚子江至揚州高郵軍經寶應至楚州歷淮陰虹靈壁三縣至宿州歷永城穀熟至于南京經寧陵至拱州以達于雍丘陳留入京門為三千九十二里今茲趨行在所者舟行六百三十里陸行則南出歷昌化於潛臨安餘杭為三百六十里其四出八達之道東出百里至于境又二百二十五里至寧國府西出二百七

十里至于境又三百三十里至饒州南出百里至于境又二百六十里至臨安府北出七十五里至于境又二百八十五里至池州東南出百里至于境又二百四十里至廣德軍西南百五里至于境又二百五十五里至嚴州東北百里至于境又四百六十五里至池州西北二百七十里至于境又七百五十里至池州

戶口

吳新都郡不載戶口之數晉新安郡統縣六戶五千宋統縣五戶一萬二千五十八口三萬六千六百五

十一隋歙州統縣三戶六千一百五十四唐舊領縣
三戶六千二十一口二萬六千六百一十七天寶領
縣五戶三萬八千三百二十口二十六萬九千一百
九永泰元年冬十月丁亥分宣歙饒戶口於秋浦縣
置池州國朝天禧中主戶十二萬一千一百五十
八萬三千五百二十八客戶六千九十八口八千七
百六十四其每縣主客之數各附其縣中元豐中主
戶十萬三千一百一十六客戶二千八百六十八未
經界戶十六萬一千一百四十七此經界時所具祖
額不的知何年
經界戶九萬七千二百四十八乾道八年諸縣主戶

十一萬二千五百九十五客戶七千四百八十八合
以城內外戶一千九百三十一總為十二萬二千一
十四然自元豐以後不言口數要以郡境土較之狹
於晉宋五之二以戶口率之多於前代不可勝計有
以見國家世世仁厚涵養生齒之効其在郡城中者
乾道戶千二百八十一口六千八百五十八城外戶
六百五十口三千二百八十一麓為可考凡六縣民
去為僧尼者千有二人為道士者四十六人

姓氏

諫世元和姓纂云周禮有司諫子孫以官為氏漢有

治書御史諫忠見風俗通今望出歙郡

余氏風俗通曰戎人由余之後世居歙州新安及下邳

汪氏古諸侯汪芒氏之裔春秋時魯有汪錡以童子死齊師聖人稱之唐歙州刺史汪華居新安故望出新安今黟縣之人十姓九汪皆華後也陳稷州刺史汪綱陳亡自歙州徙河澗故又有河澗汪氏右鄧名世姓氏辯證云耳按汪芒氏之裔在周為長狄與常人不同類獨祖汪錡者近是然鄧名世以為汪王所居新安而又言陳世汪綱自歙州徙河澗則是由陳以

上固有居新安者矣姑著其說以待知者

仰氏五代有仰仁詮為刺史千姓編云今新安吳興皆有此姓

聶氏元和姓纂曰衛大夫食采於聶因以為氏辯證云望出河東及新安

查氏顯於文徽為南唐樞密使至國朝秘監陶待制道皆其孫也本音如乘槎之槎鋤加切真宗嘗與道語

及姓氏因謂之曰卿豈不聞京師以件作行人為槎

家乎宜求音之近而雅者稱之又問姓所起引春秋

會吳于祖在加切以對自是改稱音若祖云查氏有孫

藻仲文在荆南廣覽好文自言其上世事如此隆興中侍郎郭籥乃其兄子也凡海陵荆南之查皆出新安姓氏之書又徃徃載呂氏俞氏皆郡之先賢然不言望出此郡又自昔喪亂中原衣冠多避地來此如謝諫議泌晉太傅二十七世孫魏太尉羽去鄭公十世許司封逖去睢陽太守五世皆自見其中不列於此

潛氏黔有潛氏村昔有人避地家石洞中門徑悉為松蘿所翳每求鹽米晨出夕還人無知者時人號為潛氏迄今潛姓者數十家同為一村

坊市

坊舊十有二曰宣化曰望僊曰紫陽曰興仁曰化成曰問政曰增明曰和福曰司晨曰通濟曰育村曰安集乾道中尚書郎錢侯數因民剗肝股為增立坊曰孝童孝義之屬今徃徃有存者

官府

州衙在子城之西北正南曰設廳防守庫在東廂之樓甲仗庫在西廂之樓儀門在其南軍資庫公使酒庫分為左右在儀門之南又南則舊譙樓在焉宣詔班春一亭在譙樓之南設廳之右為小廳小廳之前

為簽廳自餘賓次吏舍如他州之儀皆宣和中盧徽猷所建其堂房之外有紫翠樓有靜治燕香之堂先是累數守以正堂為不利避弗居至丞相洪公乃敞之以御賓客致尊賢之意號舍蓋堂而自唐大中以來有黃山樓北望天都諸峯國朝咸平中集賢李學士復踞城西北隅建清心閣宣和後皆以次起廢而黃山樓亦踞城為之號黃山堂堂側有兩古木洪公常作亭其間號浮丘今雖廢民猶指其處又改後圃雙杏堂曰芙蓉堂舊別有四寶堂以郡出文房四物為義

通判軍州事一員諸州置通判自建隆四年始陳恭公安定先生皆嘗來為此官廳在州衙東舊有棣華堂宣和中吳郡李彌綸兄弟繼踵故名
州學教授一員廳在州學之南
軍事判官一員咸平中魯肅簡公嘗為之廳在紫陽坊

軍事推官一員廳在判官廳之側

兵馬都監一員廳在司晨坊教場之側

添差兵馬都監一員廳在通濟坊

兵馬監押一員廳在孝義坊

錄事參軍一員熙寧三年十一月十九日詔陝府江寧府鄆青齊杭越蘇婺宿壽宣歙虔洪吉潭廣福建等州錄事參軍係繁難去處今後並差職官知縣及奏舉縣令人克其料錢數多資序不該請者並支錢十五千廳在州院之側

司理參軍一員五代時諸州馬步院判官特以牙校克選建隆中改馬步院為司寇置參軍以及第進士九經五經并在銓選人為之其後改曰司理廳在本院之側

司法參軍一員廳在慈孝坊

司戶參軍一員廳在和福坊
監在城酒稅一員僦居無定處

廟學

先聖廟及學自唐至國朝在城之東北隅太平興國三年知州蘇補闕遷羅城東門之內街之南烏聊山上景德三年嘗修之嘉祐四年以山高地狹不足容衆徙於南園熙寧四年又以南園瀕江地卑常有泛溢之患復遷烏聊元祐初再徙南園紹聖二年黃朝散還之於東北隅米禮部芾為書所為記世所傳歙州新學記是也宣和中焚于睦寇紹興十一年汪內

相始復營建左廟右學規制雄麗愈於他郡中設知新堂闢八齋以處學者曰殖齋懋齋益齋裕齋毓齋定齋覺齋浩齋紹興中藏御書周易尚書毛詩周官中庸春秋左氏傳論語孝經孟子樂毅論羊祐傳并法帖御製文宣王贊七十二子贊損齋記凡四十八卷

貢院

貢院自宣和後不復設遇歲大比則毀學之齋壁以納之坐講堂及廟兩廡皆滿乾道四年郊侯規大成殿之東故開地增買民地六百二十餘丈為屋東西

八十間長廊廣廈使士各以其藝別為位最後則堂以處較藝者自是學舍無毀徹之患士得去此隘盡思於為文且以稱登能天府之意餘所買地頗當廟學前者皆虛之又盡徹學前小屋直南而出以達于達氣象宏敞是秋遂以試進士明年登第者十人為禮部第一御試第三人者士子宜之

放生池

國朝因唐之制天禧元年詔淮南江浙荆湖舊放生池廢者悉興之元無池處沿江淮州軍近城上下冬五里並禁採捕紹興十三年詔天下郡各為池而歲

以誕聖日縱魚鼈其中以網罟入者論如盜於是郡
鑿城西墺地以應詔至十八年尚書郎章侯增廣之
作恩波堂好生魚樂之亭後十數年屋為溪潦蕩去
尚書郎錢侯復新其堂而池當春夏徃徃與溪滙冬
月水泉細魚無所賴乾道八年秘閣趙徙堂於其右
百步篁竹中亢爽之地而臨溪流以放生如天禧故
事

館驛

轉運南行衙在慈孝坊
北行衙在司晨坊

新安驛在通濟坊

倉庫

州倉在孝義坊

常平倉在州倉之側

酒稅務在市心面南

公使庫在州治小廳前

醋庫在城東門外舊有茶倉草場楮場
之屬今皆無有

刑獄

州院在司晨坊面東司理院在司晨坊面西大中祥
符二年五月饒歛二州奏獄空將降詔獎諭銀臺司

以為州司司理院互有獄空不應編勅之文自今乞
委刑部點勘旬奏禁狀不謬者具奏降詔從之

營寨

祥符中有駐泊營屯駐營各二水軍營騎射保節營
及新舊牢城營各一今所管廂禁軍凡六指揮禁軍
威果營在城東北隅額管四百一十人忠節在西南
隅額三百一十人武雄亦在東北隅二百五十七人
廂軍効勇在東北隅一百五十人牢城在西北隅百
五十人壯城在西南隅百人其起置不可盡考按皇
祐五年閏七月詔淮南江東東西荆湖南北路諸州

軍新立就糧禁軍教閱忠節軍大州五百小州三百
人其額在舊忠節之下川忠節之上則忠節之制久
矣嘉祐四年五月詔江寧等諸帥府新招禁軍以威
果為額請受如宣毅例每指揮不得過四百人諸州
置威果當沿此而始熙寧二年正月樞密院檢會近
令淮南江南兩浙福建等路將廂軍團結教閱武藝
欲支與威邊請受以州軍小大立定人數自三百人
至百人仍改軍額內江南曰武雄從之蓋其可考者
如此其外五寨管界寨在歙縣西百八十步王干寨
在歙縣東南百里黃山寨在歙縣北百里深渡寨在

歙縣南四十五里中平寨在婺源縣東七十里每寨百人皆以巡檢主之凡禁軍九百七十七人廂軍四百寨兵五百總之為千八百七十七人

郵傳

五代以來天下郵傳皆役平民建隆二年始命以軍人代之六縣省遞三十五鋪每鋪十人歙休寧祈門黥則又有斥埃三十八鋪每鋪八人凡六百五十四人

祠廟

新安之神諱華姓汪氏績溪人隋將寶歡之從子少

以勇俠聞大業之亂以土豪應郡募平婺源寇有功尋為衆所推保據郡境時四方割據建號者衆乃稍以兵取旁郡并有宣杭睦婺饒五州帶甲十萬建號吳王為政明信遠近愛慕郡內賴以安全凡十餘年唐武德四年以籍土地兵民遣使納款于唐高祖嘉之制曰汪某徃因離亂保據州鄉鎮靜一隅以待寧晏識機慕化遠近欵誠宜從褒寵授以方牧可使持節總管歙宣杭睦婺饒等六州諸軍事歙州刺史上柱國封越國公食邑三千戶七年朝于京師正觀二年授左衛白渠府統軍事叅掌禁兵十七年改忠武

將軍行右積福府折衝都尉太宗征遼東為九宮留
 守比還稱其忠勤二十二年三月三日薨于長安永
 徽中歸葬歙縣北七里雲郎山郡人思慕立祠於刺
 史宅西偏大曆中遷于烏聊山號越國公汪王神自
 唐刺史薛邕范傳正相繼增葺他縣亦處處有祠及
 國朝東封秩群祀郡人方演知州事上唐所賜誥命
 為奏請追封靈惠公政和四年三月賜廟號忠顯七
 年十二月封英濟王宣和四年以陰相平睦寇加顯
 靈隆興二年閏十一月以能禦災厲加信順乾道四
 年三月進封信順顯靈英濟廣惠王夫人錢氏唐左

武衛大將軍九隴之女乾道五年六月追封靈惠夫
 人新唐書本紀王以武德四年九月甲子歸唐而杜
 為先戰後服以資治通鑑考之王與雄誕戰覽者因以
 自與伏威將雄誕戰是時王與伏威皆已受唐命戰
 自其私忿非因戰之後始歸唐也按唐告稱其識機
 慕化遠近款誠則王自始知天命非戰而後服明矣
 今唐誥見存其辭則李百藥顏師古所作王有八子
 可以考信故國朝賜廟額父子並稱忠云王有八子
 舊稱八郎君紹興十年賜廟號忠助乾道九年正月
 咸賜侯爵建仕唐為朗州都督府法曹賜封忠惠侯
 璨費州涪川令封忠利侯達以征荷魯龜茲高昌功
 爵上柱國襲封越國公封忠應侯廣遜皆左衛勳府
 飛騎尉廣封忠濟侯遜封忠澤侯達薛王府戶曹封

忠仁侯爽岐王府法曹封忠德侯俊鄭王府參軍封
忠祐侯而忠顯廟之前則有岱岳廟後有城隍廟城
隍在唐世州縣徃徃有之李陽冰以為祀典所無吳
越則有至開成中睦州刺史呂述以為合於禮之八
蜡祭坊於水庸者是亦近矣烏聊東峯又有靈順廟
其神五人皆封公事見婺源縣卷中而近歲民間又
祀孚惠廟本出於信州傳云神石敬純東晉時人前
趙之從子為父報仇山為震鳴故信州人祀之本朝
封至八字王焉

新安志卷第一終



新安志卷第二

叙物產



生人之道致物以為養物備則養豐養豐則生足樂
 生足樂則喜為善喜為善則重犯法重犯法則服教
 訓服教訓則上尊安故古公與其妻胥宇味其董荼
 則以知周原之美而蹶父為其女相攸覽其有川澤
 魴鱣熊羆猫虎則以為韓土之樂然則物產之所聚
 是良國也雖然有道蓋所謂穀與魚鼈不可勝食而
 材木不可勝用者亦繫於其政

穀粟

新安之穀大率宜私而不甚宜杭土人謂私為小米
杭為大米其私有大白歸生小白歸生又有紅歸生
米粒紅成熟最早然不廣種少蔣以接糧耳有桃花
紅者穀粒微紅而米粒正白亦先熟古太守秩之任
昉去郡唯有桃花米二十石是也太平寰宇志云今
休寧縣尤多為飯香軟又有冷水白有筆頭白穠端
少許不生穀如筆之象有肥田跂大率私不耐肥唯
此種能於肥田中自植立也有早十日有中歸生又
有晚歸生近八月社熟米色不甚鮮明占禾本出於
占城國其種宜早大中祥符五年詔遣使福建取三

萬斛并出種法而布之江淮浙之間亦曰早稻杭有
大粟黃亦名硬稈粟黃有小粟黃此二種有常不至
瘁有蘆黃遇熟則顆粒多徃徃倍收故一名富不覺
然不熟亦連畎皆死珠子稻顆圓如珠烏鬚稻芒正
黑有婺州青其來自婺州有葉裡青其長没人揆賁
切皆藏葉中有斧腦白有赤芒稻並早而易成皆號
為六十日然不叢茂人不多種有九里香亦名五里
香有馬頭紅穀粒紅而米白亦有香然稈厚米少有
萬年陳其色如糯有沙田白有寒青寒青最遲稻有
青稈羊脂白矮之名白矮釀之多得酒有牛蟲糯顆

粒大難為地力價高於白糯有早歸生盡六月可熟
有交秋糯七月熟米亦好釀之可以及社節然無叢
箭其粒赤而長故又名金釵糯有秧田糯善耐肥蔣
之早者亦可及社大麥則有早麥中期麥青光麥又
有高麗麥亦呼高頭麥按之則粒出然難為地力有
糯麥宜為飯小麥則有長穰麥麩厚而麩少白麥麩
白亦少赤殼麥麩薄而麩多蕎麥姿荏弱榦赤花白
不類他麥秋種而冬食大麻則有早晚中期三色又
有梅麻梅雨後始可拔其油麻則有白麻早成有赤
殼麻或落地自生多變為大炭麻又有六合麻圓而

六稜凡菽苧菜草子皆有膏油但可照灼至服食須
麻膏豆有大白小白大紫小紫大黑小黑褐豆大青
而黑者為豉極良有油綠豆視綠豆尤小宜為粉紅
班沙豆大小如綠豆羊角豆纖而長菹豆者大莢實
籬上豆也實或白或黑龍牙豆者大如阜莢又有豌豆
豆秋豆尾秋豆尾秋一名米豆可雜秔為飯粟則有
早粟寒粟寒者晚也有毛粟成亦晚有薑葉赤者無
芒又有赤稗白稗有望秔青有糯粟山中人以為酒
則味澁而不清令人善醒有罌子粟結房如餅罌如
髑箭華艷好而實細美非他粟之類其糶有三黑糶

者秬稌也赤稌者糯稌也秬糯本稻之名秬瘠而糯
腴故稌粟之類借此以別之二稌皆長大如蘆故俱
號蘆稌紅黃稌則低小格以古則秬秠稻也糯稌也
大麥小麥來麩也火麻蕒也油麻胡麻也豆菽也粟
梁也古者米帶稗皆謂之粟梁之粟尤小故後世直
以為梁之名也稌稷也音之變也

蔬茹

蔬亞於穀故后稷能殖百穀百蔬而蔬不熟之歲為
饑然則此不錄至五穀又只載其總名而獨錄草木
之華非為政之急蔬之美者有石上之芥馬細者益

辛薑蓼芹芥辛菜也葱齏韭蒜葷菜也芹生竹中曰
竹芹生水中曰水芹蒜之大者曰胡蒜自西域來者
也蓼蕎氣葷如小蒜而長本草以為乳婦食之良蘭
香羅勒也避石勒名世稱蘭香胡荽亦諱言胡故稱
圓荽又有芸薹此皆蔬之同臭味者也苜蓿者漢離
宮所殖其上常有兩葉丹紅結穗如稌率實一斗者
舂之為米五升亦有私有糯私者唯以作飯須熟食
之稍冷則堅凝糯者可搏以為餌土人謂之灰粟軍
達頗稜唐世自外國來者也頗稜以所出之國為名
胡蘆菹甘而不快於口蘆菹則土人雜香菜以為菹

百合似蒜而不葷鼠黏之根為牛旁芋即蹲鴟預藥
似藷蓋嘗以為貢唐世諱預至本朝治平間復諱其
上字今謂之山藥芡首者菰根是也菌之為物美而
類甚多或能殺人亦使人善笑其最下者曰麥熟菌
所謂軟濕青紅者也木耳者古燕豆之芝也石耳生
大山之崖山羊所不能緣也垂緋以取之地蠶者澤
蘭根也肥白而促節大如三眠蠶以冬掘取之亦曰
地筍也蒟蒻者黃獨是也以灰鬻之歛人所用為喪
食也葛則饑歲搗取其粉蒸之以接糧枸杞詩之芑
也芡味苦說文所謂江南食以降氣者也土人搏粉

為餌假以為色青綠而可喜恭菜其味甜也周花蔓
生而穉畧如豆花香蒿所以點食為香也蘇所以煮
飲為香也決明明目至苙則損矣苦蕒苦苙也苦蕒
花如菊菊甘而蕒苦故諺曰苦如蕒也蔓菲以芑雉
羹及馬蘭繁縷薺莧藜蕨皆物之旅生者貧者所資
也藜赤莖而多枝利以為帚亦曰獨掃藜似首藜而
青白陸德明以為董所謂董茶如飴者土人謂之灰
藜徒弔切瓠甘瓠也瓜有胡瓜越瓜有崑崙之瓜崑崙
瓜者茄之別名其色有如銀者

藥物

庶草之繁廡其施於藥餌者芝蘭芍藥兔絲昌羊昌
羊石生而細者為昌蒲大觀中繪本草木所出之州
七歛與一馬陳藏器以為麥門冬出江寧者小而潤
出新安者大而白陶隱居以黃連出西間者色淺而
虛不及東陽新安諸縣掌禹錫又以為香菜壽春及
新安有之石上生者莖葉細而尤辛香用之益佳彼
人謂之石香薷此見於前載者也火欬豨薟也香附
子者莎根是也葍珠者薏苡馬援所載者也菡竹射
干也蝦蟆衣者車前車前菜也蒼耳卷耳也陵霄
緣高林絕壁而為華所謂茗之華也羊蹄秃菜也言

采其蓄者也樟柳者當陸所謂莧陸夫夫者也三白
之草土人為之五葉白始生而青入夏則葉轉而為
白田家候之每三葉白時農事亟矣五葉皆白則農
者益閑至秋皆復青金罌結實如餅罌味甘澁霜後
取之以熬糖又取甜藤以代飴菝葜之根赤用藏鳧
子亦曰金剛藤旁其先歲七日採其枝葉插門戶以
禦厲土人謂之旁皮其根為烏藥卮藍與苾所以染
也今西安之染者用歛之苾菊種類尤多頃歛人有
王子發者為圖凡八十一種牡丹出於黠本自洛移
植其後歲盛中興無洛花好事者於此取之然無益

於俗不足廣載黃精者生山之陰視其華之白以別
鉤吻土人號為甜蕨亦曰胡孫薑僊靈脾者淫羊藿
是也天僊之藤其子為馬兜五倍子大者如桃其中
皆蟲一名敷檻桃桔梗之大而無心者為薺芫或用
作假葎賣之於他郡厚朴之薄者或刮其皮以物煮
之為假桂又有地黃茯苓五味芫胡白芨黃蘗旋覆
菴藺木賊穀精五加細辛鶴蟲百部通草木通玄參
狼毒枯樓地松萍艾苦參謹火忍冬萱草卷栢蓖麻
草犀杜仲蒴藿音朔茜草蜀葵金星地錦葎草夏枯
懷香薄荷覆盆草烏瞿麥芫花白歛前胡及天門冬
霹靂矢何首烏之屬

木果

木則松梓椴栢檮榆槐檀赤白之槩歲聯為桴以下
澗河大抵松槩為尤多而其外則紙漆茶茗以為貨
桑之類有花桑遇葉少時亦可以食蠶栢有青栢有
柿栢柿栢葉如柿結實如楮而絕紅然能病蠶黃栢
最少而最宜蠶葦堅而不彫實小於椽或甘或苦檜
則土人謂之圓栢桠葉如披而子赤材理麤謂之桠
栢枿櫚葉大如車輪樟豫章也椽則櫟也石枿聳而
蒙密古之交讓也棟之實甘故為鳳所食冬青歲晏

不彫所謂萬年枝也相思似之巖桂秋後作華四出而絕香山中人謂之小相思山桂葉銳而可喜木董以夏華桐首春而榮其別有三桐材輕利頃歲有悞發正觀中藏者其桐棺如故問之鄉人云桐材既乾復以其膏漬之則終古不壞梧碧梧也有乳者也柳與楊之類最多柎柳枝弱黃楊性堅以閏為厄椿樗白楊紫荆狗骨皆散木也楓散木也而有香梁任昉為太守調香二石始入三斗遽出教止之烏白可為燭而歛之人不取南燭叢生春晚苗葉紅赤照耀山谷道家用作飀飯其色青故又謂之青精飯非人家

庭館所植南天竹也檄檻結穗霜後白如鹽而酸鹹椒欖茱萸所以去濕阜之為物莢經所謂宜阜物者也夜夾萸者夜合也可以治繭即合歡蠲忿者也總小木之多刺而無枝者柳栗小木可用以為杖柞以為櫛石膚之屬以為炭檫以為舫枸以為鞍詹戒木高華白而下垂花如百合棗或脆而多津或大而理踈丁香棗者紫黑不類棗其蒂核皮肉正柿之絕小者耳一名牛乳柿蓋古之楨也山棗似檄欖而圓剝之正白如涕栗則或毛或澤小者獨顆而圓狙公所賦芋也榛花長而實細枳粗味在枝抄霜後絕甜一

曲一直如斫之承拱故一名曲斫一名木蜜一名堅
枸木以其材為柱能敗室中酒味古以棋為婦贄今
不復貴木瓜實小不及宛陵棋櫃者苦木瓜而不滅
者也香櫃甚小所謂榘棹也棠甘棠也棠有霜後黑
而糜者曰青沙爛梨之類多種大抵歛梨皆津而消
其質易傷蜂犯之則為癩故土人率以柿油漬紙為
囊就枝苞封之霜後始收今出丁字橋者名天下近
城多楊梅南朝時太守所採任昉以冒險多物故而
停絕銀杏葉如鴨蹠實外有皮山中人貯之及柿之
紅者以為酢棓似柿而青黑所謂烏棓之柿也本草

圖經棓柿出宣歙荆襄閩廣諸州柿美而益人棓又
制丹石毒披之小而美者出於黔古稱披出玉山世
以為上饒而漢志歙有玉山未知孰是其木為什噐
几案則明潔而宜漆爾雅曰櫛披按二物葉甚相類
但櫛聳而被垂披又有佳實此為不同耳其外則桃
李梅杏含桃來禽枇杷胡桃安石榴橙橘柚之屬大
率山寒不宜橘柚種者築池中為交午之道列植其
上水氣四面薄之則不畏霜雪婺源則有金橘竹有
苦淡紫班篔簹之名老竹長尺則曲桃枝四寸有節
慈竹叢生不離母又四時有筍一名四季竹對青竹

枝幹皆金色唯一邊起枝處青碧大率金碧相輝可愛休寧有拜竹苦竹之極大者也婺源苦竹之筍大者為花筍筍又有冬筍鎮理而其初門時有貓頭竹

水族

歙居山間無大陂澤其谿流清淺春夏潦水注之則深徃徃有魚而不常得疏池以養者多鯉鯢與鯖鯉黃鮭黑而鯖青大率相類首春鬻魚苗者來自湖口界中買纔數寸日取草飼之又蓄鱧其中使相從以長鱧鱖也大頭而細鱗魚之不美者也是數魚者不過終歲盈尺矣其隨水所在而有者為鰻為鯽為烏

鱧為鮎為鰕鰻古之魴也鯽鮒也烏鱧比他魚為鮠古之鱧也以其與鯉音相近故以其色繫之也鮎古之鰕也其大而多鬚者曰鰕鰕巨口而細鱗其牡文采尤鮮明繫之溪中可以致群牝或以鮮明者為鱸鰕亦曰蘆花鰕大率盛夏藏石罅中徒手捫得之僊人甯封子所食石柱也重唇乘桃花水而上味極腴陸機所謂吹沙小魚蓋古之鯿也童魚亦以二月來小而為群首如科斗古之童子魚也白條白如銀即儵魚也石斑青而揚赤夏月食其子令人善嘔土步鱗黑而肉白即土父也鱠魚鬣赤一去極遠絕有力

者鰾州南大潭中截溪為網大率鰾鯉條鰾色別為
群唯鰾為大將其群以先欲觸網破則群魚隨之而
出網不破往往悶絕此魚之豪橫耿介者也鱒赤目
多獨行或二三相從見網輒遁鮓魚味美而不常有
鱣魚畧似鮓多纖骨黃尾魚如鱣而尾黃婺源謂之
黃姑魚鱖伏泥中鮓黃質黑章黃魴魴魚也色黃無
鱗搦之有聲亦名黃頰鰻長如蛇伏深泥中負黑抱
白無鱗而甚腴掌禹錫云鰻鱧五色者出歙州舊經
又有檻都不知何魚也谿中小魚凡五六十種鰾有
三竹管鰾體圓蘆花鰾長大板鰾似鯽乃石鰾也魴

魚亦有三有長而纖者有頭大而促者有極小如指
者名各不同石鯽長而尾紅旁皮魚似石鯽而尾青
石活魚常在石中鈎子魚黃公魚皆以春三月團聚
而上梭子魚首尾銳其大如指師官魚亦如指大有
長鬚四五畧如魴魚沙鱖上唇如鷹喙長者尺有五
寸古倭儼魚色黑斑有蟲寄其腹中或一或二大者
如負蟹小者如鼠婦穴其髯旁以食餘不可勝載其
外骨則龜鼈螺蚌保蟲則蛙蛇之屬

羽族

羽物則翬雉五色黃鳥鵲而黃鸝公布谷也食麥即

去鶻鵠者鶻雄也斑鳩最拙古之頌鶻也青鳩色蒼
綠人多蓄之鶻小而善鬪鶻嘲能為聲秭歸候歲而
先鳴鶻逢春則聲圓美而可喜至夏不復鳴故詩曰
懷我好音夏雞以五六月終夜號田中竹雞如鷓鴣
天將雨則為泥滑滑之聲蠹綠聞之則化而為水白
鷓鴣大如雞白質黑章其稗純黑南越尉佗所獻也耿
介不可馴古稱黃山之馴者伏以家雞山雞文采似
白鷓鴣而小綠雞色綠皆雉之類鷹鷂善搏啄木善啄
鷲戴勝也頭有華勝故以降于桑為鷲事之候山鵲
色蒼綠味足皆赤特其首尾輕翹而好為聲要為鵲

之類水鵲甚似鵲而小好在水旁人以其聲為喜也
烏大而反哺慈烏小而多聲鴨鳩鳴將旦體雖小鷹
與烏不能敵也其尾如七一名青鷗一名鷗白燕雀
伏翼棲集人家者也胡燕大而越燕紫其巢亦異百
舌反舌也咧咧一名花鵲能為聲其在瓦中色蒼者
為鸛鵒婆餅焦者巧婦其巢如刺鞞也搖鷓者脊令
行則自搖其鷓也喚姑大如鳩黑色長尾唯兩翅赤
而不鮮其音呱呱淘河者鷓淘去河水而取魚也鷓
鷓約頸以環使沒水取魚為人用者也魚鷹翔水上
以兩爪搦魚挽就水次啄食之小鮮則銜以飛雙兩

翼白其鳴自呼好在田中又有鳥大小如鵝黑而長
喙林宿而水食其聲澌而不揚令人惡聞者名曰賣
瓦鳴則當晴鷺之類而翼下紅者曰紅鶴翠碧鷓鴣
鷓鴣皆水鳥也俗之言駕去鵝者鶴也白頭翁者頭
白盡糜眉似畫也在水曰水畫在籬塹中者曰塹畫
小者石畫亦取其聲以候陰晴白練小雀尾如曳練
也山雀如家雀稍大而微赤青菜言菜色也困子似
山雞而小無尾鷓鴣鳥一名楚雞尤愛其羽中矰弋則
守死不動徒河切郡國志曰翎下有青紅相應如垂綬
其狀如蜀雞背若朱蛇又有紅鵲鷓鴣山鸚鵡同力

自困以下凡六物祥符經所書

獸類

吳赤烏中新都言白虎見宋元嘉中太守到元度又
得白熊以獻皆見於史土人以熊之高大而似馬者
為馬熊庫小似豬者為豬熊野豕有奇牙大者數百
斤類能傷人冬伏於深谷聚籜之下獵者矛箝之號
槍鬆豪豕如簪長五六寸能激以射人蝟似鼠而毛
勁縮之如栗房其皮可以治練山羊角細而驄色能
越峻險大山乃有之豺似黃狗而長數十為群好竊
羊以食狸有貓斑者有豹文者牛尾狸的類而大尾

螫則不食舐掌而肥別名曰白額亦曰玉面狸也竹
狗似之而臊獾豚體促可三四斤獺亦白獺之小者
土人謂之抓鱗鯪鯉四足而巨鱗其光如鯉能陸能
水可以已蟻螻山中時有鹿麝而尤多麝兔狐沐猴
之屬麝之驄色者麝其大如麝而黑者俗謂之郭舊
經有獐猿則未知二者之果有否也鼠之豐尾者曰
栗鼠亦曰松狗漢侍中所珥貂也鼯者五技之鼠大
而有翼飛且乳夜呼為怪祥者也鼠狼似鼠而要脊
長善捕鼠亦以媒鳥雀

畜擾

其畜擾有蜀馬亦頗有驢騾駝之屬駝駝者馬父
驢子也水牛色蒼而多力其角如環古所謂吳牛也
黃牛小而垂胡色雜駁不正黃土之所產亦有從江
西來者自績溪以往牛羊之牧不收歛之南境羊晝
夜山谷中不畏露草豚買於宛陵界中中家以上歲
別飼大豕至二三百斤歲終以祭享謂之年彘而方
輿記以火肉石芥為民之珍其餘則雞犬鵝鶩雞高
而善鬪者所謂魯雞也烏雞冠珥皆青肉色如墨時
或有之號能已病

貨賄

舊稱歙有金與銀而今無有以國朝會要考之出金之州十出銀之州四十有二歙無預焉良木之產則已見於右方而茶則有勝金嫩桑僊芝來泉先春運合華英之品又有不及號者是為片茶八種其散茶號茗茶而紙亦有麥光白滑水翼凝霜之目今歙縣績溪界中有地名龍鬚者紙出其間故世號龍鬚紙大抵新安之水清徹見底利以漚楮故紙之成振之以玉雪者水色所為也其歲晏敲冰為之者益堅勒而佳漆則諸邑皆有之山民夜刺漆挿竹筧其中凌晨涓滴取之用七刮筒中磔磔有聲其勤至矣歲旱

則益少天時雨汁則又不佳斫出於婺源之龍尾山肇於唐開元葉氏墨出於歙之黃山肇於唐末李超廷珪父子自南唐以來貴之物有盛衰工有良苦不能如其舊篔出於休寧所從來久梁沈約彈歙令仲文秀橫訂吏黃法先輸六尺笙四十頌笙即篔也又有楓香及蜜刺史任昉棄而不取土人為揚行密諱謂蜜為蜂糖云蠟本出武都山谷蜜房木石之間掌禹錫以為宣歙唐鄧伊洛間尤多又有白石英陶隱居云今醫家用新安所出極細長白澈者壽陽八公山多大者不正用之僊方大小並有用惟須精細無

瑕者

叙貢賦

新安為郡在萬山間其地險陜而不夷其土驛剛而不化水湍悍少潴蓄自其郡邑固已踐山為城至於四郊都鄙則又可知也大山之所落深谷之所窮民之田其間者層累而上指十數級不能為一畝快牛剡耜不得旋其間刀耕而火種之十日不雨則叩天而呼一遇雨澤山水暴出則糞壤與禾蕩然一空蓋地之勤民力者如此宣饒之田彌望數百畝民相與稅稌之歲纔一芸時雨既至禾稗相依以長而其人

亦終歲飽食不待究其力歛之人芸以三四方夏五六月田水如湯父子袒跣膝行其中澁深泥抵隆日蚊蠅之所撲緣蟲蛭之所攻毒雖數苦有不得避其生勤矣而租挈又重蓋特起於唐末偽刺史陶雅之所增異時去京師遠有司未及以為言今天子愍之數下恩詔收退縮省雜錢凡可以惠其人者將無所愛要以盡去百年之積弊夫達民瘼廣上恩不牽吏議良有司能之時之利害故備論其事

稅則

新安三壤之則歛休寧祁門績溪黟上田園每畝稅

錢二百為夏稅紬四寸絹一尺三寸布一尺綿三錢見錢五十五鹽錢十二脚錢十二此三色雜錢者又折變為絹四尺三寸綿四錢五分麥一升二合秋苗則米二斗二升耗米四升四合鹽錢十二義倉二升二合中田園每畝稅錢百五十為夏稅紬三寸絹一尺二寸五分布五寸綿二錢見錢四十三文七分五釐鹽錢九文脚錢八文三色雜錢又折變為絹三尺四寸綿三錢麥九合秋苗則米一斗七升七合耗三升五合鹽錢九文義倉一升九合下田園稅錢每畝百文為夏稅紬一寸二分絹一尺五寸布二寸五分

綿一錢見錢二十七文七分五釐鹽錢六文脚錢六文三色雜錢又折變為絹二尺二寸綿一錢五分麥六合秋苗則米一斗三升三合耗二升七合鹽錢六文義倉一升三合大率上田產米二石者田主之收什六七夏秋之稅度用錢二千八百自餘中田下田以次率之此其大凡也先是唐行兩稅法至昭宗景福中楊行密逐唐刺史裴樞而使其偽將陶雅代之及田頔以宣州背行密行密破頔併收其家頔母辭曰門外之事妾未嘗與知也但聞歙州陶四常有私書往來今置不問而戮一老婦人何益頔與雅皆行

密里人以群盜起合肥同功一體之人也行密召雅
至揚州久留不遣雅懼求歸郡斂羨餘以獻會左右
亦為之請且曰歙州地陋而人富前日裴樞一書生
守之而諸將不能下今南鄰錢鏐西備鍾傳又順義
軍汪武介於其間不為吾用二鄙窺伺而因循乏守
非計之得者也行密亦悟雅始得還且欲實前言以
固寵因增稅以取之於是此州之賦遂重天下矣此
見於故老所傳與崇寧中鄉貢進士俞師覺上宰相
之書以唐五代諸書考之雅以景福二年來守時錢
鏐以抗睦扼其南鍾傳以饒州當其西汪武割婺源

為順義軍鯁其側雅楊氏宿將獨以一州之力為之
外蔽四封有警輒提兵以出蓋嘗西伐鍾傳執汪武
南救睦州虜錢鎰攻婺州執刺史沈夏又因陳詢不
能守睦州取之已而諸州皆復為鏐所有既又襲饒
信信州刺史危仔倡請降饒州刺史唐寶棄城走在
郡二十餘年兵革數動舊賦之入不足以充軍此其
勢必至於增賦不特為羨餘而已今以宣饒池諸縣
壤土相接者較之太平之接於歙縣者其田亦三等
稅錢自十二至九文苗米自一斗三升九合至一斗
有半浮梁之接祁門者稅錢自二十四至十四苗米

自五升五合至三升三合旌德之接績溪者稅錢自六十至四十米自一斗八升八合至一斗四升開化之接休寧者稅錢自七文至四文八分米自四升四合至三升石埭之接黟者稅錢自十二至八文米自一斗一升七合至六升五合其與稅錢二百苗米二斗麥八合八龠加以雜錢二十四文展轉折變之者為不侔矣唯婺源稅則稍異或言婺源以汪武所據故陶雅不得有所增然雅以天復三年縛武於軍則是婺源終屬於雅矣雅在郡甚久勢不容獨有所略今以婺源稅則考之上田稅錢每畝四十二苗米四

升二合中田四十米四升下田三十八米三升八合較之鄰境樂平鄱陽之屬樂平建節鄉稅錢自十三至九文米自三升八合至二升八合鄱陽稅錢自十文至七文米自四升至二升其輕於婺源亦數倍是雅已嘗有所增矣又此縣米價尤賤故有田者亦不能多取贏焉凡六縣田產未經界前為百五十一萬六千三百畝半經界為三百萬餘畝今為二百九十一萬九千五百五十三畝有奇稅錢十一萬一千七百八貫二百三十九文

雜錢

雜錢凡三色皆起於五代割據時稱鹽錢者官據口給食鹽而斂其直稱麩錢者給民麩使得釀酒而歸其麩之直於官稱腳錢者每貫出錢五十以備解發至廣陵及南唐之末淮南產鹽之郡為周世宗所下無以給民因以舊所得之數紐為正稅但輸之及國家削平僭亂酒酤在官不復給麩而轉輸之費出於公上有司因循失於申請每稅錢一貫者輒存此三色為錢三貫九百五十總名曰雜錢別而言之則曰鹽錢麩錢腳錢亦曰鹽錢腳錢見錢凡為錢五萬緡有奇其後有司不直令輸錢從而折變之故於稅緡

之外有折錢絹稅緡之外有折錢緡稅綿之外有折錢綿苗米之外有折錢米苗麥之外有折錢麥其多寡歲歲不同然舊制郡納緡絹每匹不過數兩故絹折錢七百七十緡折錢七百三十一布折錢三百五十綿每兩正耗折錢六十二文五分猶為相近自頃物帛益好價直益高而所折之直猶如其故大率數倍於五萬緡之數紹興中推行經界尚書郎章侯為時相力言民病請因蠲減重賦不見聽至今上軋道六年郊侯任滿賜對乞將雜錢所折之絹減半而拘江東漕司歲所取本州寬剩絹六千匹折斛錢三萬

緡弁額外科徃建康府絹五千匹歸大農補還減半之數天子以為然事下戶部戶部按律非法擅賦歛及科買折納而反覆折紐或別納錢物者具其科條行下約束而令江東諸司公共相度閱再期不報前江東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章謨言於朝以為安撫司已相度乞減雜錢之半而拘漕司建康府絹各半折斛錢三之一還戶部可以補還雜錢減半之數且牒諸司矣而至今未申部者由比年吏強官弱帥守監司雖欲奉承而吏不欲也願嚴立限趣令申上八年五月十一日朝旨下諸司期以半月諸司即用此

議上而戶部又請將折斛錢亦減其半大約通計減錢二萬一千六百餘貫乞組充減落雜錢之數七月二十五日奏天子可之委漕臣取見均減雜錢等名額實數督責守令不得依前科擾務要恩惠及民是日又有旨將徽州減免不盡雜錢盡數蠲免以寬民力其本州認發漕司絹三千匹折斛錢萬五千貫建康府絹二千五百匹亦與放免却令戶部於沙田蘆場錢內撥還而郡以邾侯初指為歛休寧等五縣請故雜錢只三萬七千餘緡然合婺源計之實五萬四千餘緡今一切蠲免則郡計所失多乃審於戶部而

漕司又以折斛錢三萬緡通雜錢五萬緡合為八萬緡數目不同乃繼委部使者覈實於是以鹽腳錢一萬二千一百八十餘緡為雜錢其見錢四萬緡非也詔如其數免一萬二千一百八十餘緡而有司以為轉運司折斛錢三萬緡建康府緡五千匹者皆秋苗科折非雜錢之例下郡椿發如其故

夏稅物帛

夏稅紬二千九百九十六匹一尺八寸七分緡三萬四百一十三匹五尺四寸七分綿二十萬八千八百三十三兩四錢一分布五千六百八十五匹二丈四

尺八寸五分而雜錢所折紬緡綿不在此數又有軍衫布三千一百五十匹亦楊氏時歲於民間以鹽博之每匹給鹽七斤半其後亦以無鹽直令輸納今自稅錢五貫以上科數每貫納布三尺六寸有奇隨夏稅輸之此物帛之大數也本朝翰林學士沈括稱國初蠲正五代方鎮割據稅外多取之弊其有輕重未均處稍隨事均之福歙稅額太重故福州纔令以錢二百五十折納緡一匹歙州輸官之緡只重數兩後人徃徃疑浙緡太重蓋不見當時之意此括之所載於其書可考者也至其後亦不能盡如國初數兩之

制然令甲江東一路稅絹俱重十二兩獨歙州以咸
平二年特旨只以十兩為定并下庫務不得退剝每
匹折錢七百三十二文元豐二年四月二十一日勅
將歙州預買絹錢每匹作九百五十文至紹興十八
年戶部符每匹估時價錢二貫足而江東轉運司則
每匹納一貫八百足蓋大率如此而婺源所納紬絹
歲差大戶自縣起發徑赴左帑軋道三年以踈怯見
卻時守臣乞以所退每匹折省錢三千於其中豁除
頭子朱墨等錢買輕齎解赴左帑天子愍之詔婺源
絹如未給散人戶却解赴左藏庫交納或已給散即

依所乞權折錢一次而以守臣為擾鑄秩罷之故其
謫詞曰不念繭絲之闕靡思杼柚之空然則聖意拳
拳於歙民可知矣是月又奏以為近者戶部退剝徽
絹及契勘袁州建昌軍不中物帛然皆有繼恩詔仰
見聖意止欲戒其已甚不務過求而諸處受納監官
望風懼罪縱吏邀阻如十二兩者至更求十三兩土
產黃絲者求其白絲年例屑絲者責其細絲如此非
一遂使攬戶恣求常歲足四千者增為六千猶不能
中或高價折錢分遣人於產絹去處買納豈不重擾
欲望降旨禁戢州縣不得矯枉過正及於常數外邀

取詔復從之

小麥

小麥有稅錢及百文者輸五穀凡六千三十三石一斗五升六合或議以為紬絹者上三等所有而布與麥者第四等以下小戶所產故鄰郡徃徃等第分納之而新安不計等第每戶夏稅凡納十三色至乾道四五年以後第五等戶又認納雜錢名為四色其實稅紬稅絹正綿正麥錢紬錢絹錢絲錢麥而麥一斗者又有義麥凡九色矣

秋稅糙米

秋稅糙米合六縣為十五萬九千四百八十一石六斗一升七合租課糙米一千四十六石九斗八升九合五龠熟米九石九斗七升郡大率土壤薄不宜於杭故梁任昉為新安太守去郡唯有桃花米二十石今紅蝦私是也稅既不多有故下戶有折斛錢自苗米一石以下每斗折納見錢五十六文足貧民以為便自頃軍食日多乃增就附近三縣取米則三縣下戶得納錢者益少今自一斗九升以上皆輸米又有糯豆草錢紬米絹米之屬

折帛錢

上供折帛錢凡紬一萬六千一百九匹三丈絹二萬四千七百九十六匹每匹各折省錢六千縣萬七千二百二十七兩每兩折省錢三百凡為錢二十五萬六千一百六十五文先是州稅絹每匹為稅錢七百三十一而預買以元豐二年勅每匹作九百五十文逮折帛初行以兩浙上色紬絹為估每匹八千而徽則減二千為六千至紹興十八年江東西路例作六千其後兩浙路亦然而徽遂不復請乾道五年議臣奏曰折帛之起以浙絹定價故每疋估價錢六千而銀則每兩為價三千三百徽州係五季重稅去處咸平著令他州絹以十二兩為則而歙州但責十兩而已從來名為下色紬絹所以補除重稅也折帛之行以兩浙上色所估而貴徽州下色亦同其直失先朝補恤之意然議者方主言郡吏折銀虧直聖上令部使者約束而折帛之價未有申論者

進貢

唐六典州貢白苧布太府卿以布之方土精麤為九等而歙之苧在第七通典貢苧十五端竹簟一合新唐書又有紙及黃連國朝貢表紙麥光白滑冰翼紙乾預藥臘牙茶細布景德四年閏五月詔特減放諸

郡六十六處貢物而歛所貢七物在其數中且飭官吏後不得以土貢為名妄有配率熙寧中貢白滑紙千張大龍鳳墨十斤元豐中貢白苧十匹紙如熙寧而無墨今貢白苧十匹其天申節進奉有銀絹五百匹兩

上供物帛

上供紬歲四千五百九十八匹一丈六尺八寸絹八萬三千三百七十七匹九尺九寸縣十萬二千二百二十六兩七錢絲二百兩分四綱起發又有淮衣綱紬四十八匹八尺四寸絹萬三千一十匹一丈二尺

六寸舊至揚州中興併送行在所其非上供應副本路及他路者建康府絹五千匹即前所奏免今復起發者也又有兩浙轉運司紬千四百匹絹萬六千四十九匹有奇縣六萬五千兩又別應副衢州嚴州紬各一百五十七匹半絹各千三百三十匹縣各二千二百七十五兩處州紬百七十五匹絹九百八十匹縣三千五百兩婺州紬七十匹絹千九百六十匹縣千五百兩四州歲各遣吏來請蓋自紹興十四年四月江東轉運司始報兩浙運司以應副四州之數不知始於何年

上供紙

上供七色紙歲百四十四萬八千六百三十二張七色者常樣降樣大抄京連三抄京連小抄自三抄以下折買奏紙是為七外有年額折錢紙用以折買大抄皆以上下限起發赴左藏庫又有學士院紙右漕紙鹽鈔茶引紙之屬不在其數中始大中祥符四年六月上以歙州歲供大紙數多頗勞民思有以寬之知樞密院王欽若奏本院諸房所請歙州表紙自元年後置曆拘管今支使外剩十一萬八千三百張望下三司任支一年及於本州減造從之又遣中使就

院宣諭副都承旨張質已下於太平興國寺賜御宴今供數不知何年所定

酒課

酒課按國朝會要舊在城及休寧祁門婺源績溪黟六務酒麴歲二萬九千八百七貫熙寧十年祖額二萬一千六百十四貫五百五十四文買撲一千八百六十三貫二百八十三文而不別每務所入之數今在城一務酒課用紹興二十年所收為額計三萬八百二十八貫一百八十七文巖寺鎮酒課并六縣坊場五十三所其三年各課官錢淨利錢三萬六千七

百六十九貫二百七文增添三分錢七千二百三十九貫五百五十一文課利錢五千一百八十七貫二百三十文隨界二分錢一百七十貫七十二文

稅課

稅課按會要舊在城及休寧祁門婺源績溪黟六縣歲萬三千五百三十七貫熙寧十年在城一萬三千二百五十八貫一百二十文今以紹興二十二年所收為額計六千一百一十貫八十七文河渡合歙縣婺源凡三處每界三年計淨利錢二百四貫二百九十一文

茶課

州舊買茶以熙寧十年為額歲買六萬一千二百六十四斤其片茶有華英先春來泉而散茶有茗茶並以折稅國家異時六權貨務其在真州者受洪宣歙撫十五州之茶為額五十一萬有奇在無為軍者受洪宣歙饒十三州之茶為額四十三萬有奇用以給商人今於在京及權務入納見錢筭請真州務賣歙茶勝金為錢五百四十三嫩桑五百八十八華英五百二十運合五百三十八來泉四百六十二先春四百八十八僊芝五百三十不及號四百四十六無為

軍務賣先春四百七十一來泉嫩桑並四百六十二
而州自賣折稅茗茶每斤二十七逮宣和改茶法招
誘商販而不復科買人以為便歲額二百萬有奇茶
租錢者起於嘉祐中宣州以此錢千八百七十四貫
文均在本州今民戶自稅錢二貫省以上者每貫敷
錢五十

鹽課

舊鹽額熙寧十年在城二萬七百九十貫二百五十
七文休寧九千七百五十七貫六百二十文績溪二
千七百九十四貫一百一十文黟縣五千九百五十

四貫七百二十文祁門八千八百九十九貫三百八
十五文婺源萬三千七百七十七貫七百三十五文
自太平興國中三司建議以歛接近兩浙界令就般
請兩浙鹽每斤為錢五十自宣和末變法歲遣衙校
往請之今郡學廊廡乃故鹽場地或言歛所以諭兩
浙運司絹者以鹽故也鹽法既變不復般請今招誘
亦歲二百萬有奇

公用

國朝典故三京及諸道州府軍監公用錢舊皆有常
數其官高及曾任中書樞密院者臨時取旨加給並

新安志卷第二
準宣定支計月均給知州通判或職官上曆支歲終
支不盡者納州庫若大兩省橫行使以上充此差遣
有添賜錢數皆係特旨熙寧中特增近其額而分四
季支內歙州入百貫其公用酒太平興國六年九月
定制河南應天以下六府曹鄆以下六十六州月各
給一石歙州在其數中

新安志卷第二



新安志卷第三



歙縣沿革



歙望縣以縣南有歙浦故名

此義似未安而舊或曰唐志有之不可畧

歙者翕也謂山水翕聚也秦屬鄣郡漢改鄣曰丹陽

而以歙為丹陽都尉治建安十三年吳使賀齊取黟

歙乃分歙縣東鄉新定里之地置始新縣又分南鄉

安定武彊里之地置新定縣及置黎陽休陽并黟歙

凡六縣以為新都郡吳志武彊葉鄉東陽豐浦四鄉

縣而嚴州圖經稱淳安縣本歙縣東鄉新定里之地

按淳安即古始新縣而遂安即古新定縣也舊唐書亦云遂安縣後漢分歙縣南鄉安定里置然今遂安有武彊山武彊溪則又當兼武彊鄉地故錄之廣異

新安志卷之三
聞後郡更名新安梁武帝承聖中分歙及海寧縣三縣之地復置黎陽以四縣別爲新寧郡陳省新寧郡及黎陽縣隋義寧中徙新安郡治于歙之烏聊山唐永徽五年析歙置北野永泰二年析歙置績溪北野至大曆中廢會昌四年十二月升歙爲緊縣國朝爲望

縣境

縣在郡東一里先是漢歙縣境廣大吳分之爲始新新定黎陽休陽四縣始新新定今嚴州之淳安遂安是也宋省黎陽入海寧海寧今之休寧唐又析歙置

績溪縣開元中析休寧置婺源縣今自歙縣休寧績溪婺源嚴州之淳安遂安凡六縣皆秦漢歙縣之故境太平寰宇記又云壽昌縣秦歙縣地漢爲富春縣耳之境按壽昌本吳郡地梁武帝普通中割屬本郡縣地也數分割則益小今東西七十七里南北二

百四十里東至績溪界四十里南至淳安界百二十里西至休寧界三十七里北至寧國府太平界八十里東南至臨安府昌化界百一十里別到淳安界百一十里西南到休寧界三十五里東北到績溪界七十五里西北到太平界百三十里

鎮寨

鎮舊有三巖寺鎮在縣西二十五里新館鎮在東三十里街口鎮在南百里今唯巖鎮設官收酒稅之權而新館街口不為鎮然市井如故寨有四管界寨在縣西百八十步王干寨在東南百里黃山寨在北百里深渡寨在南四十五里

鄉里

其鄉十六其里八十明德鄉在縣東其里良干明化承風懷金還城平遼鄉在縣西其里仁風樂平善福新平黃池中鵠鄉在縣西舊曰遊山南唐時以舒雅為進士第一故改之其里遷喬禮教長林澧泉萬年

孝女鄉在縣南舊曰合陽唐以章氏女孝故改之其里孝女龍年藥潭延賓章湍長樂上鄉在縣南其里富思白楊沙溪僊溪西村布政鄉在縣北其里安仁歸化成果連溪連山寧泰鄉在縣北其里仁祐仁愛寧信猶風儒宗長樂下鄉在縣東南其里長樂龍潭傍溪銅山王干登瀛鄉在東北舊曰登龍其里折桂清平化成宣化永泰仁禮鄉在東北其里萬安石干寧仁溪頭永福永豐鄉在西南舊曰永昌其里安業長清永楊清泰寒山長壽鄉在西南其里卒城龍宿龍還龍巷懷德仁愛鄉在西南本唐敬愛鄉其里金

新安志卷之三
山長沙富資寧固湧泉寧仁鄉在西南其里修集神
山臨江章溪仁福通德鄉在西北舊曰同德其里長
春隱儒敦孝靈泉豐樂孝第鄉在西北其里永安玉
泉信行和睦萬安

戶口

天禧主戶萬六千四百二十八口二萬八千二十五
客戶四十六口四百六十六未經界戶四萬四千五
百三十經界戶二萬二千七百有十六乾道八年主
戶二萬五千五百三十四客戶四百有九而無其口
數

田畝

田園山地祖額二十五萬二千九百八十四畝四十
五步經界四十六萬有奇今為四十五萬八千一百
五十六畝二角四十九步半塘千二百七處場二百
二十六處

租賦

夏稅紬千二百四十三疋三丈一尺三寸六分絹萬
二千一匹一丈五尺八寸七分布二千三百四十四
匹一丈八尺七寸一分綿八萬七千八百八十五兩
五錢七分小麥二千七百五十二石八斗五升九合

錢萬一千二百三十三貫三百九文軍布千五百一十二匹夏租課錢百一十九貫四十五文租課麥三斗八升內二升折麥茶一片秋稅糙米五萬六千二百八十七石六斗五升七合四龠鹽錢二千四百二十五貫六百八十四文三分租課糙米三百一十五石七斗八升熟米八石一斗九升黑豆十八石一斗七升和買紬五千一百三十七匹有半絹萬五千四百六十五匹

酒稅

巖寺鎮酒稅以紹興十七年所收為額酒六千六百

三十六貫二百六十一文稅四千九百三十五貫三十八文坊場二十六處

城社

縣即州所治社在東山上太平興國五年自州徙于此先聖廟及縣學本在縣南南唐保大八年置今附于州學

官廨

縣廳在州城東有松風亭元豐中王荐為宰時知州事張慎脩易之為歲寒亭少蘇公在績溪為賦詩而發運使蔣之奇為作賦刻石亭上丞廳在縣側主簿

廳在縣後東尉廳在縣西西尉廳在縣南

道路

驛路東出績溪由寧國宣城南陵青陽貴池至池州
凡七百里小路北踰箬嶺經太平石埭青陽界徑至
池州纔三百七十五里

橋梁

馮橋在縣東五里金坑橋在東十八里良干橋在東
二十里清化橋在東二十九里冕輦橋在西七里巖
寺橋在西二十五里甘露橋在北三里

津渡

深渡在縣南四十五里街口渡在東南百里楊之水
自縣南流百二十里入淳安界又六十里至其縣又
九十里至小溪又九十里至嚴州凡三百六十里

山阜

烏聊山在縣西北三百五十步高二十八仞周八里
漢建安之亂歙人毛甘以萬戶屯此山為吳將賀齊
所破因置新都郡隋末越國公起兵亦屯於此及義
寧中州自休寧遷治此山之下則城東北南皆踐山
為之西有四水合流山上數石圓而白號落星石唐
中世遷越國公廟於此俗因謂之廟山別呼山之東

峯為東山云

黃山舊名黟山在縣西北百二十八里高千一百八十仞東南則歙西南為休寧西北則蔽于寧國府之太平縣漢末會稽太守上虞陳業繫身清行遁跡此山而世復相傳以為黃帝嘗命駕與容成子浮丘公同遊合丹於此山經引周書異記及吳地其後又有僊人曹阮之屬故有浮丘容成之峯曹谿阮谿唐天寶六年六月十七日勅改為黃山黃山圖經云改黟州圖經乃云改黃山為黟山今按鄜道元注水經云浙江又北歷黟山縣居山之陽故縣氏之然則黟縣本以黟山得名未聞前世謂之黃山也至天寶中好道家之說故以黃帝為嘗遊于此因名之耳寰宇志

又以黟山為北按江南諸大山有天目天台之屬郡國志稱天目高萬八千丈而低於黃山者何也以天目近連浙江天台俯瞰滄海地勢傾下百川所歸而新安乃江之上游海之濫觴今計郡之平地已與二山等矣而此山又特高然則鄰郡諸山要皆此山支脉也西北山勢中坳望之類太華故自前世亦名為小華山有峯三十六其水源亦三十六谿二十四洞十有二巖八靈迹至不可勝數水流而下合揚之水為浙江之源山高而靈雷雨在下峯上徃徃有笙簫之聲第四峯下有泉沸如湯出香溪中號朱砂湯大

曆中刺史薛邕就立廬舍設盆杵以病入浴者多愈
後至大中年刺史李敬方以風疾比歲凡再入浴感
白龍而疾瘳乃作龍堂于湯之西陵後命僧主之今
祥符寺是也元符三年正月休寧太平縣民三人來
浴凌晨水變赤如流丹驚相視不敢發言頃之地勢
傾動波沸涌聲如雷屋舍皆震馳以告寺之人寺之
人曰是必朱砂發見也急以瓦器二十餘貯而緘藏
之山下民聞者爭來汲飲至二月砂復發差減於前
久之視所藏水其新器中者宛然香甘泉清而砂沉
舊器中皆臭壞不可近好事者徃徃澄其砂以為藥

至八月耿公南仲以部使者巡按因至山僧文太以
一器獻公嗟味久之而主簿徐元龜亦乞其一器歸
以遺親由是人始信為朱砂泉焉旁近有昔人墨窰
音搖竈也數處

飛布山在縣北二十里高百七十仞周二十七里舊
名主簿山新安記云昔因寇亂縣主簿率百姓保此
山獲全天寶六年六月十七日勅改為飛布山舊有
廟甚靈建中末旱禱不雨刺史劉公徹其廟有人夜
聞暴風雨西去如人馬聲繼夢神告之曰吾將寄於
靈山

靈山在縣西北三十里高三百五十仞周七十七里
新安記云靈村有山生香草名曰靈香又有黃精木
上有靈壇道士祈請不燒香自然芬馥人射獵經踐
之者忤犯山神終無所獲或失火燒網人則疾病故
曰靈山輿地志云山甚高峻天欲雨先聞鼓角聲有
圓石高數丈上有石如車蓋

城陽山在縣南二里高百九十仞周四十里有觀唐
世許宣平隱山之南塢塢今別號南山近每夕有神
光

鳳凰山在縣北十五里高三十仞周十五里嘗有鳳
集于此舊產茶歲采製不過三二斤熙寧中丘寺丞
名之為甘白香

問政山在縣東五里唐有于方外者自荆南掌書記
棄妻從太白山道士學養氣之術周游五嶽名山時
從弟德晦為歙州刺史方外來訪之德晦為選勝築
室于此號問政山房縣人聶師道少事方外後入吳
為國師因號問政先生今有觀問政之名見於碑記
問政先生誥後蓋其始因方外得名而祥符經云唐
光化中有聶道士隱居於此刺史陶雅深所推重嘗
訪以為政之要故名
問政山恐於義未盡
柳亭山在南百里高二百五仞周四十里舊名昌山

天寶六年改

黃蘗山在縣北十里高五百六十仞周百里

厚山在縣北三十五里舊名武山天寶六年改

竅山音嶠在縣北十里高百五仞周二十五里

黃牢山在縣西南三十二里高十仞周八里

紫金山在縣東三十五里舊名金紫山與績溪石金

山偕號甘露大士道場暮夜見種種光映紹興十八

年尚書郎章候睹而異之因取佛語改其山曰紫金

而徙置白蓮院焉

披雲峯在縣西南二百步高百仞周五里山勢峭拔

太平興國中知州蘇德祥為亭於峯頂名披雲亭

箬嶺在縣北八十里黃山之東高四百八十仞多箬

竹上有官路通寧國府太平縣隋末越國公所開

藺將軍巖在縣南十五里隋藺亮嘗屯此巖

跳石在縣西北三十里石在溪中去岸數丈相傳昔

有羅罾居溪口膂力絕人嘗躍過之石上有足跡云

水源

揚之水出績溪大尖山東流六十里至臨溪入歙縣

界抵郡城西合四水南入新安江布射水出黃蘗山

南流至縣北三十里合揚之水溉田十六頃豐樂水

新安志卷之三
出黃山東流至縣西五十里合揚之水春夏勝小舟
溉田三十四頃富資水出昉源南流至縣北一里合
揚之水溉田七頃昌溪水出柳亭山東南流四十八
里至雙館合揚之水溉田二頃綿溪水出績溪佛論
嶺西流四十五里至州東鳳池村西十里合揚之水
溉田二頃四十畝武洪水出梢雲山半壁中南流二
十一里經武洪村又南流四里合揚之水溉田七頃
苦溪水在縣東南從揚之水下抵深渡名曰八十里
苦其中亂石礮礮洪港斗折淙流騰激其疾如箭雖
三峽不過故名苦溪

右按寰宇志所云如此而新經
輒云以傍有苦竹塢為水非是

深渡水在縣東百一十里新安江中接嚴州界從此
而上穹山峻流秀爽尤異峯巒掩映狀若雲屏實百
城之襟帶

黃墩湖在縣西南四十五里濶二十餘丈長三百步
衆水所潴湖舊有蛟湖側居人程靈洗者好勇善射
夜夢白衣道士告曰吾數為呂湖蛟所困明日當復
來君能見助當有厚報靈洗問何以為識道士曰束
白練者我也許之旦日率里中少年鼓譟於湖上頃
之波涌大聲如雷有二牛相奔觸其一肩白者甚困
靈洗射黑牛中之俄而陰晦廓然湖水皆變明日有

蛟死於吉陽灘下呂湖由是漸塞後名其灘曰蛟灘

以上蛟及此蛟灘本字並辰下虫未幾靈洗偶出有道人過其母乞

食食已令母隨行至山上以白石識地曰葬此可以

驟貴靈洗還母語之因葬其父于此已而靈洗官儀

同封侯宅在湖東二里南有大輦可數十圍號千年

木鄉人立祠其下墓在湖西北黃牢山下云黃墩地

廣行黃巢之亂中原衣冠避地者相與保于此及事

定留居新安或稍散之傍郡今人即靈洗墓處為壇

水旱禱者八十餘社靈洗事見祥符經與歐陽公所

屬尤怪誕無補者皆不錄

銅井潭在縣東北四里揚之水中周二百尺傍有井

深不可測一名石壁潭唐乾元中嘗投龍

釜底潭在縣南二里揚之水中潭底稍斂如釜或云釜底

呂公灘在縣南十二里揚之水中灘長二里本名車

輪灘湍悍善覆舟唐刺史呂季重以俸募工鑿之遂

成安流因以為名然今人亦謂之車輪灣祥符經云募軍中壯

中鑿毀灘石

歙浦在縣東南十五里源出揚之水一名新安江歙

之名縣由此浦也南流百五里入嚴州界

殷公井在縣南羅城內井甚大不假淘泔自然蠲潔

下有二穴一通銅井一通釜底每井遺物多於二潭
得之

古跡

階坑在縣東百二十里方輿志云自階村入二十里
即吳廢太子和之地階迹猶存和者吳主孫權長子
權薨孫峻奪和璽綬徙新都又遣使者賜死和與妃
張辭別張曰吉凶當相隨終不獨生活也亦自殺邦
人傷焉何姬曰若皆從死誰當養孤拊皓及其三弟
孫休立封和子皓為烏程侯自新都之本國及皓即
祚追謚和改葬明陵

孔靈村在縣南三十里孔愉字敬康會稽山陰人惠
帝末東還會稽入新安山中改姓孫氏以稼穡讀書
為務信著鄉里後忽捨去皆謂之神人而為立祠事
見晉書本傳而世說亦云孔車騎少有嘉遁志年四
十餘始立安東命未任宦時嘗獨寢歌吹自箴誨自
稱孔即游散名山百姓謂有道術為生立廟今猶有
孔即廟是其事也今此村禱賽猶及孔愉先生云愉
傳云永嘉大亂愉入臨海山中而晉傳又以謂會稽
有新安山然世說既稱游散名山明非一處今此地
以孔名而寰宇志祥符經
皆言是愉隱處不可沒也
廢北野縣在北三十五里唐永徽五年分歙縣二鄉

置大曆五年廢

廢歸德縣在西南五十里唐永泰元年方清陷州縣人割八鄉之地保于此山賊平因請置縣大曆五年廢

祠廟

方儲廟在縣南柳亭西小山上今賜號真應廟

浮丘先生廟在黃山第十三浮丘峯下峯上有浮丘僊壇嘗有至者見樓臺及白蓮華池左右有鹽米之積還率人取之迷不知處廟在堂嘗為浮丘觀會昌中毀觀今有廟存

飛布廟靈山廟竅山廟各在其山自浮丘以下四廟郡昔嘗以春秋禱賽

道觀

天慶觀在縣西大中祥符元年以正月三日天書降日為天慶節詔東京建玉清昭應宮天下置天慶觀五年十月二十四日有延恩殿之祥閏十月詔天慶觀各置聖祖殿令玉清昭應宮降像及侍從之式焉

新書經皆言祥符五年閏十月賜觀額非也此自建聖祖殿年月耳

乾明觀在郡城內唐乾封元年置號龍星觀八年改龍興觀天寶元年改開元天寶觀太平興國六年太

宗以誕聖之日為乾明節勅改今名
紫陽觀在城陽山本許真君祠天聖二年四月奉勅
賜觀額

興道觀在問政山唐世築室號問政山房道士于方
外聶師道相繼居之順義七年三月師道柩自揚州
還葬此山楊氏為立壇給田以其故居為歸真觀天
禧四年勅改今名紹興中詔以御書黃庭內景經及
臨魏晉六朝唐人書凡十卷藏于山

龍興女貞觀舊在縣西五里唐神龍二年置開元十
八年改靈星觀二十八年勅改龍興今立通德鄉長

春里長春素有古觀近歲稍葺之請此額焉

僧寺

報恩光化禪寺在州城北隅舊名護國天王院唐中
和元年州經焚蕪光啟三年修築北城乃給文宣王
廟後論堂故基使修建景福元年賜額慶曆三年僧
省先募人為塔十三層高三十仞廣十丈其下為屋
百餘間至治平四年成賜名普安塔崇寧二年十一
月以為崇寧寺政和八年改天寧萬壽紹興七年改
報恩廣孝十三年改今名

太平興國寺在縣西南唐至德二載建號興唐寺寺

門踞兩峯間下瞰溪流州西勝處也始唐有聖像閣
後營葺寔盛僧房經閣飛跨巖谷大曆末呂渭為州
司馬嘗於寺之隙為堂讀書晨入夕還既去以遺寺
僧故至今有呂侍郎祠舊不顯呂侍郎所以見祠本末後訪得祥符經其說云爾
唐末楊氏改為延壽寺南唐復為興唐寺國朝開寶
九年復為延壽太平興國四年勅改今名而民間亦
呼為水西寺寺有戒壇國朝之制歲以誕聖日開壇
為沙彌受三百六十戒祠部給戒牒凡天下壇七十
有二云寺舊有院二十四今茲起廢僅十五六處其
應夢羅漢院者唐末寺僧清瀾與婺州僧貫休游休

為畫十六梵僧象相傳國朝嘗取入禁中後感夢歎
僧十五六輩求還遂復以賜汪內相詩所謂祗應夢
乞歸巖寺要使邦人習氣移者也按野人閑話云貫休當王氏建國時來居蜀中龍華精舍水墨畫羅漢十六身并一佛二大士皆古貌與他畫不同或曰夢中所觀覺後圖之謂之應夢羅漢蜀主曾宣入內嘆其筆迹狂逸經月却付院中翰林學士歐陽炯歌云或然夢裏見真儀脫去袈裟點神筆然則應今畫本猶一二存福聖院夢之名久矣今兩載之
者雪竇長老嗣宗出家處宗有同受業僧智珍嘗為
長蘆壽禪師延壽堂主亦有學卒八十餘
開化禪院在縣西唐天祐元年建舊號十方院大中
祥符元年二月勅改

昭慶禪院在縣東唐光化中刺史陶雅建舊號寶相
禪院大中祥符元年二月勅改

大中祥符禪院在黃山天都峯下先是唐刺史李敬
方作龍堂於湯之西天祐九年刺史陶雅建寺號湯
院南唐保大二年改靈泉院大中祥符元年十月勅
改今名桂石為魚其聲清越

乾明禪院在登瀛鄉清平里南唐建號安國院太平
興國五年三月勅改與前觀名同義是時賜兩京及
諸路無名寺額凡數百大率多以乾明太平興國為
名

水陸院在寧仁鄉神山里吳順義年中建

白蓮院舊在縣治側唐天祐二年建紹興十八年院
徙紫金山其址今為定光堂隆興初宋尚書旣自南
安昇致定光圓應普通大師像于此

城陽院舊在縣南三里隔溪面城陽山唐景福中建
宣和中焚毀僧如淨為請其額於長壽鄉建之如淨
縣南項氏子壯歲為弓手飲斗酒噉肉數斤一旦棄
妻子求事長老道才後住州之天寧寺太守趙詳之
嘗跋其遺偈

普安院在寧仁鄉乾寧二年建號永安後改有水玉

色里人號白水寺

西峯院在通德鄉隱儒里唐至德二年建

惠化院在仁愛鄉唐乾寧中建號天王廟天祐十四年改

白陽院在長樂上鄉西村里唐太和元年建

金城院在仁愛鄉長沙里開寶二年十二月勅建

禪林院在登瀛鄉宣化里唐永昌元年勅建

江祈院在孝悌鄉千秋里吳順義二年建

靈山院在平遼鄉新安里唐天祐三年勅建今為禪院

清泉院在孝悌鄉玉泉里唐大中二年建舊號玉泉

院泉在方丈之前宣和後院稍遷泉今在蔬圃中矣

竹會寺在寧恭鄉仁愛里唐大中元年建

溪頭院在仁禮鄉溪頭里唐景福中建

楊干院在孝女鄉漳湍里唐咸通二年建

古城院在永豐鄉安樂里唐太和中建舊在杏潭東

宣和後徙潭西其傍有杏城潭極平廣相傳古嘗以

為城尋以土輕棄不用

漢洞院在仁愛鄉富資里大中二年建此據祥符經云爾今院有

南唐保大中碑稱院歷會昌中廢大中咸通中復則寺亦不特始於大中也此地初入險

陋其中夷廣傍連簸箕山山上有昔人屯聚遺迹壞垣廢瓦可數百家其東披山上亦然相傳黃巢亂時民相與保於此其稱為漢洞者當是漢末已嘗保聚如烏聊林歷山之類俗云漢帝嘗駕至此以為名非也宣和賊退後院東遷半里許對石耳山古巖院在永豐鄉寒山里唐會昌元年建有石巖興福院在中鵠鄉遷喬里唐光化中建坦平院在仁禮鄉萬安里唐大和五年建黃坑院在仁愛鄉金山里唐大和中建靈康院在永豐鄉谿上一徑通太平興國寺唐天祐

八年建

葛塘院在平遼鄉唐天祐八年建

仁義院在中鵠鄉禮教里大中祥符元年建

富山院在仁禮鄉唐景福中建

楊干禪院在寧泰鄉仁祐里至道元年建

向杲院在永豐鄉梁大同元年建

小溪院在仁愛鄉唐太和五年建

任公寺在寧泰鄉仁祐里莫知始所建大中祥符元年用舊額起廢先是寺側有富資水梁太守任昉每行春至此累日不能反傍有大石徃徃坐釣其上後

人因名其谿為昉谿村為昉村大中九年刺史盧潘以賢守名宜諱始改為任公谿任公村而寺舊亦以昉名僧籍則稍變其音為榜寺元豐元年本縣始為立任公寺戶而僧籍猶如其故

周流院舊在永豐鄉岑山上鬱然孤峯溪水環之故寺以為名唐天祐八年建今稍徙溪西二里許保安院在孝悌鄉唐天祐五年建

傍溪寺舊在長樂下鄉銅山里大中祥符元年建紹興中徙烏聊山

資福院在明德鄉唐天祐元年建

溪子寺在長樂下鄉銅山里大中祥符元年建

香油院在長樂上鄉佛溪里吳順義六年建

陳塘院在孝悌鄉唐會昌以前有之大中七年復

臨塘院在中鵠鄉禮教里至道二年建右此諸寺凡

符經多作偽唐今各正之

天王院在仁愛鄉唐景福元年賜額先是天寶初大石康居五國寇安西遣救未至詔不空三藏祈護世天王為助帝晝見神人鎧仗五百不空言此毗沙門第二子領兵救安西來辭耳已而安西奏城東北三十里雲霧晦冥中有人皆金甲長丈餘鼓角鳴振五

國奔潰又有鼠金色齧其弓弩絃及器仗皆不堪用
城樓現天王像無不見者乃圖以進因勅諸道州府
於城西北隅各置天王像至佛寺亦別院安置毗沙
門者北方天王也故設之北隅此院舊亦在郡城北
角今有唐世祠部牒目為北城護國天王院置僧七
人崇寧中郡以為崇寧寺故紹興間取其廢額建於
此

丘墓

羽林將軍盧元卿母墓在厚山之側元卿縣人也刺
史陶雅墓在明德鄉良干里地名陶灣俗間痞作者

取其土懷之而縣南長垓有堆阜巋然其上如冢聚
者二三十處號蕭王墓民間請雨必祭蕭王及孫王
孫王當是吳太子和而縣東負郭有呂狀元祖墓又
有墓列石人石羊之屬傳云國朝王丞相嘗為縣主
簿母夫人卒塋於此不知為誰

碑碣

新安之石不宜於碑露暴歲久則剝泐不可讀加以
中更寇攘存者益寡祥符中所錄凡十一碑興唐寺
碑唐司馬呂渭文重建越國公廟記唐鄉貢進士汪
台符文問政先生碑銘吳順義中銀青光祿大卿方

訥文歸真觀碑江南徐鍇文重脩郡廨碑通判太子
右贊善大夫孫彭文通判廳壁記黃慶長文御前三
榜碑端拱中通判著作佐郎馮起文夫子廟記景德
中知州直史館趙昂文應夢羅漢碑雍熙中通判梁
鼎文許真君祠堂碑二其一梁鼎文其一通判太常
博士王臯文此其文或尚傳或碑與辭皆亡甚可惜
也因為登載其目自餘及近歲作者益多其辭義之
美者方行於世不待詳載

賢宰

庾沙彌潁川隰陵人父佩玉宋長沙內史昇明中坐

事誅時沙彌始生及年五歲所生母為製采衣不肯
服問其故流涕以對及長遂布衣蔬食終身為中軍
田曹行參軍嫡母劉氏寢疾沙彌晨昏侍側衣不解
帶鍼灸輒先以身試及亡水漿不入口者累日初進
大麥薄飲經十旬方為薄粥終喪不食鹽酢冬不衣
纊夏不解裋不出廬戶晝夜號慟鄰里不忍聞所坐
薦淚沾為爛宗人都官尚書詠表言其狀應純孝之
選梁武帝召見嘉之以補歛令還除輕車邵陵王參
軍事

李紘字仲綱應天府楚丘人參知政事李昌齡之從

新安志卷之三
子也登大中祥符元年進士第試秘書省校書郎知歙縣初縣產金以代賦後金盡而輸賦如初紘奏罷之歷於潛南新剡縣所至有惠愛民生子多以李為名天禧二年詔薦州縣吏御史知雜呂夷簡薦之官至龍圖閣學士紘長於吏治篤於交游方范文正仲淹被謫朝士畏宰相無敢過者紘獨出郊飲餞之王荐字繼道宣城人常從學於蔣之奇登第後以雄州防禦推官知歙縣事其為政利捐于民專務興崇學校招後進使就學作勸學文以率之蔣之奇為作歲寒亭賦其畧曰遵教條布慈惠已逋責寬繇稅斥培

斂之百為寢貸財之議射利無猛鷲之發詮奸見大
麗之吠吏絕侵寃人無淹繫以至道遺莫拾戶闢不
閉訟庭則丹筆不施學市則青衿聿至其用心亦可
駭見矣



新安志卷第四

休寧沿革



休寧望縣本漢歙縣之西鄉吳置新都郡析以為縣
 號休陽治靈鳥山在今縣西二里嗣主名休改為海
 陽移治萬歲山今萬安山是也晉武帝改為海寧宋
 大明八年省黎陽縣併入海寧梁承聖中復置黎陽
 并割黟歙海寧以為新寧郡陳省新寧郡亦省黎陽
 隋大業中新安郡治于此取海寧為休寧義寧中郡
 遷治歙縣唐武德初縣治萬歲山舊城開元二十八
 年析休寧置婺源縣天寶九年縣徙治西十三里則

至今因之永泰元年盜方清陷州州民拒盜保于縣之山險二年賊平又析置歸德縣大曆四年省歸德縣本縣在唐為上縣本朝為望

縣境

縣在州西六十五里其境東西廣長六十八里南北一百七十九里百二十步東至歙縣界二十八里西至黟縣界四十里南至衢州開化界百四十九里百三十步北至歙縣界三十里東南到嚴州遂安界百二十六里西南到婺源界九十二里東北至歙縣界三十里西到寧國府涇縣界百四十里

鄉里

其鄉十一其里六十忠孝鄉在縣西南其里孝芝宣仁懷義孝義安樂鄉在縣東其里安樂和孝嘉福吳田長汀積善良安鄉在縣北其里閑田安樂群賢移風還珠吉陽鄉在縣西其里興善大和松溪鼓腹永和履仁鄉在縣西其里永康太平仁義仁德回溪黎陽鄉在縣南其里信行依仁合陽信安懷仁遊山鄉在縣南其里方潭同化重信嘉禾忠義和睦鄉在縣南其里方溪興教輕財富義長樂太清嘉善鄉在縣南其里奉正睦親紹聖從善永豐千秋鄉在縣南其

里千秋江津仙鳧回口中平通裏永慶和化承端虞
芮鄉在縣西其里常樂靖安趨化新析淳義

戶口

天禧中主戶萬三千八百二十五口二萬四千六百
三十九客戶四十六口四百六十六未經界戶三萬
二千八十經界戶萬七千八百七十六乾道八年主
戶萬九千五百七十九客戶無

田畝

田園祖額十八萬六千九百五十畝三角十四步屯
田三百二十一畝三角十二步經界增多今為三十

萬三千九百六十四畝三角二十五步塘五百一十
處塌二百一十處

租賦

夏稅紬八百三十七匹三丈三尺三寸絹八千二百
六十二匹一丈七寸布一千八百二十九匹一丈八
尺綿五萬六千八百二十一兩四錢小麥一千八百
四十七石七斗三升七合錢五千六百一十二貫六
百八十二文軍衫布九百七十二匹一丈七寸租課
錢十五貫五百七十五文秋稅糙米三萬八千四百
二石二斗三升八合鹽錢一千五百二十四貫七百

七文租課糙米一百九十三石一斗四合五龠熟米
一石四斗七升和買紬三千五百二十五匹絹一萬
八百七十五匹

酒稅

酒以紹興九年所收為額計萬八千二百七十四貫
五百六十文商稅按會要熙寧十年二千九百六十
六貫二百一十六文今以紹興十年所收為額計一
千四百二貫四百七十九文坊場十處河渡無

城社

縣城九里三十步其坊五海寧畫錦宣化惠化永寧

社在縣東南先是元豐末管幹河北保甲馬誠奏乞
嚴天下社稷而縣社在酒稅務後湫隘不能容壇墻
卜遷于城西數請于州及部使者不見聽春秋祈報
寄於佛廬及驛舍之廡紹聖四年長安張宓為令白
轉運使林邵得錢四萬有奇於是始營五壇為庖庫
於其東備祭器馬廟學在縣南紹興六年陳尚書之
茂為尉縣人相率從授業乃以差出錢為屋五十楹

官廨

倉務驛附

縣廳在城內主簿尉廳並在縣廳西南常平倉在縣
東南隅酒稅務在西南隅良安驛在城內舊名萬歲

驛五畚驛在縣南二十五里皇華驛在縣南九十五里舊名懋賢驛

道路

道路有二一通郡城一通黟縣界

山阜

率山在縣東南四十里高五十七仞周二十一里率水出焉寰宇志引山海經云漸江出三天子都在率東蓋此山也而郭璞亦云三天子都山在歙縣界浙水出焉漢書地理志云浙江出黟縣南率山東入海唐盧潘引此以解山海經中率山今地理志率山乃作蠻中不可曉是古有浙水之源

皆由率山出而酈道元注水經云浙江水出黟縣南蠻山中北逕其縣縣南博山有石特起十丈上有劔杪時有靈鼓潛發又北歷黟山又北逕歙縣東與一小溪合水出縣東北翁山西逕故城南又西南入浙江又東逕遂安縣南又左合絕溪溪水出始新縣西南逕縣故城南為東西長溪溪有四十七瀨東注浙江蓋其詳如此然酈道元引率山二字為蠻中故率浙江所發之源而直據黟縣為文取黟縣側石鼓山為驗縣側之水雖亦入浙江然未嘗歷黟山黟山之水自別流入歙則道元蓋誤也而率山之水出休寧

界中者至歙縣南歙浦然後合揚之水而下而為浙江
率水未至時歙縣揚之水所併支川已多勢自足以
達矣要之此郡之水皆下為浙故自歙縣言者出黟
山自休寧者出率山自績溪者出大鄣山自婺源者
出浙山故黟山與大鄣山皆有三天子都及鄣山之
名此其發源之著者餘小水不可勝數而唐盧潘作
廬江四辯以山海經廬江亦出三天子都特漸江在
率東廬江入彭澤西故潘云今率山在歙縣南連延
面西曰浙嶺浙水實出其陰又西走音彭澤凡三百
里并水出山陽者皆西流匯于彭澤廬江遠乎哉是

必一水也潘嘗為歙州刺史其所說亦必有據然言
山陽山陰之水皆入彭澤則未為當大抵二山之水
東南流者皆下為浙江西流乃入彭澤耳浙或作淞
音制或作漸義並同

獨聳山在縣西五十里高三百仞周四十里有洞邃
深唐乾元間嘗投金龍

岐山在縣西六十里高二百仞周二十三里石壁千
尺凌霄花縷絡其上華時如錦屏有室方十餘丈垂
瀑百仞西北半壁有大石橋亘兩山其旁有深澗相
傳昔有碧蓮花葉徑尺自澗中流出唐天寶中有僧

居之石室中猶有龕像講臺石梯之屬乾元中又有
道士龔棲霞絕粒隱此山元和四年刺史韋綬感夢
置精舍乃名石門下巖曰爛錦巖門上盤石曰雲外
座座東之巖曰標霞西巖曰晞陽座東之峯曰凌虛
西峯曰逼霄又名巖在爛錦東者金翠巖前瀾曰滌
煩泉在爛景前者曰澄心北望四里巖曰瑞聖而逼
霄峯今號天柱峯云按石橋岩在岐山舊經既有岐
山又別出石橋岩今合為一
靈鳥山在縣西二里高三十仞周五里嘗有鳳出于
此

方源山在縣南百十八里高二百五十仞周三十里

本名黃土山唐天寶六年改

鹿髀山

新經作
鹿髀

在縣西百五十里高二百六十仞周

十五里昔有採藥者過老人鬚眉皓白指靈藥示之
乃遺鹿髀回顧失其所在

雞籠山在縣南九十里高百六十仞周五里形如
雞籠祥符經云唐開元中有異道士謀卜居視黃山
曰确而寒視飛布曰高而無輔至此山曰是宜為葬
地高可至王侯不然者當致妖異時縣人洪真師事
之道士晝臥室中真竊視狀如蛟龍候覺遂辭去道
士亦去之鄱陽真遂遷父骨葬此山真居浙南回玉

鄉本好方頗能以小術動人乃潛謀起事州發兵捕殺數十人而真竟不獲乃即回玉鄉置婺源縣以鎮之

松蘿山在縣東北十三里高百十六仞周十五里山半石壁百餘仞松蘿交映

顏公山在縣南九十里高五十仞周三十八里上有湖廣五畝中多鯉魚昔有顏公隱此山一旦乘風去歲若旱禱輒應

黃土山在縣南九十五里高二百一十仞周十五里連五畬山有水北流過縣南入衢州常山界

白際山在縣南八十五里高五十二仞周八里東連歙縣及嚴州遂安界

梢雲山在縣西二十三里高百五十二仞周五十二里武洪水出焉舊名郎山天寶六年改

遊僊山在縣南四十五里平地特起四十仞周五里南有石壁削成數百尺闊四十餘丈

白嶽山在縣西四十里高二百仞周三十五里中峯四起絕壁斷崖松蘿森靄頂有池水清徹可鑑池西石室方圓五丈寰宇志云白嶽山峰獨聳有峻崖小道憑梯而上其三面並絕壁三百餘丈不通攀緣峰

頂闊四十畝有故階迹瓦器池水石室亦嘗有學僊者居之其東北石壁五綵狀樓臺在空中勢欲飛動又如神僊五六人憑闌觀望久視之乃知非耳
蜜多巖在縣西四十七里祥符經云木罅中出蜜昔長吏嘗遣人取之梁任昉為太守遂止今不復有寰宇志云蜜嶺有木蜜出木空石罅中所處險遠長吏每遣百姓就采之任昉至罷焉祥符經以此巖為任昉罷取蜜處因以寰宇志所載附見然今人多指淳安縣茶園頭蜜山為即蜜嶺此巖為蜜多恐自以僧居取梵語為稱耳

石圻山在縣西北四十一里高百二十仞周六里夾溪水出焉其巖石中圻

南當山在縣西三十六里高八十五仞周四里

水源

率水出率山北流百七十里合吉陽水溉田三十頃
浙溪水出浙嶺東流縣南百一十一里溉田二十七頃

一名漸溪古漸池也漢志云漸江水出黟縣南東入海今嶺屬婺源而溪屬休寧古皆屬黟
方源水出方源山北流四十里合源坑水

源坑水出鹿驛山南流百五十里溉田三十一頃
夾溪水出石坪山南流六十七里合吉陽水溉田十
頃
五城水出縣南三十里北流溉田四十頃寰宇志云
傍有五城村古之大鎮五城斜隅相對又有二大墳
昔有人發之鐵厚二尺纔破則雷雨晦冥人懼而止
南當水出南當山東流百五十里溉田三十二頃
尼潭在縣西北六十里澄徹百丈石壁旁聳昔有尼
居其側

古跡

斷石村在縣西三里舊名吳口村西南有石壁下臨
深溪祥符經云昔兩舟泊此潭一祭一否夜半有神
人徙祭者之舟於北岸有石五丈自壁而墜碎其一
舟其墜處今為石室因名斷石村

廢休陽縣在靈烏山上其故城基猶存

廢海陽縣在今縣十三里萬安山上

隋廢海寧縣在南當水口山下寰宇志又有廢北野
縣今按北野自在歙
縣界中

祠廟

城隍廟中順廟梢雲廟在縣東揚山廟在西龍王廟

游山廟在南夾溪廟在西北

道觀

崇寧觀在吉陽鄉松溪里舊名白鶴觀大觀元年八月勅改

僧寺

普滿禪院在忠孝鄉孝義里舊名報國禪院唐咸通六年建大中祥符元年十月勅改

建初寺在忠孝鄉孝義里舊名崇法寺唐咸通九年新經云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改賜與祥符經不同建國朝開寶九年改賜新經云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改賜與祥符經不同新屯寺在黎陽鄉合陽里唐正觀十年建新經天祐三年十二月

月建與祥符經不同

齊祈寺在和睦鄉太清里唐會昌中建

石橋院在履仁鄉太平里唐元和五年建先是刺史韋綬夢僧來謁曰能相記否綬不省僧言昔與公同修證今為二千石遽忘我耶綬問所居曰在公部下

休寧之石橋巖旦問左右無知者索圖經閱之巖在縣西六十里有石室講堂佛像遣視信然乃建精舍會僧元立以游方來問所須願住此巖是為開山第一世

護國仁王院在良安鄉萬安里唐咸通八年建

星州院在嘉善鄉睦親里唐咸通中建新經正觀十年二月建

吳山院在良安鄉羣賢里唐天祐七年建

蜜多院在履仁鄉太平里唐乾符元年建

陽山院在忠孝鄉懷義里唐天祐七年建

燒香院在萬安鄉長汀里唐咸通十四年建

方興寺在和睦鄉方溪里唐正觀十年建

修善尼寺在忠孝鄉良安里唐正觀十年建

嘉祥尼寺在忠孝鄉宣化里唐光化二年建

賢宰

劉曇淨字元光彭城莒人父慧鏡以孝聞曇淨篤行

有父風解褐梁安成王國左常侍父卒奔喪不食飲者累日絕而復蘇哭輒嘔血服闋因以成疾會有詔薦四科叔父慧斐薦以應孝行武帝用為海寧令曇淨以兄未為縣因以讓乃除西安行參軍

呂大防字微仲京兆人治平三年以太常博士謫知縣事先是大防為監察御史裏行與侍御史知雜呂誨侍御史范純仁等言參知政事歐陽脩首倡濮議而宰相韓琦等附會皆當誅未報因各納補官告牒家居待罪帝命閣門以告牒還之又令中書降劄子趣使赴臺供職誨等繳還劄子并前後所奏九狀申

中書堅辭臺職至二月十四日帝閱誨等奏問執政當如何韓琦對曰臣等忠邪唯陛下所察歐陽脩曰御史以為理難並立若臣等有罪即留御史若以臣等為無罪則取聖裁帝猶豫久之乃令出誨等曰不宜貴之太重也於是誨降知蘄州純仁通判安州大防有是命元祐中為首相

葛勝仲字魯卿丹陽人大觀初由禮部員外郎議禮忤權貴出知縣事勤恤民隱獎進士類識金公安節於童幼使與諸子偕學卒顯當世勝仲後為大司成謚文康至紹興中南蘭陵陳之茂阜鄉為尉邑人爭

從講學乃相率出錢建庠校以其羸買書千卷之茂日至為諸生講說其成就子弟多顯名為達官邑由此益多學者自二公發之之茂又勸民甃縣市內外數里城而不擾官至尚書

祁門沿革

祁門望縣本黟縣地縣西南有兩巨石夾溪相對號閻門而東北有涌流左右雲峰削成其中平坦周回數頃唐永泰元年土人方清作亂新唐書云蘇州亳為盜依黟歙間東南厭苦詔李光弼分兵討屯石埭平之或云亳土人或云蘇州豪土皆誤也城因權立閻門縣以守之至明年平方清因其壘析

黔縣之六鄉及饒州浮梁縣地置以為縣合祈山閭
門名之曰祁門在唐為中下縣本朝為望

縣境

縣在郡西百八十里其境東西廣長百四十五里南
北百五十五里東至黔縣界五十里南至浮梁界九
十五里西至浮梁界九十里北至池州石埭界六十
里東南到浮梁界百四十里西南到浮梁界百八十
五里東北到石埭界百一十里西北到石埭界一百
有五里

鄉都

其鄉七其都二十有三製錦鄉在西南其都和光遐
岑日新安福歸化鄉在東其都歸仁義成沙溪武山
鄉在南其都花成尤昌福廣鄉在北其都萬石泉水
善和孝上鄉在西其都文溪順定儒教仙桂上下鄉
在西上鄉其都晝錦新豐下鄉南塘安定而安福尤
昌善和儒教四都又各分上下凡二十有三

戶口

天禧中主戶五千六百一十七口七千八百六十三
客戶三百有四口四百二十六未經界戶二萬五千
九百有七經界萬二千二百三十三乾道主戶萬一

千五百七十五客戶三千九百六十一

田畝

田園祖額十九萬九千五百六十三畝三十八步半
經界為七十萬有奇今為七十一萬七千六百三十
六畝二角六步塘二百三十七處塌九百七十五處

租稅

夏稅紬三百二十二匹六尺絹三千二百五十四匹
八寸絲七千九十九兩小麥二斗七升錢四千九百
四十九貫七十四文秋稅糙米萬五千三百七十四
石三斗五升五合鹽錢五百六十一貫三百一十一

文租課熟米三斗一升黑豆六斗和買紬千九百八
十八匹絹五千五百一十二匹

酒稅

酒以紹興九年為額萬一千八百三十一貫六百四
十七文商稅熙寧十年二千九百八十八貫八百八
十七文今以紹興十三年為額一千八百三貫五百
九十文

城社

縣城周五里百四十七步坊曰遷善崇賢豐化升俊
社在縣西先聖廟在縣南

官廨

縣廳在城東北隅丞廳在西主簿尉廳在西北監務廳在西常平倉在縣廳南省倉在西北酒務在西南

鎮場

大共鎮在縣北紹興二十三年正月例罷收稅坊場一處河渡無

館驛

祈山驛在城內文溪驛在西六十里舊名大北驛

道路

驛路三東通黟縣西通浮梁北通石埭界小路一南

通浮梁界百二十里

山阜

祈山在縣東北一里高四十仞周二十五里三面皆石壁中有石室高五丈廣二丈名青蘿巖亦曰棲真巖旁有涌泉號乳泉味甘山西半壁昔有石丈餘墜溪中陸處有龍骨存焉

大共山在縣北五十里高六十仞與寧國府太平縣分界

歷山在縣西八十五里高二百五十仞北接池州石埭界絕頂有池中有石馬北有管公明僊壇

舉根山在縣西七十里高九十仞

梅南山在縣西南七十里高八十仞與浮梁縣分界
水入饒州

主簿山在縣西六十里高四十五仞西南接浮梁界
方輿記云昔有黟縣主簿巡歷到此愛其幽竒遂解
印隱居終身不返

新安山在縣西九十里高四十仞

三新婦山在東北二十里高四十仞周二十六里方
輿記云有三石峯望之如人每春雨初晴霞翠明媚
則若彩服靚粧之飾

道人山在縣北十五里高九十仞周二十九里半壁
有巖巖前有池昔有學僊者居之

赤嶺在縣北百二十里高三十仞周五里北屬池
州石埭縣舊名血嶺唐刺史馮宿改焉祥符經云赤
嶺下有大溪昔人為梁取魚魚不得下遂夜飛越嶺
而去人復於嶺上張網其飛不過者皆化為石遇雨
則赤故謂之赤嶺而浮梁縣亦因此得名吳都賦所
謂文鯨夜飛而觸綸蓋此類云

武陵嶺在縣西四十里高三十五仞周二十八里始
時道險陘捫蘿葛乃得上唐元和中鑿為盤道至今

利之

五峯巖在東北十里昔有韓氏子坐禪於此常降乳虎

水源

大共水出大共山南流八十里溉田五頃三十畝西南流百二十里入浮梁界

大北水出歷山東流五十八里合大共水溉田十七頃十七畝

小北水出舉根山東流五十里溉田二十頃西入浮梁界

盧溪水出梅南山屈流三十七里合大共水溉田八十頃

新安水出新安山西流三十三里溉田五頃三十一畝入浮梁界

武亭水出武亭山南流四十五里合大共水溉田八頃四十畝入浮梁界

義城水出玉嶺東入沂竹坑溉田二頃二十畝

赤溪水出魚亭山西流五十里合大共水溉田十二頃八十畝

鱸溪水出武陵山西南流六十里入鱸口合大共水

溉田一頃

閭門灘在縣南十三里衆水所注夾灘有大石對踔故號閭門自餘怪石叢峙迅川奔注摧艦碎舳十嘗七八經唐世兩賢令路旻陳甘節疏導乃為安流懸雲灘在西南十五里奔浪狀流為艱險之最

古跡

梅銷城在縣西十五里沛公攻南陽遇吳芮之將梅銷與偕攻析酈降之項羽相王以芮率百越佐諸侯封為衡山王都邾其將梅銷功多封十萬戶即此也

祠廟

城隍廟在縣城西吳長史祠堂在縣東三里唐吳仁歡始因以置縣者也范不婁廟在縣西八十里方輿記云南朝鄱陽尉范不婁領數百人斫明堂木於吳山中木長數百尺川谷阻深不可出懼而據山作亂竟死於此斯亦不足祭已歷山廟在歷山下祥符經云昔管公明學道於此疑後人為立廟歷口廟在縣西鱸口廟在縣南道人山主者廟在縣北並未詳

道觀

洞元觀在祈山之前相傳梅銷故宅今民間所祭明府着古冠服旁為垂髻女子言銷女得僊號梅娘云

唐大曆中置觀名龍禪太平興國九年勅改通玄今
為洞元

僧寺

悟法寺在製錦鄉舊名萬安寺唐咸通二年建相傳
是梅鎔墓今人猶指殿後磚甃為其處寺前有脩徑
徑外淺水水外高林過者多謂似天竺山靈隱寺前
崇法禪院在縣城內舊名西林水陸院南唐時置太
平興國五年十月勅改

珠溪壽聖院在福廣鄉舊名珠溪資福院唐光化二
年建大中祥符三年勅改有唐時謙禪師塔五六十
年前嘗遷之骨身宛然

忠國顯親下院在福廣鄉舊名霄溪資聖院唐乾寧
三年置大中祥符八年勅改承恩建炎初改今名
廣福寶林禪院在僊桂上鄉唐末有僧清素自言從
五臺來眉目端秀髮覆額倣儻多異時縣人鄭傳保
據號司徒師造其壘求安禪之地傳為言自紫溪入
西峯有地數畝無人跡古木清澗中有洞穴神龍居
之其旁可以安禪師曰吾今夕當飛錫徃觀之傳館
之於樓扁鐫嚴甚比夜半失之及明寢自若也謂傳
曰吾已用錫表其處坤山而壬首自此以往者涉溪

三十六度嶺二十四傳使人視之壠上新有行跡他
皆如其言大敬異之為築室百餘間白刺史陶雅請
於楊氏號上元寶林禪院開壇度僧時光化二年也
傳嘗以久旱結采為樓從師求雨師表竹於樓之四
隅曰雨於竹外已而果然揚州旱令屬郡徧禱群祀
雅夢偉人自稱汪王為雅言師乃水晶宮菩薩也有
五龍可徃求之乃請師師曰吾已遣施雨揚州三晝
夜矣楊氏封禪大德任山十七年聚僧數百人一旦
盡散其衆而逝其骨身在今塔下始師嘗作歌偈有
文殊遣我來之語元豐三年賜號慧應大師饒州亦

奏請賜神慧禪師紹興十三年八月加神慧永濟禪
師先是楊氏遺師紫衣不受求錦襖着之每徃還池
陽有馮媯者見常迎勞為設酒乃脫襖為贈使遇禱
雨賜出而浴之并錫杖鐵笛戒牒皆見存而院以熙
寧二年改壽聖寶林隆興間凡壽聖例改廣福云
青蘿院在福廣鄉青蘿巖之下唐大曆二年建大觀
中僧道清好為禪自以住山不能出乃私榜其院為
禪院每使其徒出旁近招僧之遊能為禪者使挂鉢
於此卒年九十餘院有辟支佛舍利塔
歷口資福院在孝上鄉唐咸通二年建

石門禪院在製錦鄉唐光化二年建

靈泉院在福廣鄉泉水里唐乾寧三年建

崇福院在僊桂上鄉唐咸通二年建

吉祥院在僊桂上鄉唐龍紀元年建

普安院在僊桂上鄉舊名永安唐咸通二年建熙寧

三年六月勅改

橫山尼寺在製錦鄉唐咸通六年建

東松庵在縣西三十五里官道上先是地當往來之衝而邸舍遼遠暮行兩山間過者患之悟法寺僧子珣少游四方嘗叅雲居心印禪師迨老而歸乃當官

道為廬舍數十間設薦榻持薪水蔬米以勞迎四方之來者至則如歸時熙寧間也士大夫多為詩美之元豐中王荊公以江東提刑過此止宿亦留詩刻山中其後汪丞相以布衣去鄉里及為少傅仗節歸作詩曰萬夫屹立若臨衝四十年前謁上峯名遂歸來人物改青青惟有歲寒松珣浮梁朱氏子以試經得度晚益精進晝夜坐禪間則誦經尤好為西江月詞誦法華滿二萬過有蓮華生座下以足跳去之年八十一其徒永淨繼之繼淨者應昇縣人尤善遇客住菴二十餘年整葺殆遍今年七十餘

碑碣

新路記在縣南十三里古堤上唐刺史范傳正詞今
亡

賢宰

吳仁歡縣人方清之亂仁歡率眾破賊刺史公孫綽
上其事代宗嘉之因置祁門縣授仁歡朝散大夫石
州刺史賜金紫旋拜本縣令歿葬縣西二十里
路旻不知何郡人元和中為令鑿武陵嶺石為盤道
又閭門灘善覆舟旻開斗門以平其隘號路公溪後
斗門廢咸通三年令陳甘節以俸募民穴石積水為

橫梁因山派渠余波入于乾溪舟行乃安



新安志卷第五

婺源沿革



婺源望縣本休寧西南之回玉鄉唐開元二十八年

正月九日置以為縣治今清化鎮寰宇志及祥符經皆言有婺水繞城

三面故以為名今有古縣記言有開元二十八年庚辰置縣在清化凡百四十三歲中和二年壬寅注武

始於潰州之右湫灘蚰蛇港旁為營至天祐三年乙丑即營為縣號新縣而舊縣改為清化鎮然則縣雖

以婺水為名至新以縣旁婺水為名按東湯記云東縣始統三面耳

湯上應婺女舊與黟歙接境隋文帝嘗廢黟歙二縣

併入海寧以屬婺州海寧即今休寧是嘗與婺州通

封壤因以水流入其州者為名也此縣直以婺水流入婺州故曰婺源

耳而寰宇志云縣又為婺女星
之津與婺州同義恐未必然
元和六年九月升上
縣咸通六年刺史盧肇奏於縣界內置弦高五福二
鎮中和二年弦高鎮將汪武率百姓於湔灘立營決
遣鎮事天復元年就立婺源都鎮天祐三年武死以
朱環為新縣制置巡轄婺源浮梁德興祁門四縣改
舊縣為清化鎮吳南唐因之國朝不領三縣而因新
縣為治所既又升望縣

縣境

縣在州西南二百二十里東西廣長百六十里南北
百三十里東至衢州常山界八十五里西至饒州樂
平界百一十里南至饒州德興界百三十五里北至
休寧界百三十里東南到衢州開化界三十五里西
南到樂平界百一十里東北到休寧界百三十里西
北到浮梁界百一十里

鄉里

其鄉六其里三十萬安鄉在東北其里松巖千秋靈
屬長城大鱗來蘇鄉在西北其里安豐長壽何暮芮
平來蘇浙源鄉在縣北其里鶴川臨城大安嘉福孝
弟懷金鄉在西舊曰懷玉其里懷金黃岡游汀三谿
福臨丹陽鄉在西南其里瑞亭雲亭環石還珠新定

游汀鄉在西其里杭谿延賓符溪婺安鳳亭

戶口

天禧中主戶萬三千五百二十三口二萬九千六百七十七客戶千九十一口千六百六十四未經界前戶三萬五千一百五經界二萬六千二百二十二乾道主戶四萬一千九百五十五客戶九百有九

田畝

田園舊六十七萬九千七百七畝二角經界為七十九萬有奇今為七十九萬五千七百八十七畝二角五十五步陂百五十七處場十有七處

租賦

夏稅錢萬八千四百七十二貫四百一十九文絹四匹七寸布三匹二丈六尺絲九十七兩八錢租課百二十七貫七百一文片茶錢六十九貫九百三十七文秋稅糙米萬九千五百六十四石九斗七升七合鹽錢千一百三十三貫九百五十五文租課糙米五百三十八石一斗五合和買紬四千九百八十八匹絹萬四千八百一十三匹

酒稅

酒以紹興九年所收為額萬七千五十五貫七百四

文商稅按會要熙寧十年縣務四千七百八十二貫七百五十文清化鎮二百四十四貫五十九文今縣務以紹興五年所收為額千八百七貫八百九文清化鎮不復收稅

城社

縣城周九里三十步高一丈八尺自中和二年弦高鎮將汪武為山營於此判鎮事天復初就立婺源都鎮建鼓角樓并挾城樓自是不復還舊縣南唐昇元二年檢校司空劉津為都制置使乃集所轄四縣增築新城津作記云爰選三農之隙牙音互招諸縣之衆

同其力役全此邊郵其西建衝山一營添新壘一里其北則築平蛟穴接出蛇城周環十里以來斧鉞半年之內閭閻盡易雉堞皆新啓昇元二門建東南兩市終聞悅辦畧不告勞蓋其規模畧見於此蛟陸者上北湖是蛇城者舊名蚺蛇港今埂城下是社在縣西北

廟學

廟學在縣東先是熙寧中秘書丞鄱陽劉定為縣從學者率常百餘人以舊學之庠相與請於州即縣治西為屋百二十楹乾道中知縣彭烜又請於部使者

以迎恩驛更為之而縣之先進王允恭李知己皆助以地至後政洪邦直成之

官廨

縣廳在城正中丞廳在東主簿尉廳並在西倉在東酒稅務在西祥符經有鹽倉坊塲七處河渡一處

鎮寨

唐有弦高五福二鎮皆咸通六年置五福鎮還珠里是也弦高鎮後以為縣今縣治是也而唐開元中舊縣自天祐至國朝為清化鎮在縣西北六十里其營寨之制天祐中刺史陶雅遣朱環為縣制置時有衝

山營左右威武兩指揮見於古縣記按楊行密初起廬州以陶雅為左衝山將今州烏聊山下亦有地名衝山營者是皆因雅為名國家承平縣治不置兵今有中平巡檢寨在縣東七十里

館驛

新安驛在縣東七里舊曰來安新定驛在西八十里舊曰太白

道路

陸路東通常山西通樂平南通德興北通休寧水行自縣東婺水通鄱陽江勝船二百石

山阜

浙源山在縣北七十里亦曰浙嶺高三百五十仞周二十五里北連黟縣魚亭山舊有石英鐘乳

大廣山在西北五十八里舊名大尖山高四百一十仞周三十里

斜山在東北七十里高二百仞周八里由浙嶺東北分為此山

大鱗山在縣東百三十里高三百三十仞東南接衢州界方輿記云堯時洪水谿谷皆滿有大鱗上至此及水涸而斃鱗骨鱗鬣積如山阜

小歛山在東南七十里高九十八仞周十五里南接衢州界有水西流入縣界

梅源山在縣西百二十里高三百二十仞西北連浮梁界舊名梅山天寶中加源字山產楊梅梁任昉為太守罷不復采

濬源山在西南百里高三百一十仞西南接浮梁樂平界舊名游山天寶六年改西連梅源山有水南流入吳溪

倚衡山在縣南百三十里高八十五仞西南連樂平縣山西連回嶺有水流入樂平

張公山在縣西北七十里高四百餘仞周十五里昔有張公隱此山采藥合丹數十年後忽不知所之善山在縣南五十里高百五十仞周十里又有惡山隔溪對聳祥符經云善山神為王惡山為夫人若兩處致祭則為災居人迎惡山神就善山祭祀俗謂之妻壻山

三靈山在縣西九十里高二百八十仞周五十里晉時有三人此山修鍊後不知所之

大連山在西北百二十里高四百仞周九十里昔因寇亂鄉人相與保聚於此

甘子嶺在縣西七十八里四十二仞周二十五里舊云縣無甘子唯此嶺有株

芙蓉嶺在縣東七十五里高二百仞周三十五里

對鏡嶺在東八十五里高三十仞周十里羊鬪嶺在東九十五里高三十仞周二十里塌嶺在東北百五

里高二十八仞周九里自芙蓉以下皆中通驛路接

休寧之新嶺凡號五嶺縣走郡之道也舊由大坂趨

郡數苦水潦後更從此五嶺幾及百年或亦自浙嶺

往來山川之名歲久不可強通而新經每

龍尾山在縣東南百里高二百仞周三十里西連武

溪開元中獵人葉氏見石瑩潔鐫麕成研子孫持以
獻令令訪匠琢之由是世始傳一名羅文山以石理
所似為名

靈巖三洞在西北百二十里中有洞靈觀觀之東北
曰慶雲洞巖竇皆五色兩崖瀑流之上有真人鸞鶴
雲霞之象泝流秉燭而入者行可四五十步則芝田
靈草羅列左右遇春雨暴漲有破帆爛槳流出西曰
蓮華洞入百步有大石室廣十丈有像高丈八尺旁
有羽蓋幡節獅子罽毼還舟芝草皆乳石所成遇拜
章投龍徃徃有僊樂慶雲或珎禽奇獸致花菓於像

前又有天井深不可測南昌含虛洞洞有二重外狹
而內平有積雪臺沉香峰及唐神僊所畫龍是為三
洞皆襟帶浙嶺聯連率山舊說者以為三天子都在
率東豈謂是耶又有洞曰靈磨集僊魚龍張公垂鐘
會僊合前為九大曆初有武姓者自黃山為旋風所
吹入石龍洞因傍行入至此洞聞空中語笑之聲開
成中浮梁鄭全福好游獵深入窮谷與其徒相失暮
有老人道游諸洞及出有鹿引上山之半坡自是結
茅居之因修鍊為道士後徙居蓮華洞之石室將游
天井乃求麻為緤轆轤而下中極寬廣徐步桃花谿

上有老人乘鐵船其中全福揖之願借船還老人曰
已渡上須還耶曰欲傳之人間耳老人曰如是速濟
虎豹且至後三年當復來至岫循緘而上已七日矣
又三歲至開成九年年百餘歲語門人曰必葬我浮
梁白水鄉及卒弟子二百餘人與鹿俱送至夕陽嶺
上覺棺空發之唯履杖而已群鶴翔引鹿亦失所在
山有研石紫色如肝產巖之左右無定處瑩者可擬
端溪然絕少大率燥慢而多瑕

石龍洞在縣西百十七里石龍山上東北高丈二尺
廣五尺中有石室容數十人西南復有門高四尺廣

二尺兩石對聳有如鑿成嘗有人入數里懼而復反
下有池水焉

青苓洞在縣西八十里南北門相通中有物象如靈
巖

水源

婺水出大廣山南流五十八里還繞縣城又南流四
十里合斜水舟行通鄱陽江漑田二十二頃六十畝
武溪水出浙山南流五十里至縣西北合婺水漑田
十三頃四十三畝
益陽水今符溪源也出浙山西南流百八十三里至

三溪村合流入樂平界溉田三十五頃三十四畝
斜水出斜山南流九十里合婺水南入樂平界通舟
行溉田三十九頃十一畝

大鱸水出大鱸山西北流十七里合斜水溉田九頃
二畝

小歛水出小歛山西南流四十里入樂平界溉田十
八頃七十一畝

梅源水出梅源山東流三十七里合浙水溉田八十
頃七十六畝

濬源水出濬源山南流合吳溪水溉田三十二頃二

十二畝吳溪在樂平界

杭溪水出石龍山南流至杭口入樂平界溉田三十
八頃四十一畝

石牛潭在縣南十里岸旁有巨石如牛歲旱塗其背
則雨

石門灘在婺水中兩石夾溪踊起如闕中間通流昔
人以其險比豔瀕

古跡

吳村在縣北七十里有吳太子墓方輿記云昔吳王
為越滅勾踐流其三子長子鴻逃于此死因葬焉遂

名其葬處為吳山里按三國吳時嘗徙太子和於新都郡尋遣使賜死今歙縣有階村是其謫居處此亦當是太子和音轉而為鴻既不可考因以勾踐附會之耳唐中和年中改延賓里寰宇志及新經皆言改為婺安里今從祥符經

祠廟

東嶽廟城隍廟在縣東婺女廟在縣西北忠顯廟在縣南五龍廟在縣東南靈順廟在縣西其神五人舊號五通廟大觀三年三月賜廟額宣和五年正月封通貺通佑通澤通惠通濟侯紹興二年五月並加封四字十五年九月封六字乾道三年九月封八字淳

熙元年進封顯應顯濟顯祐顯靈顯率公汪司空廟在縣東南唐汪武始遷今縣者也歙溪廟在縣南祥符經又有高溪中雲并勅封龐史君廟

道觀

紫虛觀在東北五十步舊名棲真觀南唐保大五年置政和四年勅改通元觀在靈巖舊名洞靈觀

僧寺

報恩光孝禪院在游汀鄉舊名中峯寺唐中和二年置崇寧四年閏二月改天寧萬壽禪院後改今額

大起禪院在萬安鄉唐乾寧二年置

智林禪院在縣城唐乾符二年置

保安禪院在縣城吳順義三年置

雲興禪院在丹陽鄉唐咸通元年置

普濟院在縣城舊名萬安崇福院唐中和三年置大

中祥符六年十月勅改

隆興院在萬安鄉舊名永泰院大中祥符元年勅改

如意院在浙源鄉舊名荷恩寺唐開元二十八年置

大中祥符元年十月勅改

靈隱禪院在浙源鄉唐天祐元年置

荷恩院在縣城唐光啓二年置

鳳林院在萬安鄉唐大中元年置

天王院在丹陽鄉唐乾符元年置天復二年賜額新州

經云天福二年建非天福是後晉年號南唐不以為稱此自唐昭宗天復耳

感恩院在萬安鄉唐中和五年置

資福院在游汀鄉建隆二年置

金剛般若院在浙源鄉唐天祐二年置

香巖院在丹陽鄉舊名西干院慶曆二年七月勅改

巖嶠院在丹陽鄉吳順義年中置

大田院在西南七十里唐大和元年置

龍泉院在游汀鄉吳順義七年置

湖田院在懷金鄉唐中和二年置

湖山院在丹陽鄉吳順義三年置

沙門院在游汀鄉開寶七年置

白塔院在縣西八十里吳乾正三年置

龍祥院在游汀鄉唐中和元年置

山房院在懷金鄉吳大和元年置

靈僊院在萬安鄉南唐天祚二年置王提刑總角時

每遊戲寺中或指之曰君若登第者此井欄亦爛也

及得官歸作詩云鄉人笑我無官分爛却靈僊石井

欄里人至今誦之

松溪院在萬安鄉唐景福元年置

黃蓮院在萬安鄉唐咸通中置院記咸通創基光化四年賜名

靈河院在縣西七十里唐咸通四年置政和七年賜

額

詰曲院在游汀鄉唐大和元年置

普利院在浙源鄉舊名養田院治平二年三月勅改

東廣福院在縣北百里

西廣福院在縣西九十里

國寧東尼院在縣東唐中和年中置祥符經云刺史汪武置

國寧西尼院在縣西唐光啓三年置
明節尼院在縣東吳乾正三年置

賢宰

汪武者唐乾符中仕州為游奕使先是州遣羅芟為
弦高鎮將追寇於銅步以溺死四年遣武繼之武乃
於武口朔鎮至中和二年又於涇灘為營自武口徙
判婺源都鎮事戰守數有功至龍紀初揚行密錄其
功有云昨者趙乾芝殘黨經過遽能出軍戰敵擒節
級六十餘輩殺凶徒二百餘人獲樊津之素書收熊
泰之朱記時行密為寧國節度留後遂補為節度押

衙光化三年遙領汀滁二州刺史始武以私財買民
地置縣城邑以其稅入己戶左右戰守凡數歲遷縣
入焉因以制置二十餘年使其人不為外寇侵擾陶
雅為歙州刺史暴增民賦武不為屈以故迄武之世
縣人賴之天祐三年二月武死雅使衙內指揮朱環
代之因制置巡轄四縣後劉津為都制置使而縣人
至今祠武號汪司空子袞天復三年楊氏承制補左
押衙長劍都副指揮使檢校工部尚書吳乾正中萬
建威都指揮使知政縣事官銀青光祿大卿檢校尚
書上柱國左僕射兼御史大憲見於汪台符所作如
意院記則是乾正中不轄四縣也至
南唐昇元中劉津乃復為都制置焉

鮮于侁字子駿閬中人登景祐中第授江陵府左司
理參軍慶曆中天下大旱有詔中外臣僚實封言事
侁上書推災變所興言甚切直移黜縣令又常攝婺
源其治皆為諸邑最豪強畏之後多所更歷哲宗即
位司馬公為門下侍郎除侁為京東轉運使公曰子
駿不當更外顧東土承使者聚斂之後民不聊生煩
子駿往救之耳比行又謂所親曰福星往矣安得百
子駿者布在天下乎元祐初拜左諫議大夫侁為政
以經術自輔所至有迹其去民追思之

績溪沿革

績溪望縣唐志云永徽五年析歙置北野縣後改績
溪方輿志云本歙之華陽鎮梁大同元年置良安縣
未詳所屬寰宇志唐武德中廢永泰二年宣州旌德
縣王萬敵入寇脇其居人賊平置縣以界內乳溪與
徽溪相去一里詰曲並流離而復合故以為名方輿
志皆言以華陽鎮為縣而新舊唐書乃云北野縣改
為績溪既無置績溪年月又北野舊城在今歙縣北
三十五里其地與績溪殊不相直若據績溪以永泰
二年置則北野縣在當時尚未廢也昔先正蘇公來
縣自號其詩為華陽雜詠則有取於方輿唐為中下
寰宇志所載舊唐書作績溪他皆作績溪唐為中下
本朝為望

縣境

縣在郡東北六十里東西廣長百三十三里南北六十五里東至臨安府昌化界八十三里西至寧國府旌德界五十三里南至歙縣界三十里北至寧國府寧國縣界三十五里東南及西南到歙縣界各三十里東北到寧國界三十五里西北到旌德界五十三里

鄉里

其鄉十其里二十有六仁慈鄉在縣城內外其里龍泉龍宣良安鄉在縣南其里新合寧泰花干新安鄉在縣東其里龍山新興永寧遵化鄉在東北其里石門新建借溪宜政鄉在縣北其里楊溪斜溪歸仁新華鄉在縣西其里分流幽山隨溪楊山鄉在縣西其里徽陽修仁高峯脩仁鄉在縣西其里常溪守節歸善惟新上鄉在縣東其里新安惟新下鄉在縣南其里感化麟福

戶口

天禧至戶七千七百八十七口萬五千四百七十九客至四百四十八口五百二十五未經界戶萬一千一百六十經界九千一百六十乾道至戶八千五百一十客戶三百四十一

田畝

田園舊十萬四千五百三十八畝三十三步經界為二十九萬六千畝有奇今為三十萬九千五百六十六畝三角三十一步塘九十五處塌百一十七處

租賦

夏稅紬三百六十四匹三丈三尺六寸四分絹四千五十三匹三丈二尺五寸七分布八百九十八匹一尺五寸三分綿三萬二千六百五十七兩四錢雜錢千五百七十一貫四百九十文軍衫布四百一十九匹三丈八尺小麥八百三十三石一斗七升一合秋

稅糙米萬六千九百七十七石一升九合六龠鹽錢七百三貫二百五十四文七分和買紬千六百一十三匹絹四千九百一十三匹

酒稅

酒以紹興十三年所收為額計七千四百九十三貫六百三十文商稅熙寧十年收一千四百三十六貫七百二十九文今以紹興九年所收為額計二千六百五十九貫二百八十文

城社

城周五里其坊七曰崇賢崇仁歸德連城敦里清寧

臨河社在縣西學在縣東紹興二十五年知縣滕廡
增建學為一堂二位四齋合三十餘間白州試藝給
官田五頃放生池在縣北源通龍陂可數畝

官廨

縣廳在城東南隅舊有秋風堂後改為景蘇堂刻蘇
公像并三十六詩主簿廳在縣廳西尉廳在東常平
倉在東北酒稅務在城東南隅坊場六處河渡無

驛亭

良安驛在城東南隅翠眉亭在城西一里元豐中蘇
公為縣行平岡上見雙嶺如眉勢作亭對之名翠眉

且以志故鄉峨眉之思亭焚于宣和中紹興六年知
縣賈詡復新之

橋道

徽溪橋在縣西徽嶺下臨溪橋在縣南三十里路道
東通昌化西通旌德南通歙縣北通寧國界

山阜

大鄣山在縣東六十里高五百五十仞周百五十里
祥符經云即三天子鄣山按郭璞云三天子鄣山在
新安歙縣東今謂之玉山浙江出其邊此幾是乎舊
出銀鉛唐天寶四年嘗采八年罷今無復有

三天子鄣山

或作都故顧野王以為今永康縉雲山或又以為廬山而婺源源靈巖三洞亦以為當之唯此山有鄣名而廬潘亦以為丹陽郡舊名鄣郡者由此蓋自秦鄣漢丹陽郡都尉皆治歙今此山與吳地分界又去故鄣亦不遠然鄣郡有平去二聲此山直作去聲

石金山在東北三十里高六百仞周三十里出眾山之上相傳為甘露大士道場每夕常顯光相大率如五臺廬嶽所見然不知所始宣和二年旱僧元立披榛莽晝夜勤苦禱雨于此所見多異由是寢聞元立乃作室於山之左協力田種藥奉香火焉

龍從山在東北二十九里周二十五里其山四合中有官道趨寧國縣亦與寧國分界立柵於此今人謂

之叢山

大爨山在縣北六十里高四百仞周百里舊說以為上排層漢前壓澄潭蹲形矯首如爨猛犬焉

郎山在東北十五里高二百三十仞周三里亦謂之郎嵒山下有郎溪驛路在焉兩傍有石道長數百步直下數百尺名翡翠巖不生草木有類石洞云

猗溪山在東北八十里高五百五十仞周百四十里西連龍從山有水流入縣界

凜山在西北三十里高四百五十仞周十五里古塘山在西北五十三里高三十五仞周十五里西

至黃石坑與旌德分界

嵩山在西北五十三里高四十五仞周十五里東至黃石坑與旌德分界

植山在縣北四十里高五百五十仞周八十里有水西北流十三里入黃石坑

石照山在縣東五里有石高二丈光可以鑑泉味尤甘旁有石照院

徽嶺在西北十里高四百五十仞周三十里舊名大尖山其上為官道走旌德道也凌曉常行雲氣中荆王公為江東提刑時有度麾嶺詩用此旌麾字又有詩云曉度藤溪霜落後夜過暈嶺月明中則又用此暈

雉字然太平廣記載績溪有大徽村又宣和中改州為徽說者以為取此嶺為名則徽字近是佛論嶺在西北四十里高四百五十仞周四十里祥符經云昔嘗有高僧講論於此故名

水源

臨溪水源出縣北三十里又名乳溪西南流七十八里合揚之水方輿記云臨溪石在縣北三里溪岸上其方二丈其平如砥溪水甚宜浣紗數里婦人悉來浣紗去家既遠遂績其旁以守之春時多麗服群績於此雖不浣紗者亦會績焉縣名亦兼取此義徽溪水出徽嶺水分為二其東北流者入旌德界此

新安志卷之三
水入縣經修仁鄉詰曲四十里南入常溪合揚之水
入歙縣界

登水出借溪山南流九十里合揚之水入歙縣界溉
田二頃

常水出黃蘗山南流五十里合揚之水入歙縣界溉
田一頃三十三畝

蒼龍洞在縣北十五里山峻拔回顧如立壁中有怪
石瀑水如簾其下為龍池遇旱禱之有應亦有石可
鑑慈雲院在其側

祠廟

忠顯廟有二一在縣側一在東七里越國公故城宅
井在馬梓山廟在東南一里方輿記云初於山下置
良安縣舊有方白石忽化為雙白鳥飛向山遂於山
下烏棲處立廟邑人敬之行立種殖皆不敢背又有
將軍廟吳山太婆廟茆司徒廟歸善廟溪口廟郎嶸
廟並在縣東

僧寺

太平興國禪院在良安鄉惟合里舊名華嚴院太平
興國五年二月勅改
光相院在良安鄉寧泰里舊名寧泰院治平元年十

新安志卷之五
月勅改

清福禪院在惟新下鄉咸化里舊名清塘院治平元年十二月勅改

普照院在仁慈鄉義興里治平元年十二月勅改

慈雲院在仁慈鄉龍泉里舊名慈恩院治平元年十

二月勅改

求安院在新安鄉龍興里舊名新恩院治平元年十

二月勅改

石門廣福院在遵化鄉石門里舊名石門院熙寧四年三月勅改為壽聖院隆興中壽聖例改廣福有三

廣福故還以石門別之按五朝隆平集治平三年詔一應無額寺院屋宇及三十

間以上者並賜壽聖為額以英宗誕聖日號壽聖節故也

廣化院在宣政鄉斜溪里舊名宣化院治平元年十

二月勅改

覺乘院在宣政鄉斜溪里舊名釋迦院治平元年十

二月勅改

靈鷲院在新華鄉幽山里舊名幽山院治平元年十

二月勅改

清隱院在楊山鄉高峯村舊名高峯院治平元年十

二月勅改

盧山廣福院在楊山鄉修仁里舊名盧山院其改壽聖及廣福與石門廣福院同時

堯率院在脩仁鄉常溪里舊名彌勒院治平元年十月勅改

正覺院在脩仁鄉常溪里舊名菩提院治平元年十月勅改

天王廣福院在仁慈鄉義興里舊名天王院改壽聖及廣福如石門盧山同時

崇福院在脩仁鄉常溪里唐光化二年建
興福院在修仁鄉守節里唐天寶二年建

新興院在惟新上鄉新安里唐乾符五年建

藥師院在新安鄉永寧里唐天祐二年建

前山院在宣政鄉歸化里唐咸通五年建

義林院在惟新下鄉麟福里天禧三年建

賢宰

蘇轍字子由眉山人自簽書南京判官謫監筠州鹽酒稅元豐八年以奉議郎知縣事適有朝旨江東諸郡市廣西戰馬江東素乏馬每縣不過十餘匹而諸縣括民馬吏緣為姦有馬之家為之騷然公謂尉郭惇愿曰廣西取馬使臣未至事忌太遽徐為之備可

也吾邑孰為有馬者尉曰邑有遞馬簿歲月遠矣然有無之實尚得其半也即取簿封之又曰何從得馬牙人乎曰召諸牙詰之則馬牙出矣果得會為人賣馬者辭以不能曰吾不責汝以馬但為我供文書耳曰諾州符日至縣督責買馬乃以夏稅過期為名召諸鄉保正副問之曰汝保誰為有及格馬者相顧辭不知曰保正副不知誰當知者第勿以有為無無為有則免罪矣汝等所具吾將使眾人訴其不實而陳其脫略者不可不實也人知不免皆以實告復喻之曰買馬事止此矣廣西取馬者至郡則馬出若不至

則已矣皆再拜曰邑人幸矣然取馬者卒不至哲宗即位除秘書省校書郎終門下侍郎

崔鷗字德符雍丘人父毗有聞於時自雍丘徙陽翟鷗能文工於詩貌瘁氣剛登進士第元符末以頻年四月日蝕詔求直言鷗上書辨司馬溫公力抵時相宰相蔡京使以邪正二等差定上書者列鷗邪下坐廢三十年政和中為績溪縣令後嘗召為殿中侍御史不果拜靖康初擢右正言力疾就職凡三疏論列諫官馮澥及請斬蔡京病甚乞解官除直龍圖閣管幹西京嵩山崇福宮卒京師有婆娑集三十卷行於

世中書舍人晁說之以為前世黃叔度元魯山本朝
王子野江鄰幾之流說之頃與鷗同書邪籍者也

黟縣沿革

黟縣自秦以為縣屬鄣郡縣居黟山之陽故名或

曰黟與礬同以縣南墨嶺出石墨故也此據水經及舊唐書而寰

宇志又言置在黟川因名漢改鄣為丹陽郡縣屬如故成帝鴻嘉

二年以黟為廣德王國立中山憲王弟孫雲客於此

立三年而絕平帝元始二年復以故國立廣川惠王

曾孫倫為廣德王傳至子赤王莽篡位明年廢而改

縣曰愬虜及漢建安之亂縣人陳僕祖山以二萬戶

屯林歷吳使賀齊攻之僅免遂以歙分五縣與黟為

六置新都郡晉太康元年更郡為新安而割故廣德

王國為廣德縣隸宣城郡隋開皇十一年歙州治黟

大業中州復為新安郡治休寧唐永泰元年平方清

因其壘析本縣地及饒州之浮梁置祁門縣又析本

縣及浮梁池州之秋浦置石埭縣及國朝以宣州廣

德縣置軍又自析出為建平縣大抵今黟縣祁門池

之石埭廣德之廣德建平凡五縣皆秦漢黟縣之故

境而今黟則狹矣元和六年九月與婺源皆稱上縣

國朝為緊縣

縣境

縣在州西百五十五里東西廣長五十三里南北百
十二里東至休寧界五十里西至祁門界二十五里
南至休寧界四十五里北至寧國府太平界五十里
東南到休寧界四十五里西南到祁門界五十里東
北到太平界百五里西北到石埭界八十里

鄉里

其鄉四其里二十會昌鄉在縣西北其里連城嘉祥
歷陽延福蜀里敦義順仁鄉在東北其里古城長寧
懷仁順化新政鄉在東南其里清德明德魚亭東亭

雲巖懷遠鄉在西南其里昇平靖節安寧新城豐樂

戶口

天禧中主戶六千二百一十六口萬七千九百七十
四客戶四百三十三口五百三十七未經界戶萬二
千三百六十五經界九千四十一乾道主戶五千九
百有一客戶一千八百六十八

田畝

田畝舊九萬二千一百三十五畝經界為三十三萬
四千四百三十畝二角五十八步今增十畝塌一百
九十處

租賦

夏稅紬二百二十七匹一丈七尺五寸七分絹二千八百二十七匹二丈五尺八寸二分布六百一十匹六寸一分綿二萬四千二百七十三兩二錢四分小麥五百九十八石一斗一升九合錢二千二貫五百二十三文軍衫布三百四匹二丈一尺秋稅糙米萬三千二百三十五石三斗七升鹽錢五百四十二貫一百三十七文和買紬一千八百七十五匹絹四千六百八十八匹

酒稅

酒以紹興二年所收為額計九千六百七十五貫三百三十六文商稅熙寧十年收一千二百七十九貫五百八十四文今以紹興十三年所收為額計二千一百貫九百七十二文

城社

縣城周二里三百五十步社在西南學在南

官廨

縣廳在城正北主簿廳在其東尉廳在西南省倉常平倉在縣門之內酒務稅務在廳東

鎮場

西武鎮在縣西二十里廂口鎮在西北二十里縣今無西

武只有廂口坊場二處

驛道

臨黔驛在縣城內魚亭驛在縣東三十五里道路東南各通休寧西通祁門北通太平界

山阜

牛泉山在縣北五十七里高九百五十仞東接太平界輿地志云牛泉嶠自山下至頂九里一頓凡有九頓並山為路狹處纔七八寸臨不測之深上嘗風木雖合抱而長不至丈南向乃有之雖盛夏亦須衣襦

頂有水方廣丈許冬夏不增減名牛泉相傳舊無水牛以足跑土成池山上徃徃有古人累石為路處蓋昔徃丹陽郡之道也

武亭山在西南十八里接祁門界高二百仞周五十里有水東流入縣界

魚亭山在縣南三十五里高二百五十仞周三十里水東流入休寧界方輿記云每歲西江魚船至祁門

縣捨舟登陸上此山東水次淹流待船故曰魚亭按

縣舊有四亭八墅魚亭其一也方輿所說似以為停留之亭未知果否

復扶又切山在縣南三十六里高二百六十仞周二十

九里方輿記云山甚孤峻石壁四絕亦謂之五礮二
礮兩邊皆石壇中央有溝繞五六尺許水甚懸迅捫
蘿挽葛時有至者山翠激流為群峯之秀東南水流
入休寧界礮音痕
林歷山又名頂游山在縣西南十里高三百仞周三
十里漢末陳僕山所屯

戢兵山在縣北十五里高百仞周十里舊名石鼓山
有石鼓石人石驢俗傳石鼓鳴即驢鳴人哭而長官
不利後鑿其鼓破之遂不復鳴天寶六年改名戢兵
三姑山一名吉陽山在東北十五里高二百五十仞

周三十里其山三峯輿地志云三姑山多石三年一
遇野火自然燒盡故老相傳號三姑磨云若非磨年
百姓放火輒有雨中峯有瀑布新安記云天將雨此
山先有鼓角之音

靄霞在縣南十里孤峯如削

水源

吉陽水出吉陽山東流至白茆渡入縣界屈曲九十
里經黎陽口合南當水東流三十五里下黃墩村北
流四十五里出歙浦合揚之水通舟船漑田四十四
頃

章水出縣北十八里章山東南流二十七里至縣界
又東南流五里合橫江水溉田十一頃

橫江水出武亭山東南流二十八里合章水入魚亭
口溉田八頃

魚亭水出魚亭山東流二十里至魚亭口合吉陽橫
江水東流入休寧界

牛泉水出牛泉山東南流八十里至魚亭口合吉陽
水溉田三頃

釣灘在縣南十八里亦名潯陽臺相傳李太白游新
安嘗釣於此作詩云磨盡石嶺墨潯陽釣赤魚靄峯

尖似筆堪畫不堪書

古跡

石墨井在縣南十六里方輿記云墨嶺上出石墨土
人採之以書採處成井今為水所淙其井轉深寰宇
記云墨嶺上有石特起十餘丈峯若劔峙有靈鼓潛
發令長每以為候鳴則不利嶺旁竇出石墨可書又

新安圖經歲貢柿心墨木黔之字縣職此之由據寰

有石鼓則是前戢兵山矣又云墨嶺山上有穴中有

墨石軟膩土人取為墨色甚鮮明可以記文字按

今石墨嶺墨極麤爛乃未聞採以書者用以染皂色深而香不假他物也
譙貴谷方輿地志云黔縣北緣嶺行得譙貴谷昔有

人山行七日至一斜穴入穴廓然周三十里土甚平
沃中有十餘家云是秦時離亂入此避地又按邑圖
有潛氏村事已見第一卷

僕城里在林歷山下以陳僕所屯為名俗說每社日
僕則遣人掠酒肉村人苦之遂以社之明日為社至
今猶然

獨毋柴在縣南十五里昔有寡婦死無以葬村人為
覆以薪後人行經其處者皆以一枝草投之迄今不
絕

祠廟

土地廟石將軍廟頂遊廟在縣西橫江廟靄山廟復
山廟在縣南城隍廟戢兵廟五郎廟在縣北石盂廟
在西北祥符經所載今又有吉陽廟在縣東噎潭廟
在東南

道觀

靈虛觀在西南一里舊名洞靈觀崇寧四年九月勅
改

僧寺

廣安寺在會昌鄉嘉祥里舊名永寧寺梁大同元年
建大中祥符元年勅改

新安志卷之五
導孝寺在會昌鄉延福里舊名石盂崇福院唐天復
三年後改

延慶院在新政鄉魚亭里舊名阜口院唐大中三年
建大中祥符四年勅改

子路院在順仁鄉懷仁里唐會昌三年建

霞山院在新政鄉明德里唐大中三年建

精林院在會昌鄉歷陽里唐乾寧五年建

石鼓院在順仁鄉順化里唐會昌五年建

閑居尼寺在縣城內梁大同元年建

縣令

吳茹公者宋黥縣令泰始二年輔國將軍行會稽郡
事孔凱與潯陽內史行江州事鄧琬等謀反琬先遣
新安太守陽伯子及軍主任獻子襲茹公茹公固守
力不敵棄城走伯子等屯據縣城茹公與臺軍主立
敬文李靈賜蕭伯壽等攻圍彌時八月乃克斬伯子
獻子二人首

何思澄字元靜東海郟人梁天監中遷治書侍御史
時始重此選車前依尚書二丞給三騶執盛印青囊
舊事糾官印綬在前故也久之遷秣陵令人兼東宮
通事舍人昭明太子薨出為黥縣令

庾仲容字仲容潁川鄆陵人除尚書左丞生推糾不
直免仲容博學少有盛名頗任氣使酒好危言高論
唯與王籍謝幾卿情好相得二人時亦不調遂相追
誕縱謀飲不復持檢操久之復為詔議參軍出為黟
縣令

薛稷蒲州汾陰人唐文學館學士收之從孫少擢進
士入官後坐法左遷稍轉黟令今有薛公祠廣德二
年所立其文可辨者贄賦平而邑里有革苦窳息而
山谷知謹云稷官至太子少保又有李子稱者汝陽
王璉之孫袁藹者東郡陽夏人皆唐世為令者

汪澣字仲容涇縣人汪氏系本黟歙而宣城相去為
近不知其先於黟歙何別也幼從安定先生質易中
疑義又從王荆公游首傳其經說太學初成選為錄
神宗書其名屏間年四十餘始登第後知黟縣專用
靜治教條可法常摘偽券及築長堤除水害至今為
邑人所紀終大司成顯謨閣待制



新安志卷第六

叙先達



昔者春秋之世楚屈建之信聞於諸侯其大夫誦之
以為晉卿不如楚意楚之賢晉無以當之至建問晉
范會之德於趙武武告以夫子之家事治無隱情於
國無愧辭於鬼神者建退而誦之則晉先賢之風烈
建曾不足以得其萬一逮魯叔孫豹聘於晉則又以
為晉范氏之先僅可謂之世祿而魯有先大夫曰臧
文仲者既沒而言立然後可以謂之不朽由此言之
世之賢者可有既乎是數者不惟其人之差品固若

是亦習於所聞各以其國之賢為足以矜於天下也夫賢之所在人猶以其於己為近而矜之又况善行之發於吾身而令聞之施於吾體者乎榮亦至矣然則進德修業又安可後哉新安自程靈洗以節顯梁陳間唐及五代相繼有人迨聖宋則名臣輩出夫豈惟其土之多賢要當以世論之若梁員外散騎侍郎李禕太常卿胡明星唐中書舍人吳鞏南唐宰相馮延巳勤政殿學士延魯樞密使查文徽國朝尚書郎舒雄太子左贊善大夫呂文膺虞部員外郎方演及近世名卿大夫未得其行狀者皆不敢輕有所附著以存蓋闕之義前世羽林將軍盧元卿刑部郎中程皓則又不知其世謹錄知者見其左

程儀同

程儀同靈洗字元滌海寧人侯景之亂保黠歙以拒景梁元帝授譙州刺史資領本郡太守後助王僧辨鎮防及武帝誅僧辯靈洗率所領來援其夜力戰於石頭西門軍不利遣使招諭久之乃降

按陳書只云軍不利謂靈

洗軍也而南史云武帝軍不利今從陳書

帝深義之授蘭陵太守仍助防

京口及平徐嗣徽有功除南丹陽太守封遂安縣侯後隨周文育西討王琳軍敗為琳所拘尋與侯安都

新寧志卷之六
等逃歸累遷太子左衛率武帝崩王琳前軍東下靈
洗於南陵破之虜其兵士并獲青龍舟餘乘以功授
都督南豫州刺史侯瑱等敗王琳于柵口靈洗乘勝
逐北據有魯山召為左騎將軍天嘉四年周迪重寇
臨川以靈洗為都督自鄱陽別道擊之迪又走山谷
間遷中護軍出為都督郢州刺史廢帝即位進號雲
麾將軍華皎之反遣使招靈洗靈洗斬皎使以狀聞
朝廷深嘉其忠為增守備給鼓吹一部因推心待之
使其子文季領水軍助防時周將元定率步騎二萬
助皎圍靈洗靈洗嬰城固守及皎敗乃出軍躡定定

不獲濟江以其眾降因進克周沔州禽其刺史裴寬
以功改封重安縣公靈洗御下嚴刻士卒有小罪必
以軍法誅之然號令分明與同甘苦眾亦以此附焉
性好播植躬耕稼別水陸所宜刈穫早晚雖老農不
及伎妾無游手竝督以紡績至於散用貨財亦無所
吝卒贈鎮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忠壯配享武帝
廟庭

程都督

程都督文季字少卿幼習騎射多幹畧果決有父風
弱冠從靈洗征討必先登陷陳靈洗與周文育侯安

都等敗於沌口為王琳所執武帝召陷賊諸將子弟厚遇之文季最有禮容深見賞文帝嗣位累遷新安臨海太守尋乘金翅助父鎮郢城華皎平文季父子竝有捍禦之功及靈洗卒文季盡領其眾起為超武將軍仍助防郢州文季性至孝雖軍旅奪禮而毀瘠甚至服闋襲封隨都督章昭達率軍往荊州征梁梁人與周軍多造舟艦置青泥水中昭達遣文季潛道戢往盡焚之又夜入其外城殺傷甚眾既而周兵大出文季僅以身免以功加通直散騎常侍太建五年都督吳明徹北討至秦郡秦郡前江浦通涂水齊人

下大柱為杙柵水中文季前領驍勇拔開其柵明徹率大軍自後至攻秦郡克之又別遣文季圍涇州屠其城進拔盱眙仍隨明徹圍壽陽文季臨事謹飾御下嚴整前後所克城壘率皆迮水為堰土木之功動踰數萬置陳役人必先諸將夜卧早起迄暮不休軍中服其勤幹每戰常為前鋒齊軍深憚之謂為程虎

陳書云程獸南史云程彪皆以唐諱虎字故也

以功除散騎常侍帶新安內

史累遷北徐州刺史加都督後隨明徹北侵軍敗為周所囚授開府儀同三司十一年自周逃歸至渦陽為邊吏所執送長安死于獄是時既與周絕不之知

至德元年後主始知之追贈散騎常侍詔傷其廢絕
降封重安縣侯以子響襲封

吳御史

吳御史少微新安人第進士長安中累至晉陽尉與
武功富嘉謨同官友善先是天下文章以徐庾為宗
氣調益弱獨少微嘉謨屬詞本經學雄邁高雅時人
慕之文體一變稱為吳富體少微撰崇福寺鐘銘嘉
謨作雙龍泉及千燭谷頌尤為作者推重并州長史
張仁亶待以殊禮坐必同榻時魏郡谷倚為太原主
簿亦以文詞著名時號北京三傑中興初吏部侍郎

韋嗣立薦少微嘉謨同時為左右臺監察御史少微
卧病聞嘉謨死慟哭賦詩尋亦卒有文集各五卷谷
倚後客死文章遺失少微子鞏開元中為中書舍人
新舊唐書皆稱少微新安人惟唐御史臺記稱少微
渤海人按祥符圖經亦載少微於歙縣人物中今從
之又舊書文苑傳稱吳富文集
各五卷經籍志三人集各十卷

王校正

王校正希羽歙州人凡稱歙州及新安人之類皆據
所出書錄之得其縣者自書縣
詞藝優博天復元年登第時年七十餘先是昭宗新
平內難聞放新進士詔知貢杜德祥有孤貧屈人宜
以名聞特勅授官故德祥以希羽曹松劉象柯崇鄭

希顏應詔各授校正其制云念爾登科之際當予反
正之年宜降異恩各膺寵命松舒州人學賈司倉為
詩此外無它長時號松啓事為送羊脚狀年亦逾七
十象京兆人崇希顏閩人皆以詩卷及第年六十餘
號五老榜

汪處士

汪處士台符歙州人博學能為文好王霸大畧唐末
見天下方亂乃力耕不出南唐先王輔政移鎮金陵
往上書陳民間九患先王覽之且加條問為宋齊丘
所抑齊丘始字超回台符貽書譙之曰聞足下齊先

聖以立名超亞聖而為字齊丘慙改字子嵩後使人
誘與飲酒夜縛其口沉石城下先王聞而惜之及昇
元中更檢校民田物產以三等定賦又使民輸粟請
鹽罷其科借商旅賣鬻則征之過者則否舟行無力
勝之稅郡縣吏胥降而有限凡數十年民得以小康
皆自台符發之

江南野史
稱處士

台符所為碑或以管驛巡官九江巡
使等冠銜此一時祿仕之賤者故依

舒狀元

舒狀元雅歙縣人幼好學才辭敏瞻南唐時以貢入
金陵吏部侍郎韓熙載好接誘後進苟有才藝必延

新安志卷之六
致之雅以文贄一見如舊與為忘年交在門者凡數十人推雅為晉雅輕黠敏給熙載狎之後王立頗疑北人熙載懼愈肆情坦率家伎百餘人時操獨弦琴使雅執板隨房歌鼓以為笑樂會熙載知貢雅以狀元登第然內外亦無異辭歸朝歷將作監丞太宗於禁中造閣取四庫書數萬卷藏之時秘書監李至因荐雅及杜鎬等入克校理自太平興國中編纂文苑英華淳化中校史記前後漢書至道中脩續通典校定周禮禮記公羊穀梁傳疏及別纂孝經論語正義咸平中校七經疏義雅必預焉累遷職方員外郎咸

平末出守舒州以守職勤恪為稱樂其風土有終焉之志秩滿乞致仕就掌靈仙觀雅嘗慰薦王欽若後欽若為言大中祥符二年直昭文館卒年七十餘弟雄登端拱中進士第官至尚書郎

呂侍郎

呂侍郎文仲字子臧新安人南唐時第進士為大理評事歸朝累遷少府監丞預修太平御覽廣記文苑英華轉著作佐郎太宗聽政之暇日閱經史患顧問闕人太平興國八年始以文仲為侍讀尋又為翰林侍讀賜緋魚寓直御書院立本官班多以日晚召見

出經史令讀或就訪外事時侍書王著書學葛湍亦直禁中文仲以書史著以筆法湍以字學深承顧接至道初上嘗草經史故事三十紙召文仲讀畢因刻石令內侍齎數百本藏江東名山福地道宮佛廟及分賜高逸不仕敦朴有行為州里所稱者真宗咸平二年以楊徽之夏侯嶠及文仲竝為翰林侍讀學士邢昺為侍講學士先是侍講名秩未崇及置此職班秩賜翰林學士祿賜如之設直廬於秘閣侍讀更直侍講長上日給尚食珍膳夜則迭宿日具當直官名於內東門進入召對訪問或至中夕中謝日賜與如

翰林學士受詔集太宗歌詩為三十卷嘗以御史中丞鞠曹南獮氏趙諫獄忽御寶封軒裳姓名七十餘人令窮治皆昔委諫營產買妾者文仲從容奏更請察其為人密籍姓名候荐選對揚之日斥之未晚從之景德中終刑部侍郎集賢院學士文仲富詞學有器韻善應對久居禁近周密詳審嘗使高麗清潔無所求遠人悅之每使至必詢其出處時呂端呂祐之亦嘗為使三人皆寬厚文雅國主王治嘗對使者劉式語及中國用人必應以族望如唐之崔盧李鄭者式言惟賢是用不拘族姓治曰何姓呂者多君子也

後以其子士永為奉禮郎姪孫從政同學究出身兄
孫湊

大魏太尉

大魏太尉羽字垂天婺源人唐鄭公之後真宗名臣傳云羽自言鄭公十四世孫按陳無己作魏嘉州銘稱司徒謩之子別居歙之婺源其後四世而至羽然則羽乃鄭公十世孫耳初仕江南為昭文館校書郎出為雄遠軍判官今太平州是也王師渡江道出城下羽歸歎轅門太祖聞而嘉之特拜太子中舍命知興州尋知京兆府屬河間守將以征賦權酷之入盜為已用遺羽覆寶碁年得羨餘以億計因言本州錄事參軍郭震十

年未代河間令崔能前為即墨未滿歲而移遷調之司頗未均一太宗以其敢言詔加褒轉後為戶部郎中上疏願省三司職官之半可以責成仍條利病二十事下有司議皆以為便遷鹽鐵最上案判官立位為三司判官之晉上以唐世尚臺閣目卿監為冗官欲復古優其選擇諸曹正即有才望者竝補少卿監以羽為秘書少監嘗請簿許王府僚吏之過乞依唐置封駁司命大臣領之事皆見從上稱其有心計通明吏道真宗即位歷禮部侍郎卒年五十八以其長子玠為奉禮郎玠卒羽妻自陳家貧無祿錄其子校

書即瓘為奉禮郎後贈羽太尉羽強力善處繁劇在三司出入十八年習知財賦之事

查秘監

查秘監陶字大鈞休寧人世仕南唐祖文徽工部尚書陶明習法令仕為常州錄事參軍歸朝太祖命大理試以律學除本寺丞累轉侍御史權判大理寺咸平五年遷秘書少監復判大理先是中書以朱搏議法不當請用陶真宗曰比聞陶亦深文宰相言當今習熟法令少如陶比者遂可之楊億知審刑院陶屢攻其失遂命代億仍賜金紫卒年五十景德二年以

其子前崑山尉慶之為太常寺太祝

張度支

張度支諤字昌言歙縣人能詩有吏才仕江南為秘書丞通判鄂州王師南下與州將許昌裔叶謀歸欵太祖召見勞問賜賚甚厚授右贊善大夫蜀平選知閬州太平興國中就除西川轉運使先是中土罕習舟船諤以其軍分隸諸州自是無覆舟之患後以三司度支判官出為荆湖江浙等道制置茶鹽副使以子秉故累贈太子太傅

許司封

許司封逖字景山歙縣人

題名碑言許逖初門人而安定先生為許俞作傳言

歙縣人今從歐陽公所

所作行狀言歙州唐睢陽太守遠五世孫曾祖儒

不義朱梁自雍州入于江南終身不出祖稠仕江南

參德化主軍事父規嘗羈旅宣歙間

歐陽公言逖世家歙州而許氏

家譜乃云規嘗羈旅宣歙間豈是時僑居之日尚淺故云爾耶聞旁舍呻呼就之曰

我某郡人也察君長者且死願以骸骨屬君因指橐

中黃金十斤曰以是交長者規許諾敬負其骨千里

并黃金置死者家大驚愧之因請獻金如亡兒言以

為許君壽規不顧竟去聞者益以為長者以子故贈

大理評事逖少仕江南為監察御史李氏國除以族

北遷獻其文得召試為汲縣尉冠氏主簿二歲縣民

七百人詣京師願得以為令遷校書郎知縣事數上

書太宗論北邊事時趙普為相四方奏疏不可其意

者悉投二甕中甕滿輒出而焚之獨稱逖為能曰其

言多與我合後以太常卿知鼎州州雜蠻蜚喜攻劫

少年百餘人私自為名號夜出掠逖至皆亡入他境約

候逖去乃還遷國子博士奉使兩浙江南言茶鹽利

害省州縣之役皆稱旨出知興元府府有山河堰舊

溉田四萬餘頃世傳漢蕭何所為乃躬治木石大修

之堰成歲大豐得嘉禾十二以獻遷主客員外郎京

西轉運使徙荆湖南路地南接谿洞諸蠻歲出為州
縣患逖召其酋諭以禍福迄三歲不以蠻事聞及滿
來朝真宗面稱其能會有司言荆南久不治以度支
員外郎選知府事府轄北路兵馬於荆湖為大府故
常用大官至逖以材選員外自逖始明年遷司封賜
金紫徙揚州州居南方之會仕官於南與死而無歸
者家多寓焉子弟恃法得贖出入閭巷為不法至破
家逖捕其甚者笞之曰此非吏法乃吾代若父兄教
也子弟愧悔稍就學問為善人風俗大化還在道卒
逖慷慨能自立於時事母及兄遂以孝謹聞常戒其

妻事嫂如姑未嘗敢先其兄食衣雖弊兄不易衣不
敢易初違命侯遣其弟朝京師逖友金惟岳當從以
家屬託逖惟岳果留不返逖善撫其家為嫁其女數
人李氏國亡逖乃載其家北歸以還惟岳蔡君謨為
傳云金惟岳以文詞名江南迥與之善惟岳常從後
主弟朝京師俱留不遣金陵平迥奉惟岳之族歸汴
即謂此也至迥為惟岳歷官四十年不問家事好學
取其子自見迥事中
喜孫吳兵法初在江南數上書言事得校書郎遂遷
侍御史王師圍金陵李氏大將李雄擁兵數萬留上
江陰持兩端李氏患之以謂非逖不能召雄逖走上
江以語動之雄即聽命已而李氏以蠟書止雄於溧

水逖曰此非柵兵之地留之必敗乃戒雄曰兵來勿動待我一夕吾當入白與公兵俱入城逖去王師挑之雄輒出戰果敗死逖至收其餘卒千人而去以子贈至工部侍郎五子恂恢怡元平恂黃州錄事參軍恢虞部員外郎怡太子中舍簽押淮南節度判官廳公事元最顯平字秉之與兄元相友愛稱天下少卓犖不羈善辯說亦與元俱以智畧為當世大人所器寶元中朝廷開方畧之選以招異能陝西大帥范文正公鄭文肅公皆以平所為書薦召試為太廟齋郎調海陵主簿多薦其有大才可試以事者平亦慷慨

自許欲有所為未及用嘉祐中卒年五十七子瓌璋琦琳璋真州司戶叅軍琦太廟齋郎自恂至平皆孝友如其先人故士大夫論孝友者歸許氏

許丞旨

許丞旨迥字光遠逖之弟南唐時士以權利輿服相夸迥獨好擊劔負氣以貧事母不少屈王師伐金陵逖為光慶殿使分護北城迥以光慶殿承旨從攻益急矢集如雨逖被重傷戒迥曰我將死主矣汝歸慰吾親迥以身蔽逖逖罵曰君親忠孝我與汝均有不

可乎迥乃去及逖歸朝為冠氏令部役築魏城賊李

潛者號強桀所過標掠入寇氏問令在否曰令魏城
下獨其弟迥在耳潛曰吾固聞許迥之為人即領徒
去迥兄弟既載金惟岳之族於京師惟岳有子先因
亂失所之後聞淝水鉅盜李某俘以為己子李日殺
奪道上州縣莫能禁惟岳泣謂迥曰吾且死誰當收
之唯公為能出吾子迥時在魏徑之淝水將至盜二
人遮刺之迥曰李氏若英雄欲殺義士者無所事刃
盜驚止迥前泣謂曰汝所俘者吾兄弟子也吾聞義
者哀人之急而勇者明己以信汝豈効草間無知輩
耶盜迎舍迥厚飲食之還金氏子當是時迥以節勇

聞河北大官屢欲薦之於朝迥曰寧能浮游江淮不
能就刀尺間以活竟終淮上年五十八迥及二兄皆
孝友王荆公稱之以為迥事母如逖之孝事兄如逖
之為弟蓋慷慨有大意者子會為進士方壯時亦慨
然好議天下事後為太廟齋郎

謝諫議

謝諫議泌字宗源歙縣人自言晉太傅安二十七世
孫少好學有志操賈黃中一見竒之謂人曰此子材
器不群異日當顯名於時登進士第知龍州青川綿
州彰明縣三遷殿中丞代還獻所著文二十篇古今

類要三十卷召試中書以本官直史館賜緋時言事者衆詔閣門非涉僥望乃許受泌抗疏陳其不可又乞依唐分經史子集為四庫人掌其一太宗嘉之遂以泌兼知集庫淳化中王禹偁請群官謁宰相須朝罷於政事堂樞密使於都堂皆同時接見以防請託泌以為若此是疑大臣以私也夫以萬機屬任輔臣非接見賓客何以究知外事若止都堂候見而咨之曾無解衣之暇古人云疑則勿用用則勿疑設若杜公堂謁見之禮豈無私室塞相府請託之漸豈無他徑上覽疏嘉嘆從之仍以疏送史館會修正殿泌以

為不當施采繪亟命代以丹堊且獎其忠蓋拜左司諫賜金紫并賜錢三十萬嘗對便殿上稱其狂直敢言泌奏曰陛下從諫如流故臣得以自竭昔唐末有孟昌圖者朝上諫疏暮不知所在詩人鄭谷為詩閔之前代如此安得不亂上動容久之後為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上元觀燈特預召自是為例未幾為三司鹽鐵副使時外舅魏羽為使以親嫌換度支副使真宗即位改主客郎中知魏州在郡上疏以為致太平無出姚崇所獻明皇十事臣記雍熙末年趙普嘗以此獻先帝深以為然俄命普入相尋普病

北狄擾邊未及施行今北狄已息繼遷請命正是行此十事就太平之日至於省不急之務削煩苛之政不用小人不與奔競之流以官爵開直言之路此皆致太平之術陛下十行其八九矣又繼遷小有不恭不足深責平城之事至弱也漢祖行之以安天下近代石晋用景延廣之言以絕和致天下橫流豈得為強聞虜所貪嗜者禽色利欲漢祖明皇所用之計正可以弭虜心又自古輔佐聖明建萬世之基立不拔之策者未有不由宿舊大臣未聞市井之徒塵走之吏能為之也願陛下察此則纖人不敢萌心大賢得

以畢力矣疏奏上頗嘉嘆後知福州代還民刻石于所經之橋名曰去思泌名知人少許可平生薦士曾不過數人後皆至卿相每欲發薦牘必設几案置章其上墜闕再拜曰老臣欲為陛下得一人王文正公旦即其所薦也知襄州日鄧城令張逸有善政縣去州十餘里泌暇日乘小車從數吏渡漢水至鄧城界以觀風謠或載酒邀逸野飲吟嘯終日而去薦逸官至樞密直學士為時名臣西祀還授泌右諫議大夫判吏部銓盥沐巾褐端坐而終身不歌側時年六十三歸葬鄉里錄其子衍為太常寺奉禮郎衍為將作

監主簿

張密學

張密學秉字孟節太平興國中試進士儀狀豐麗屬詞敏速美書翰太宗嘉之擢置第二出入中外累歷要職為度支員外郎知制誥同判吏部流內銓唐故事晉曹罕兼制多退為行內諸曹遷晉曹自此始後知河陽澶滑二州真宗北巡迎謁境上俾預從官侍食駕還召歸東封詔與知制誥王曾訪問所過耆老送閣門引見并具州縣繫囚所犯聞奏祀汾陰為留守判官時向敏中以尚書為留守秉出入與之聯騎

少所撓抑時議以為非後以樞密直學士再知并州將行上作五言賜之卒年五十六錄其二子適逖竝為大理評事秉好潔輿服飾飲膳以詫賓客家貧質衣以給其費人頗譏之

小魏太尉

小魏太尉瓘字用之以蔭補校書郎為開封府倉曹叅軍會上元與內侍督作燈山而內侍誅索擾人瓘密以狀聞詔為杖內侍於省中監襄邑稅門人魏綱上章詆天書流海島瓘亦坐停官後知衡山縣衡山祠旁舊禁採伐而寺僧倚中貴人輒犯禁無敢問瓘

捕送於州州將依違不為決瓘疏不已卒抵以罪歷
提點廣西刑獄轉運使溪洞婦人緣逋責沒邕州為
庸使者二千餘人悉還之劉鋹時舟船皆計口有稅
而雷化廉高竇五州獨未除瓘為除其稅罷柳州無
名之役四百人後以太常少卿知廣州廣素無城為
築城環之又䟽江東門鑿東西澳為水閘及儂智高
入寇圍廣州五十日不能下朝廷以為功時瓘方知
越州特遷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使復知廣州給禁
卒五十得便宜從事代還糾察在京刑獄時議開六
塔河而塞商湖北流瓘往視之以為不可其後決河

卒不可塞而德博之民大罹昏墊五溪蠻叛除龍圖
閣直學士知荆南朝廷方議征討瓘以為五溪之險
師行鳥道而諸將貪功生事非國家之利條三策招
安為上守禦次之攻守為失不報後卒招安之以吏
部侍郎致仕卒贈太尉年七十一子縝縝絳紘紳純
綱綸紀紹綽綸以才擢守吉州紹字承之以父任為
將作監主簿嘗知虞城縣禁蒲博而盜止留守下其
法管當合流鎮歲大饑度請報不及事乃先發廩後
以聞旁近賴之通判絳州行州事新廟學具師徒士
故沈浮俗間檄縣諭出之講試以時紹與其屬過焉

後以右朝散郎知嘉州自唐開元獻荔子而近世樂
用朱桑所產久益微不給求而刑者衆嘉祐中有賢
守哀之作二詩刻石以諷紹將行貴要多求者摹其
石詩以報黜賈奪人鹽井更數守訟不決紹刑而還
之為人孝友和審不受私居無子弟過出有吏能常
有勞再登格而賞不及亦不自言紹聖初卒子汶

查賢良

查賢良道字湛然與陶同祖父元方以蔭歷殿中侍
御史太祖平江表元方隨李煜納款為滑州掌書記
道器量弘偉趣尚平淡至性慈孝動遵禮法在滑州

母病綿惛調進藥劑經旬不解帶母思鱖魚方冬市
無有道泣禱於河鑿冰解衣取之得鱖尺餘以饋母
疾尋愈居喪絕酒肉盛寒布衣徒跣杖而後能起太
宗遣使採訪川峽知州通判能否多不稱者唯李虛
已薛顏邵曄及道等七人被詔獎諭咸平四年擢賢
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對策對一移左正言直史館京
東漕運使真宗喜談經嘗命馮元講易謂曰朕不欲
煩近臣久立欲於齊亭閣選純孝之士數人止如同
人便裘頂帽橫經竝坐暇則薦茗果盡笑論削去進
說之儀遇疲則罷元薦道及李虛已李行簡三人虛

已母喪明醫者曰浮翳泊睛能舌舐千日者可勿藥
自愈虛已舐之二年遂復明行簡父患癰痛楚行簡
吮之敗膏不唾于地父疾亦愈上立召之日令陪侍
喜曰朕得朋矣將祀汾陰命道權判留司尚書都三
館道求扈從以杜鎬代之天禧二年以龍圖閣待制
知魏州卒年六十二道為人輕財重義初就試貧不
能上道親舊歛錢三萬遺之道出滑州過父友呂翁
家翁喪無以葬母兄將鬻女以辦喪事道傾橐悉與
之且為嫁其女是歲罷試時人以此郭代公又有同
僚死女為人婢道贖之以嫁士族在官雖俸入豐厚

分給宗族孤寡為畢嫁娶者十餘家以是常匱乏所
至務寬恕胥吏有過未嘗笞罰民有訟逋負者或出
已錢償之嘗出案部路旁有佳棗從者摘以獻道即
計直挂錢於木有文集牋表行於世安定先生孝行
錄稱詣黃河禱
祝垂釣獲魚而范蜀公蒙求及玉壺清話皆言鑿水
得之今從蜀公說又安定稱字真之蜀公兩處皆言
字湛
然云

俞待制

俞待制獻可字昌年歙縣人其先居河間晉永嘉之
亂徙新安端拱初登第歷歸州軍事推官權領州事
會李順反川峽官吏多有棄城城中老幼亦亡去獻

可料州兵屯沿江柵以遏奔者不能禁得亡命二人
斬以徇衆乃定後以御史中丞王嗣宗薦為監察御
史建言天下所上瑞物不在圖牒者毋得以聞歷提
點廣西刑獄初撫水蠻數內寇獻可以為前守吏姑
息之過請發兵窮討之丁母憂特起為轉運使卒平
定之為立互市築塞以扼其險自是蠻人不復犯邊
推功官屬未嘗自言仁宗時擢龍圖閣待制權吏部
流內銓子希甫希孟皆登第希甫終和州推官希孟
皇祐中殿中侍御史希孟孫正圖復登政和五年第
云

俞侍郎

俞侍郎獻卿字諫臣獻可之弟始學師友其兄疆力
敏給以儒術自任後遂相繼成進士名聞當世調芍
陂尉仁廟諸臣傳云安豐尉而臨事明察善鈎人情
推顯至於隱以故盜不敢發發又輒得有僧積財甚
厚其徒有告其出遊者獻卿揣其有姦曰吾與而師
善不告而去何也告者色動因執之得其所瘞尸一
縣大驚調昭州軍事推官陳進亂嶺南轉運使以象
州守懦不任事檄獻卿往護之及至守已謀棄城遂
止之教堅壁治兵守得免誅賊亦不至部昭民往輸

新安志卷之六
之粟及事平議留昭民伐山林以治官府獻卿曰役
病矣不可示信請期三日許之民知不久役皆勸功
趣事事如其素初昭州積錢巨萬獻卿盡用以糴穀
至是賴以供軍陳進平上功第一仁宗即位轉侍御
史為三司鹽鐵判官上言天下穀帛日益耗物價日
益高民力安得不屈今稻苗未生而和糴桑葉未吐
而和買轉運使務刻剝以增其數歲益一歲又非時
調率營造一出於民是以物價積高而民積困也嘗
以景德中西戎內附北虜通好最盛之時一歲之用
較之天禧五年官吏要冗財用羸縮色役多寡釋道

增減其利害較然可知况自天禧已來自侈一日又
甚於前夫卮不盈者漏在下木不茂者蠹在內陛下
宜知其有損於彼又鑒其無益於此與公卿大臣朝
夕圖議而極之則天下幸甚上納其言為罷諸宮觀
清衛兵省浮屠老子祠醮及佗無名之費以巨萬計
淮浙鹽歲耗十三萬尚書經費不足命往視之至則
條廢舊弊以新法從事吏盡償所負又增五百萬石
會兄為鹽鐵副使乃徙開封府判官時陝西兵食不
足方擇轉運使宰相數進擬無合意者因言獻卿天
子識其名曰是前使淮南者可其奏至部三日得半

年之儲終歲餘二年食雖一切方畧然民不以為病
涇原塞外武延川本羗地諸將欲為己名請築堡鑿
壕獻卿奏以為不可許未幾寇果至殺掠將士塞所
鑿壕而去徙京西因入對言將帥范仲淹明鎬可大
用及條上邊策甚備後以集賢院學士知杭州嘗因
暴風江湖溢決隄勢不可禦獻卿大發卒鑿西山石
作隄數十里民便之賜書褒諭元昊叛西邊大擾獻
卿時知宣州詔問所欲施行條上十餘事朝廷稱其
知時務晚以工部侍郎告老轉刑部致仕獻卿為人
高明剛嚴論議立規矩似不能容物至持獄平易不

妄有所輕重其在京西錢丞相為許州厚賓客之奉
歲費千萬執政素不悅且疑其有私會獻卿奏事至
京師因開端問之獻卿對無他世以為長者卒年七
十六子希楚司門員外郎希元進士及第早卒希及
虞部員外郎希旦登第終朝議大夫而希楚子叔良
獻卿族孫師錫師錫弟之子舜凱皆登第師錫官朝
奉大夫凡俞氏登第者十人顯者甚多

洪比部

洪比部湛字惟清休寧人世仕江表湛幼好學十歲
能屬文未冠錄所著十卷號齠年集以進士有聲於

時雍熙二年廷試見黜真宗既賜進士梁顥以下百七十九人第翌日詔殿前不合格及南省不奏名進士內文采可取者令再試帝復御崇政殿內出廷燎賦淡交如水詩得湛以下七十六人竝賜及第以姓名附本等湛以文采適麗特升第三人後以右拾遺直史館賜緋坐與宋沆等上書忤旨落職知容州累遷比部員外郎移知柳舒二州咸平二年召試皇帝孝德頌詔復歸館判三司都磨勘司知制誥同知貢又修起居注坐知貢日受賄除名流儋州移惠州道卒年四十一詔以子幼給錢一萬官為護喪歸後以

為例仁宗諸臣傳云任懿以銀二百五十兩賂王欽陝西還而獄已具官收湛賦家無所有更云湛使乃以所假梁顥白金器輸官人多寬之湛美風貌俊辯有財幹方議修綏州宰執向敏中馮拯贊成之而呂蒙正王旦以為不便使湛馳驛相視條奏七利二害卒修之凡五使西北採訪邊事上甚眷待有意擢任之預曲宴賦詩深被賞激有集十五卷

聶內翰

聶內翰冠卿字長孺歙縣人冠卿傳云師道葬歙州傳師道家世在歙但沒於揚州自揚州歸葬耳七世祖師道楊行密版奏號問政先生鴻臚卿父致堯登咸平三年第贈禮部尚

書冠卿登第為連州軍事推官秩滿以文謁翰林學士楊億大器賞之於是大臣交薦召試學士院入館閣校勘仁宗時累歷中外遷工部郎中景祐中李照改定大樂引冠卿為檢討雅樂制度故實官別詔與馮元宋祁修撰樂書為景祐廣樂記又以警嚴一奏曲不應再用乃製奉禋歌以備三疊詔冠卿及照造辭以配聲下本局歌之是年郊祀遂用焉冠卿特遷刑部郎中直集賢院後為賀契丹生辰使虜主謂冠卿曰君家先世奉道子孫固有昌者嘗觀所著蘄春集歌詩極清麗因自擊毬縱酒命冠卿賦詩康定二

年入翰林為學士丁母憂起復兼判昭文館未幾兼侍讀學士冠卿每進讀左氏春秋必引尊王黜霸之義以諷一日墜笏既退上顧問內侍曰冠卿清羸如是何也對以居喪毀戚所致乃出禁中湯劑賜之因告歸營葬至揚州卒詔以其弟太常博士世卿通判宣州後又以宋卿為校書郎冠卿嗜學手未嘗釋卷有蘄春集十卷河東集三十卷子友仲平仲儀仲文仲公仲慶曆二年友仲以正字升親民任使平仲文仲竝以太廟室長升正字儀仲熙寧中虞部員外郎通判衛州四年十二月判大名府韓琦言王拱城危

急儀仲抱疾馳赴總徒修築因此病亡特賜絹百疋
文仲子循矩登元豐中第世卿天聖中進士皇祐中
為職方員外郎知萊州會通判井淵為盜所虜御史
以為言世卿坐降知信陽軍後終太常少卿子武仲
南仲微仲恭仲武仲登皇祐中第

許待制

許待制元字子春世以孝謹稱鄉里父亡一子當官
兄弟相遜久之曰吾弟才後必庇吾宗乃以元補郊
社齋郎魏泰東軒筆錄云王章惠公隨知揚州許元
以士子上謁自陳唐許遠之後章惠率同僚
上表薦其忠烈之家乞朝廷推恩通判以下皆不從
章惠遂獨狀薦之朝廷以為郊社齋郎而歐陽公為

元銘誌稱得父官故從之徙廣陵力耕以養母歷泰州軍事推官
戍軍千人自海上亡歸州守聞變不知所為誥其所
以來三人前對元叱左右執之曰惑眾者此爾其餘
何罪勞其徒而遣之遷鎮東軍節度推官知丹陽縣
縣東練湖決水一寸為漕渠一尺故法盜決湖者罪
比殺人會歲大旱元請借湖水溉民田不待報決之
守遣吏按問元曰便民罪令可也竟不能詰所溉萬
餘頃歲乃大豐再遷太子中舍監揚州博鹽和糴倉
知如臯縣所至民愛思之為吏喜修廢壞其術長於
治財自元吳叛河西兵出久無功天下勞弊三司使

薦元材命主權貨元言先時賈人入粟塞下京師錢
不足以償故錢償愈不足則粟入愈少而價愈高是
謂內外俱困請高塞下之粟下南鹽以償之使東南
去滯積而西北之粟盈此輕重之術也行之果便是
時京師粟少而江淮歲漕不給大臣以為憂叅知政
事范仲淹謂元獨可辦乃以為江淮兩浙荆湖發運
判官至則治千艘浮江而上所過州縣留三月食其
餘悉發而州縣之廩~~遠~~近以次相補不數月京師足
食乃考故事明約信令發歛轉徙至於風波遠近遲
速賞罰皆有法凡江湖數千里外談笑治之不擾而

用以足先是官造船多虛破釘鞠已入木不可稱盤
乃取新船焚之火過得其釘鞠之數校所破纔十之
一自是立為定額其處事精密如此初以殿中丞為
判官已而為副為使每歲終會計來朝上必加恩禮
再遷尚書金部員外郎數求解職上謂輔臣曰發運
使總六路州軍八十有一其財貨調用弊帛菽粟歲
千百萬宜得人久任今元累章求解朕思之不若獎
勵以盡其材賜進士出身除侍御史遷工部郎中天
章閣待制凡在職十三年乞郡至八九乃以知揚州
歲餘徙越州泰州嘉祐二年卒年六十九先巡江淮

歲漕京師者常六百萬石其後十餘歲歲益不克至
元為之歲必六百萬而常餘百萬以備非常逮去職
有勸元進為羨餘者元曰吾豈聚斂者哉為人善談
論與人交久而益篤居家孝友所得俸祿分給宗族
無親疎之異子宗旦揚子縣主簿宗孟守將作監主
簿

許長官

許長官俞字堯言父遂善事母里母勵其子輒曰汝
獨不慙許伯通乎祥符中封泰山加恩群臣仲父逖
當遷以讓遂乃以遂為將作監主簿俞風貌魁傑襟

局峻整尚節槩不妄交游下筆立言慨然有濟世意
逖器之曰吾家千里駒也少喪母事父以孝謹聞所
欲雖千里必致後以貢如京師安輿扶持僦居都下
俞與妻子同糲糲晨夕進饌必珍厚公卿聞者率俸
佐之父年垂八十謂俞曰覩汝登科吾沒無憾矣祥
符七年果登第授涪陽從事歸有日父疾篤俞晝夜
供侍澣濯必親或問之俞言澣濯於家人之手慮其
厭也居喪毀幾滅性家貧假貸終大事或歷父所經
由涕泣永日嘗寄泊揚州通津佛舍方春閉室靜坐
未嘗出偶過琅山別院馬上忽泣下僕問其故曰我

父嘗寄處此也士流伏其孝服滿詔超資授揚州從事嘗知大冶縣縣人至今稱之二子均均為進士

呂状元

呂状元溱字濟叔曾祖裕贈兵部尚書祖文膺官至太子左贊善大夫父士元字佐堯咸平二年擢明經為醴陵尉歷彭原四會太和隴城縣令為人剛介有節長於為政醴陵太和皆大邑民喜鬪訟往往因事中吏以法吏多不免士元日與長吏爭曲直下為邑民伺候終無毫髮過失可得民卒愛思之四會近海俗雜蠻夷士元尤知其人利害事所經決後有欲輒

改更者民必自言於庭曰此呂君所決豈可動耶後人亦莫能改也入仕三十餘年以一縣令之祿衣食其族四十餘口雖薄而必均生淵溱淙淇淵登進士第嘗為秘書丞溱景祐五年試進士為第一授將作監丞康定中獻其所業召試學士院賦及詩三入上等除著作郎中直集賢院至和中以翰林侍讀學士知徐州當辭特命於資善堂賜宴以餞之仍詔自今由經筵出者以為例時蔡襄韓絳皆相繼出守而歐陽脩賈黯亦求郡知制誥劉敞疏論邪正進退之分正臣常難進而易退邪臣反是呂溱蔡襄歐陽脩賈

黜韓絳皆有直質無流心議論不阿有益當世誠不
宜許其外補使四方有以窺朝廷啓姦幸之心而殿
中侍御史趙抃亦上言近日正人賢士紛紛引去憂
國之士為之寒心上悟頗留脩等奏嘉祐三年知和
州坐言者奪職分司南京熙寧初擢為樞密直學士
給事中卒神宗手詔曰呂溱立朝最孤知事君之節
絕跡權貴故中廢十數年無人肯為達之者朕近擢
領要務頗著風績今忽淪亡甚可嗟悼又溱家貧一
子幼駭可令常賻外量與優給及一行葬事官為辦
集庶示將來以勵臣節贈禮部侍郎溱為人喜自貴

重知杭州日接賓客不過數語時人目為七字舍人
開敏善議論一時名人多推許之

孫工部

孫工部抗字和叔黟縣人其先棄廣陵以避孫儒之
亂抗少孤力學寄食浮屠山中步行借書數百里升
樓誦之而去其階數年具衆經遂博極群書為文操
筆數百千言始同學究出身歷官後登進士甲科知
潯州當是時人未趨學抗改作廟學召吏民子弟秀
者親據按講說勸誘以文藝未幾旁州士皆來學學
者由此遂多以選通判耀州兵士有訟財而不直者

安撫使以為直抗爭之不得乃奏決於大理大理以
抗所爭為是用其議編於勅慶歷二年擢監察御史
裏行奏彈狄青不當沮敗劉滄永洛城事久因日食
言陰盛以後宮為戒仁宗大獵於城南衛士不及整
而歸以夜明日將復出有雉墮於殿中抗奏䟽即是
夜有詔止獵蠻唐和寇湖南以抗按撫奏事不合因
自劾乃知復州後稍遷都官員外郎提點江南西路
刑獄有言常平歲凶當稍貴其粟以利糴本者抗言
此非常平本意也詔又從之儂智高反抗即出兵二
千於嶺以助英韶會除廣西轉運使馳至所部而智

高方煽上遣大臣部諸將兵數萬擊之方時搶擾抗
驅散亡吏民轉芻米又以餘力督守吏治城修械屬
州多全而師飽以有功勞遷司封初抗請斬大將之
比者發騎軍討賊及後賊所以破滅皆如其策卒年
五十六官至工部郎中抗為州務整齊大體濶畧細
故與賓客談說絃歌飲酒往往終日而罷聽用僚屬
盡其力事以不廢在御史言事計曲直利害如何不
顧望大臣以此無助自少為文以類集之為百卷子
適邈廸适構適從王荆公遊年十四議論著書已驚
人登第後終永州軍事推官邈嘗為縣令荆公亦稱

新安志卷之六
其好學能文自迪以下及孫畧皆登進士第

新安志卷之六 終

新安志卷第七

王提刑

王提刑汝舟字公濟婺源人生三歲而孤不好戲弄
纔冠登第性豁達以風節自喜所不合不肯降色詞
知舒城縣熙寧中歲荐饑推行荒政甚悉所全活不
可勝計後知南劔州時沙縣獲強盜十三人已殺其
魁餘十二人皆當死汝舟閱牘得捕盜官利賞增入
其贓之狀三日而決皆免死以治行第一除知建州
後又知虔州汝舟才力明爽治無劇易以惠利為本
摧伏豪強貧弱得職以故所至人安之三州訟者好



傳律為詞若不可破汝舟徐以恩義曉譬皆意折而去哲宗擢為京東轉運判官奏對言厚風俗莫先於教養願詔長吏每月臨視學校教授當限年革少年新進及本貫人為之者又吏貪暴者殆出於天資今雖以此抵罪纔暮即叙願永不令為親民之官又言人戶典賣推割不即併歸一戶官司失察遂為詭名久益難曉故賦稅積欠者多臣嘗三為縣令每因造二稅簿即比對五等丁稅儻戶眼有多寡不同者以所剩戶數令人戶自管并令鄉書手照對收併一處供輸遂無挂欠亦省簿書之費願詔監司檢察若簿

書整齊則無積欠之弊有補國計又請立法委監司視縣劇易令能否使易地因立法取願狀連書奏裁監司涉私者以為制論自京東移河北韓忠彥由北京入相汝舟欲漸還里託求江西忠彥至中書為言執政皆以為下遷不可忠彥曰王某以退為進也朝旨降樣市北珠奏言真宗時詔益州市錦六千疋知州趙稹止市千匹至天聖中仁宗因稹奏對獎其恤民臣元符初在京東准省符市錦未幾移河北又拋買北珠一珠之直至九十四千陛下即位之初聖政一新錦與珠如不可罷猶願詔有司損其數以留難

得之錢少助經費疏奏即日有旨罷之又言河北小鹽產深冀邢趙洺霸所出甚微自元符二年令客人就所住州縣召保給據往買有往復阻節之勞以故多私買而諸場停積不售願只令就場召保又解池經水患未復請權以河北見積大小鹽通入陝西賣之自江西徙夔州路提點刑獄告老而歸歷官十七任餘五十年未嘗有夫閒居閱六歲安卧而逝年七十九汝舟內行修事祖父母孝繼祖母胡氏沒季父持喪百日而卒汝舟時守南劍上言諸父無在者臣以適孫乞解官接服以終三年下禮官議詔特聽之

因著為令始筮仕南豐曾鞏贈以詩曰身役簿書雖擾擾力窮文史尚桓桓李清臣嘗勸習大科不願晚號雲溪翁有文百卷手所校書萬餘卷

汪宣德

汪宣德汲字子遷績溪人年二十登嘉祐中進士第嘗為慈溪令德門鄉河塞數十年為疏導溉廢用數千頃民歌且祠之以太平州推官鞫贊善大夫陳知規獄方暑繫者百餘多病疾汲解釋浣浴飲食之訊得其情知規復官繫者出為佛齋以報性潔廉與物無忤而政稱疆明卒於元豐中子奕字公偉時方復

詞賦取士奕尚少西試大學即為其第三人與弟襄
相繼登第友愛尤篤為東流令有書生以妄言繫獄
憲使欲寘之極典奕以為狂疾奏上果貸死使者以
書謝曰微君吾幾陷失入襄字公弼少從兄遊上庠
商河常瓌號知名見之驚喜與定交仕為南陵主簿
太守翟汝文引為兵曹薦其文史足用詞有古風書
遺朝士言不喜為宣城守而喜識汪主簿始襄在太
學有詔擇內舍生為使臣學教諭以教諸小內侍大
司成汪澥以襄名聞時梁師成為提領方貴寵見襄
頗禮憚會襄以內舍三試不中當退舍師成從容言

於上有旨特免襄自陳願得退舍不即以襄故亂學
校法上使小內侍從襄學者押赴內舍竟不就及登
第後師成欲薦以為館職襄自言處學校久方欲試
吏州縣不願在冊府師成覺其有嫌遠意寢怒語人
曰彼耆儒也詎敢浼之至是秩將滿有內侍為走馬
承受過縣劾不時賑濟令佐皆停官被鞫或言師成
有力焉後改宣教即押白金詣虜帳用虜中權衡虧
其半酋怒甚同行皆股栗襄徐辯竟得直嘗作弔陶
朱西子賦興寄高遠而奕子安世襄子安行皆復登
第安世資端厚教後進有法官不遂卒安行篤行義

能官今為金華宰

洪尚書

洪尚書中孚字思誠比部湛之從孫十四晉鄉貢避前達處第二方在太學神宗已聞其名且為內翰蘇公所獎登第試校書郎黃岡尉盜張韜以三百擾境上久不獲中孚單馬出境追及發三矢連斃之元祐中為成都縣主簿雕門蠻叛帥以屬中孚即日度笮橋呼酋長慰撫令自歸人謂膽大於身改秩後多所更歷崇寧初召對擢提舉河東常平歲省大農費億萬增秩改轉運判官除直龍圖閣升副使賜三品服

熙河新邊乏用以金五千萬為助上喜謂得劉晏移漕熙河蘭湟路進集英殿修撰興鼓鑄榷酤市易博糴安西米募蕃部弓箭手輦致新邊裕如湟鄯廓皆極邊行路苦剝剝創烽火臺置郵傳屯要害處以閑田給候人使自耕又請河東戍卒代蘭州坐團者給鎧仗使遇賊得自擊置通川通津堡以扼其喉後召為戶部侍郎時方受八寶禮賜如南郊有司告之中孚未至三十里中使促入都堂議中孚命吏奏辨吏惕息不敢書雖尚書亦然乃獨奏果無乏事吏畏其聰明思有以中之白開封吏庇鄭伸逋負不追者中

孚曰后父之外別有鄭伸耶吏戰栗語塞夏入齋寶
貨來售中孚坐驛呼使前不可曰我雖微亦使人也
遣驛謂之曰爾以貨來直賈耳命酬其半賈夏人謂
無戲我中孚曰往者回鶻入貢道而境爾掠其資而
有之我特以其舊故不問尚敢校耶虜問知姓氏驚
曰初不知河東洪老子也拜而去有詔褒寵上以陝
西茶馬課不登問曰神宗朝岷山茶一塚易一馬今
茶數倍矣馬不至柰何對曰蕃部日飲酥酪恃茶為
命若稍重茶禁不急於馬則馬自至解州鹽池歲供
八十萬池壞後行東北鹽歲得三百萬而議者欲復

解鹽中孚言解池非暴以烈日鼓以南風不可成今
厚灌水以積成之味苦而不可食中外已便海鹽之
甘矣其肯捨之乎若推東北之法廣之歲入何止三
百萬哉卒如其議尋以徽猷閣直學士知太原府夏
人重兵壓境來議地界中孚飭諸將乘便掩擊皆遁
去且移書來罷議後以知永興軍入覲上問近歲乏
才之由對言祖宗時近臣有過特旨放罪所以優其
禮而厚責其報身雖在外聞朝廷政令有不當交章
論列執政不敢肆臺諫不敢默小人拱手知難而退
自熙豐以來宰相欲行新法畏內外掣肘建言法行

自貴近始自廟堂大臣待從臺諫皆拱手於繩墨之內不敢有所措意近又升走馬承受為廉訪使者以軋外臺之吏由是連帥監司不敢按部吏州縣之官不敢治胥史上下相蒙苟且成俗風教安得不壞人才安得不乏上歎息稱善後帥真定府女真遣使約夾攻遼許以燕漢地歸中國上密詔河北諸帥經略之皆以為可許中孚曰臣游邊久熟知遼人情狀昔遼主洪基用其相劉六符之言大蠲燕雲賦役今其國雖弱民心未忘且中國通好歲久一旦與其臣妾覆滅之臣恐滅遼之後女真未易制也凡數百言會

遣中貴人譚稹來議中孚曰誰為此謀國之賊也稹大不樂竟劾使去降待制又奪之時政和六年也城北寨禁山多大木百年矣斬伐幾盡中孚請削山浚塹以防不虞未報而罷其後識者追嘆之以中大夫龍圖閣待制致仕紹興元年卒于家年八十三子彙與諸孫以雍睦稱

胡金部

胡金部伋字彥思婺源人父紹幼力學嘉祐中林希為州考試官紹晉薦禮部尚書品天下魁文以紹為第一晚為剡主簿州遣官分檢諸縣旱七縣訴所檢

不實獨紹所檢山陰無訐者守因盡委復視之新昌
尤多大族而紹所蠲例下戶後分檢七人者皆衝替
紹益知名伋紹聖中與弟伸同登第累歷中外政和
四年通判深州解有菜圃千六百餘畦歲得錢踰二
百萬伋以圃送公使庫時州縣官頗營圃規利河北
副將令禁卒賣菜虛價錢者五十六人北平軍稻田
務官以菜錢決責兵士致斷腕會糴便使者沈積中
以伋事聞詔獎之曰君子不盡利以遺民不苟得以
思義公儀休身相魯國怒拔園葵孔奮為姑臧長不
欲自潤舊史載之以為美談汝久踐郎省出倅方州

遵條詔之嚴挺潔廉之操能卻園利悉歸有司庶幾
古人可勵流俗覆實來上朕用汝嘉於是鞫二人者
召伋赴朝終金部郎中

胡司業

胡司業伸字彥時幼穎悟七歲父課二兄偉伋為莊
周夢蝶詩伸亦隨作末云誰能分夢覺真妄兩悠悠
紹異之年十四隨兄游學杭州月試輒先出又數為
之晉教官命移按就察之問所用事對如響蘇文忠
公為太守聞之遣鞍馬召與語甚見歎異登第試學
官授穎州教授部使者列薦崇寧初召為太學正進

博士數歲遷秘書丞著作佐郎與修神宗日曆及禮書除右正言數月以親嫌改符寶郎遷辟廱司業後二歲責監杭州樓店務繼知無為軍時巢縣猾民有訴令者率歛錢數百千積藏寘列肆中伸察所訴不實物色之得其積與簿書具載所以餉吏者按致其罪慰謝令政尚慈恕民繪其象在學校久於名士多所甄引遭喪亂遺藁存者尚二十萬言從弟侃字彥和始名侔登進士乙科嘗仕為宰去官尋得直竟不復出凡數十年自號柳湖居士恬靜好書晚苦目疾猶使子孫誦而聽之將終自為誌積官至大夫

黃侍御

黃侍御葆光字元輝黔縣人少孤刻意於學年十六居大學有聲四試禮部不第縣欲以應八行科辭不就從使高麗補將仕郎以銓試優等賜進士出身調齊州司理閱獄囚枝蔓者一夕遣數百人通判以為疑視牘無不當者上其事進秩修職郎政和三年召除太學博士又以薦者賜對改秩除校書郎後為左司諫以言事忤大臣徙符寶郎七年除侍御史建言常平法壞及乞推陝西監司赴所部燕之禁頒之諸路郊祭百官饗餼用羊數萬屠割烹煎腥羶淋瀝請

竝支食錢以稱嚴恭之意北方歸明人李良嗣撰北夷錄平夷書大臣主之擢秘書丞葆光論良嗣犯罪亡命斬於免死既妄撰平夷等書以干進萬一語泄致生嫌隙又良嗣私問骨肉消息不絕此其心亦未易量自祖宗至今納疆土携族帳來歸者不過崇以虛名厚以廩祿置散地羈縻之未聞養之華省因列五害以防微為戒條三省樞密院吏非元豐舊制者其大弊有十革之省費月數萬因請更中外引例破條及無條制直陳乞者令各守成憲又言君尊臣卑剛健者君之德而其道不可屈柔順者臣之常而其

分不可抗引洪範威福剛柔之說以為威福之柄在我和而順我者克之以柔強而弗助者克之以剛用剛克則沈潛之於內所以制姦慝用柔克則發見之於外所以昭忠信先王所以操利勢馭人羣而莫敢撓者以此徽宗令左丞讀其奏於殿中以示大臣知兗州方邵輒至國門求赴堂稟議葆光奏請重竄之上悅面諭曰未嘗敢有人言此者又論崇寧後增置兼局之費有旨令蔡京裁定京乃陽請一切廢罷士論恟恟上疑不可行葆光言如禮制局詳議官七員檢討官十有六員製造局文武官三十餘員豈無可

裁定稱上意者他日因雨澤愆期奏對言君臣同心相濟然後可以寅亮燮理今師臣蔡京開僭擬之路負委任之意啓跋扈之心太宰鄭居中少宰余深皆依違畏避此所謂天氣下而地氣不應者章入不報京陰中以事移卿寺未拜謫昭州安置宣和二年令自便尋以職方員外郎召未至復主管江州太平觀其謝上表云言之未盡悔也何追四年知處州州經寇攘前此民賃官地居者至是豪右增直強請葆光至悉按如其舊輸賦閱囚每事經意為建學請監書閱二歲除直秘閣再任疾將革聞蔡京罷喜動顏色

沒之夕家未有繪象索之民間得百餘本葆光尚氣節喜推挽後進開口論事無所隱諱博涉經史文尚理趣素惡積財俸餘以賙親舊為嫁女奉喪家無所餘郡人斂賻五十萬子由中却而不受相與述其勤事感疾之狀訴于朝得一子官

汪丞相

汪丞相伯彥字廷俊祁門人崇寧中登第調成安主簿時呂惠卿鎮北京見其文嗟賞數檄主旁郡學用中書侍郎梁子美薦召會子美帥定州辟管機宜文字移大名復從之連三帥十餘年皆留自佐及子美

再帥詔繕守備務從宏大子美專倚以辦不數年陪
都勢成奏功自宣教郎至中奏大夫宣和二年召對
除開封府司儀曹事遷軍器將作少監後擢尚書虞
部郎靖康初中外戒嚴工部四司三監長貳諸郎無
一人留者凡備禦之職大率兼之所至皆辦召見獻
河北邊防十策剴切當帝意即以付尚書省尋直龍
圖閣知相州賜金紫陞對極言當世事帝嘉納謂曰
兵起北方士悉求南去卿獨以邊警請行真體國之
臣加賜衣馬器胄及賞士金帛至相州大修城壁儆
師聚糧申明賞罰軍聲甚振冬十月金人陷真定詔

移府相州命兼領時太上以康邸出使在磁方虜騎
克斤伯彥亟以帛書請王還相州以安人心遣將劉
浩帥兵二千衛王翌日躬服橐鞬迎河上王喜謂曰
他日見上當晉以京兆薦公閏月王奉檄書開大元
帥府以伯彥為副欲引兵渡河謀所向或請出濬滑
或請渡王俞或請趨魏縣言人人殊公獨奮曰非出
北門濟子城不可抗論詳明衆莫能奪王喜曰廷俊
之言是也議既決或猶欲宿留伯彥以為承此冰堅
不渡萬一春泮大事去矣遂奉王渡而身為之殿未
畢數騎而陷已濟甕人不至乃奉羊羹餅餌以獻時

以方馮異王霸遂由大名歷鄆濟達于宋時所將皆
烏合屢危賴伯彥調護以免先是王已渡遣所乘車
來迎屬天寒又解所服絛褐以賜是月奏為集英殿
修撰明年二月承制拜顯謨閣待制升元帥尋進本
閣直學士王即位南京即日擢同知樞密院事方披
荆棘立朝廷百度草創伯彥夙夜匪躬以贊成大業
六月知樞密院事駕幸揚州明年十二月拜尚書左
僕射會集彌月求罷未報乘輿南渡乃除觀文殿大
學士知洪州自是屢黜後嘗知廣州盜數萬方寇廣
東一夕遁紹興九年春以觀文殿學士知宣州召對

泣謝上為改容翌日拜檢校少傅保信軍節度使賜
鞍馬笏帶茶藥留旬餘燕見錫賚無虛日陞辭至漏
下數刻至郡未幾請祠詔特給真俸自始仕在北方
至是歸適四十年擁旄節還家上冢會族姪父老為
笑樂時子召嗣知撫州命移本路轉運判官使便侍
省十一年以開府儀同三司致仕卒年七十三疾革
言不及私輟朝兩日官給葬事錄親屬十一人賜田
十頃銀絹各千伯彥資樂易不事邊幅事上接下以
誠未嘗一日去書不觀有表章奏議雜文數十卷中
興日曆五卷春秋大義十卷又集三傳本末為三十

程顯學

程顯學邁字進道黟縣人程忠壯公靈洗之後登第為仁和尉以捕盜改秩知西安縣政疆明競渡者持仗而譁官兵不能禁守以語邁邁遣一吏持判示之曰不即散與俱來眾驚曰此知縣判也即散去部使者督諸郡水旱積欠郡因移文督稅之倚閣逃絕者邁曰衢州數年無水旱何積久也守不能屈由是佗邑畸零逃絕者皆免考試處州回縣有大辟七事閱案釋其三眾無異議調知鹽城縣宰相劉正夫押勅

見其名召與語曰往在太學見君文今為縣又有美政乃薦之徽宗嘉其對除提舉江西常平起家不十年乘使車過里里人榮之民有訟田者二十年不決邁閱其牘問訟者年幾何曰六十六邁曰爾所齎券乃慶曆三年時方年七歲安得妻財置產訟者嘆以為神曰早二十年遇之可以無訟歲旱募流民浚洪州東湖水患為息後入為戶部侍郎除提舉措置河北路糴便以辦聞命再任繼除直秘閣中使李彥銜旨宣諭因語邁西城所田須農具邁送鐵農具一車彥大笑尋褫職罷任太上即位南京召除左司員外

新寧志卷之七
四
即後遷太府卿提點郊祀事務省費十六七因編進
命付史館遷起居郎會建州賊葉濃據城稱兵以邁
為福建轉運使直龍圖閣按舊給州縣鹽本令鬻鹽
歲有常數用度以足召未至就除集英殿修撰知福
州叛兵楊勅至白沙聞有備去建州劇賊范為陰窺
福州統制李捧為所敗邁遣約降有日會謝嚮等奉
使募兵遣人誅賊欲自以為功於是復叛而所在盜
起率萬人建劔汀邵武皆盜區邁且招且捕所向悉
平惟范為未下乃遣新招降張毅使守古田責以立
功又謹守南劔界移制置使兵入屯三田范為由是

不敢窺興化漳泉邁度大將辛企宗及謝嚮等終不
能平賊密請王師航海不五日可至福州庶一戰滅
賊章十上不報乃奏謝嚮連賊企宗玩寇且賊不可
赦上感悟命大臣由海道賊不虞王師至不一日平
費不及民乃請錄死士後給脇從無歸者粟及田廬
掩露皆選循吏撫養留廣東舶米五萬以寬民賦且
乞量留大軍得三千人後松溪及河漳有寇賴以平
紹興二年召進徽猷閣待制知溫州黥平陽吏四十
人他縣猾吏以次遁去上謂宰相曰程邁溫州之政
光絕前後今之吏師也丁父憂後之信州會議復發

運司以邁克使邁以為祖宗時發運司事權甚重今屬官纔八員而無辟選之文則任太重權太輕給緡錢二百萬欲一年有成效三年有蓄積利源太狹責効太速又今二百萬不能當昔時百萬所糴固未廣而倉船稍脚之費皆未知所出若責之州縣深懼擾民且謀不審則行不遠責太速則智者不能善其後乃力辭上慰喻之且令增給糴本陞辭又奏曰昔唐劉晏兼九使財賦悉歸一至國朝始分為三然三司使居內而發運使居外猶相為表裏今天下財賦益分租庸專於轉運常平專於提舉鹽鐵則有茶鹽司

鼓鑄則有坑冶司平準則有市易司戶部既總之發運獨存其名耳况今中外責此司甚重而視此司甚輕願詔使明知興復之意而行之如祖宗時則臣不敢辭上曰已詔三省除卿雜學士以增重使權會後省繳奏而止乃置司平江府以秋成和糴各因其郡縣為價稍增之糴四十餘萬而所費糴本幾半廷臣屢以為言上輒止之尋權知府事又言今糴本尚二百餘萬緡可糴五六十萬石而一司官吏與將來漕運所費比民間價又增什四五則糴買終無補於國虛費用度乃罷就除知鎮江府兼沿江安撫使軍興

後為一新官府陶瓦貸民因興修學校鄱陽歲饑湖
多盜上憂之進徽猷閣直學士知饒州奏蠲舟車征
筭增米價以招商賈不踰月米大至又手條寬恤三
十餘事揭於州門民以寧息徙溫州至適火後為營
官舍千區開河渠立墾樓結火保更為新學多士趨
勸詔書褒諭轉左中奉大夫進顯謨閣直學士再知
福州州有舊招安賊首等二百餘人以使臣廩羈縻
之郡人常側目會戍兵還朝因盡遣歸樞密院聽差
使尋罷奉祠紹興十五年正月卒年七十八有漫浪
編五卷奏議表啓三十卷詩二百餘篇姪孫叔達今

宗正少卿太子左庶子

凌待制

凌待制唐佐字公弼休寧人登元符進士第授大名
府司戶帥梁子美甚器重之就差夏津縣令河北有
疑獄繫者二百人歷十三年十置獄唐佐往決之得
其情人皆感泣夏津是歲旱比還雨隨至時號縣令
兩獄上進秩二等召為勅令所詳定官遷光祿宗正
丞歷京畿江東常平後知登聞檢院嘗語侵王黼請
祠得南京鴻慶宮翰林承旨鄭三益薦不堪大用上
曰非美髭髯閑於進止者乎即日除開封府司錄府

尹罷連生謫衡州酒稅後知嚴州號令不煩暇日與諸生講學作易傳數萬言進之以部使者劾罷唐佐警敏事親盡禮好周給親族建炎初起提點京畿刑獄時道路方梗或勸緩進慷慨遂行進直徽猷閣京畿寇益克斥與戰數十合殺傷過當三年除知應天府虜騎數十萬圍城城中兵少糧乏外無援誓以死守及陷被執虜欲降之指頸曰此可斷不可降也皆義之劉豫欲汙以樞轄不從留使守應天繼得豫虛實密以蠟書奏朝廷事泄豫捕致大梁怒曰何為見賣唐佐曰國家何負於爾而反面事虜一世皆欲殺

爾何獨我也豫猶惜其才繫累日度終不可屈遂引出害之臨死曰恨不見梟劉豫之首豫羈其妻子於穎昌時紹興二年也明年諸將復穎昌妻田氏以唐佐死狀聞詔贈待制已而穎昌復陷不復知其家存亡又有盧諫議臣忠字信仲黟縣人登政和中第建炎初由臨安府司理召累遷右正言上驟欲用之命相者視之曰有膺而無背官不過此矣後扈駕至建康虜騎有逼近御舟者臣忠叱之勢益迫潛水中後數日上求臣忠所在左右記其處以對使沒取之拱立如生賜水銀以斂贈諫議大夫與兩子官

汪內翰

汪內翰藻字彥章婺源人自曾祖以下三世第進士藻幼學精博好春秋左氏及漢書思以文顯當世登崇寧二年第瓊林宴中席頌永狀元霍端友屬使表謝授簡立成一坐驚歎後為江西提學司屬官徐俯以前輩文章擅名見其詩於僧壁曰我輩人也率洪炎洪芻往訪之還除九域圖志所編修官歷校書著作佐郎符寶郎故相王黼以太學同舍不相中比當國絀通判宣州梁師成方用事薦人多至大官時號隱相聞藻罷使其客吳可通誠款曰服公名舊矣幸

過我禁從可立得藻不往或勸之笑曰若欲使我與可等伍耶到宣州未幾請祠凡八年終黼之世欽宗即位召歷屯田禮部郎太常少卿起居舍人太上時為中書舍人賜三品服坐試潭州進士何烈失當罷為集英殿修撰領外祠明年復召為舍人權給事中兵部侍郎兼侍講直學士院國步方艱一時詔命典冊皆出其手能道上意所欲時以比陸宣公又因事傳古道麗精切世爭傳誦嘗草賜高麗詔上顧輔臣稱其得代言之體拜翰林學士以所御白團扇書唐杜甫詩紫誥仍兼綰黃麻似六經十字以賜嘗陳所

以待諸大將者三事後卒用其策又請續元符以來
至建炎改元日曆因命兼領時中外新定乃蒐訪缺
文稽采衆論為力甚多尋除龍圖閣直學士出知湖
州領日曆如故為顏魯公請廟號取所籍朱劬窻戶
盡以為廟飾戶部和糴米六萬糴四萬而上書自劾
詔不問歲餘復降本錢糴數萬適歲稔物估相當以
辦聞進一官亦不受移撫州繼提點江州太平觀翰
林學士范冲以為藻所纂日曆經涉歲月稍見功緒
一旦中輟懼積久散逸後人益難措手可因其閑使
仍舊纂集從之詔許辟官屬二人賜史館修撰餐錢

辭不受上其書凡八百帙遣使賜茶藥進官中大夫
除顯謨閣學士知徽州以從官典鄉郡人以為榮移
泉州三衙大校閱禁軍伉健者使州具資糧遣送藻
以為州竝海宜宿兵備非常留不遣且馳驛聞大校
怒至以語侵之免符卒下徙知宣州改鎮江府府經
亂後歲輸上供米不如數轉運使閱庾中見米盡封
之猶負數萬軍無以食至則破鑄給之以聞始藻坐
王黼故出至是言者猶以為黼黨罷之繼落職永州
居住閱七八歲卒年七十六後二年詔復職且官其
二子及徽宗實錄成用藻所著為多贈端明殿學士

性樂易不飾名譽居官矯然不侵前後典六州多惠
利好大小篆有文集行於世又有裔夷謀夏錄青唐
錄各三卷古今雅俗字四十四篇

胡待制

胡待制舜陟字汝明績溪人建炎初以殿中侍御史
彈宰相出知廬州淮西寇盜充斥舜陟治守備增築
東西水門晉招降劉文舜兵萬餘因以為用時孔彥
舟白彥中丁進李勝皆以巨盜合從光蘄壽久被圍
命文舜及其將破之解三州之圍張遇自濠州奄至
梁縣舜陟使毀竹里橋伏兵河西伺賊半濟擊之劉

正彥受命討丁進至則湏兵舜陟已先遣文舜破進
因拒正彥不與正彥留屯不肯去驛聞於朝舜陟亦
劾正彥逗撓時正彥有異志而患兵少舜陟卒不與
孫琦兵抵城下舜陟城守拒之索糧不答而時出兵
擊其鈔掠者琦宵遁邀擊得其輜重叛將范瓊破壽
春焚掠聲搖淮浙移書遣五騎責錢帛給軍叱斬其
四留一騎還報又檄諸郡勿與糧瓊遂由光蘄絕江
而南時淮西八州唯廬按堵民繪其象于教弩臺移
知建康府四年六月以徽猷閣待制知臨安府紹興
中復知廬州先是舜陟去後州遭殘破守武臣責官

逋在民者數萬甚急又托贍卒令市販輸金至則蠲
罷之潰卒王金請以其衆隸麾下招集流散官為築
室貸農種食秋登乃償奏官包孝肅曾孫毫賊有揚
兵欲南渡者持重不為動後知廣州有功弟舜申舜
舉子仰最顯

汪少卿

汪少卿叔詹字至道歙縣人少敏於為文先是治平
後四十年縣無決科者至崇寧中叔詹與同縣二人
登第未幾從弟希且繼之叔詹言論忼慨嘗權蕪湖
縣發運使盧宗原請堤丹陽湖為田方大興役叔詹

以為不可成宗原抵以格詔叔詹至京師上封引唐
李白詩湖與元氣連風波浩難止為驗徽宗閱之即
日罷役擢提舉潼川路常平究鹽井利病奏捐虛額
及免逋欠者甚多北還樞密李綱引為編修官太上
即位南京命權太常博士克徹幣官儀汪多所草定
從至揚州議遂駐蹕叔詹以揚州無險固不若且駐
金陵徐圖興復因近親士儂白計時詔自中出宰相
難之後卒不可守紹興中知鄂州提點湖南刑獄有
惠愛以司農少卿總領湖廣荆襄江西六路財賦餉
武昌軍凡八年無闕事卒年八十一子若海字東叟

十八游太學靖康初國步方艱太上以康邸出在相
州中外隔絕若海夜自京城縋及王於濟州備言京
城事詞誼激烈一日至三訪問賜衣服巾履補修職
郎克帳前差使從至南京改承奉郎嘗招喻節制江
夏軍馬李允文輩及為劉錡請師以勞數增秩後以
朝散大夫知道州陞辭上問卿久不見向安在除直
秘閣改知江州訓詞有朕起兵時主簿之語其眷異
如此希旦字周佐宣和初自虞部郎出知泗州王師
東南下衆數萬糗糧驛傳畢給進秩除直秘閣尋賜
金紫再任後知袁州方軍興繕治城池斬土軍之妄

言徵求者代還江西列城多失守袁獨全父老為立
祠紹興中知舒州造瓦貸民以易苦蓋并給耕牛江
浙流民多至者終朝請大夫後有將作監丞若容正
夫秘書丞若思行夫於叔詹為從子紹興中兄弟相
繼登第若容少苦學性端方友愛諸弟當之官母或
未欲往輒盡留婦子使娛侍由通判洪州召對稱旨
除將作監丞若思明晤有餘歷任多為達官所知軋
道中由國子監主簿入館嘗因奏對上以為深得愛
君之義而若容子洪世其科

胡殿院

胡殿院汝明字傳道黟縣人其先有為晉新安太守
因亂家焉明星仕梁天監中為太常卿汝明資樂易
不事矜飾至議論有未安必反覆求是登第歷南康
軍教授無為軍士曹改秩後除宗正寺主簿建炎初
召以憂不行後通判鄂州幹辦行在糧料院賜對上
稱其老成權監察御史不數日除殿中近例所未有
時邊事粗息建言乞經營太學作新人才以備中興
官使明年立太學又言頃來賞厚而罰輕官吏為姦
者無所懲銷錢為器及散出外域者宜申其禁乞罷
州郡添差酒稅兵官及外臺緝捕主管官部使者庇
姦贓致臺諫論列者使與連坐或有糴買給賣科配
之類戒吏毋得暗增虛數緩新田之賦事多見從時
新開米芾書帖唯賜從臣詔特以賜出知饒州後致
仕累歲卒年七十七

先君尚書

先君尚書諱汝楫字彥濟姓羅氏歙縣人冠歲晉鄉
貢在辟雖以文為司業胡仲博士毛友所知數寘優
等登政和二年第為郴州教授眉山唐庚過郴賞其
詩練永為提學視事半歲按部且及境猶未通姓名
然永至即論薦歷州縣不求人知數與上官爭事建

炎初及紹興二年兩嘗召審察尋補外八年七月召
監登聞鼓院除大理寺丞刑部員外郎及對請令命
官犯公罪勿取特旨以終惠臣子又戶曰彫耗宜少
寬養子之禁太上稱善是日拜監察御史後二十餘
日遷殿中侍御史論淮南不可棄置度外宜增其備
調武人為守選帥守領浙西防海之寄置都統以護
湖北諸屯趣劉光世出援劉錡及錡立功為請更戍
以休其衆間諜言多不同請西府擇謹信者總之革
竄名賞籍人以勸立功者江西福建廣南憲臣請使
通治群盜折帛匹八千估太高乞願輸本色者聽州

郡被災傷尤甚及盜賊未息者不宜用田業一槩率
錢供軍禁浙東以積穀收物力錢者還餘杭民田增
置為牧地者五千畝遷起居郎兼侍講上問或謂春
秋有貶無褒此誼是否對曰春秋上法天道春生秋
殺若貶而不褒則天道不具矣上嘗曰自王安石廢
春秋學聖人之旨寢不明近日得其要者唯胡安國
及卿耳嘗以當轉朝請郎為先大父乞五品服及侍
經幄上數問卿父比日安好否輒奏起居飲食狀上
常悅論列權倖多所裁抑又言職事官補外廟堂多
超越除授請罷監當資序人除郡守知縣資序人除

監司未至官者遷御史中丞兼侍讀晉請戒中外謹
守祖宗成法會編次續降指揮公言艱難以來一時
申請多失列聖仁恕之意宜痛刪其不合者馬院官
占富陽沙田為牧地馬不至而民代輸如故因鬪有
死者公坐臺得其事即入奏請還其地與民上竟開
納始趙丞相罷所援引例貶彈者方未已公為副端
獨奏言和議之初縉紳所見不能皆同王庶等已黜
不足深罪所保全甚衆及是為臺長時執政多由此
遞遷會宰相又與執政不叶欲去之公方數求出舊
例中丞侍御史不竝置乃除一侍御史已而公遷吏

部尚書繼克國信使還申前請降詔不允請益力除
龍圖閣學士知嚴州紹興十四年也公時年五十六
秩滿請祠以歸父子白晉相娛自是不復出凡提點
江州太平興國宮連四任二十六年遭先大父憂未
終喪薨年七十先是公嘗閉閣為一書手封以授先
夫人曰異日付諸子以聞後十日發書乃遺表其晉
曰父母之體生則有終君臣之情死而不易讀者壯
之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公體貌秀偉音如鐘上嘗謂
其南人似北少自植立不交流俗與人言不彊相取
下燕居率正衣危坐入朝七年雖不至大位而以全

名始終有東山藁奏議外制數十卷

朱吏部

朱吏部松字喬年婺源人早歲擢進士第調政和尉用內翰綦宗禮薦召充秘書省正字丁母憂服闋為校書郎兼著作佐郎歷度支司勳吏部郎中出知饒州行狀未出有子熹字元晦登第後一仕為同安主簿讀書求志嘗召不赴軋道中召對除武學博士未至請祠監潭州南嶽廟後除樞密院編修官不就淳熙初詔以熹安貧樂道廉退可嘉改秩領祠觀四方學者推尊之

汪樞密

汪樞密勃字彥及黟縣人年十八晉鄉薦後登紹興二年第調嚴州建德主簿為人渾厚不妄言同列以誠長者待之不知其長於吏道也中書舍人董弁時為守勃見為言願得一二事衆所不能處者得為裁決之弁擇委數事所處決皆出意表由是深相敬異紹興十三年除太常簿入臺為檢法歷三院御史右諫議大夫兼侍講遷御史中丞十七年除簽書樞密院兼權叅知政事居二歲數上章求出以端明殿學士再領外祠凡六年後起知湖州為政安靜不尚鞭

朴未嘗妄費公家一錢民間至鋟木為語家揭一本
寘坐隅曰賢哲太守福壽千秋天子嘉之詔進秩三
等比退居專以教訓子孫收卹鄉里為務歲新陳未
接必損價出穀旁近數郡賴之晚節子孫皆以文藝
擅名場屋子太常寺主簿作礪凡五上禮部而孫義
榮義端同時登第義端為進士第三人說者美之後
有旨復龍圖閣學士會卒詔追復年八十四

金尚書

金尚書安節字彥亨休寧人其先唐末自京兆徙幼
穎悟強記登宣和六年第調洪州新建主簿暮歲而

薦章七上秩滿范丞相引為刪定官當紹興初法令
散逸凡專司法皆安節所修次書成會廣中得舊本
上之略同舊例改秩後率遷安節獨滯故官後謝祖
信遷寺丞見宰相曰金刪定改官在衆人之前以不
事請謁無為言者祖信不敢先之任滿還家明年召
見對稱旨太上皇曰金安節好士人若益涵養有用
之才也除司農丞七年五月擢監察御史建言比年
棟橈者皆由自用其智無以揆天下之務宜衆建大
臣使均任其責尋遷殿中侍御史秦丞相再用方得
君進其兄梓知台州連章論其超躡竟罷之尋以急

告去朝坐是閑廢十有八年家貧祠祿不給處之自如故相死起知嚴州提點浙西刑獄入為大理宗正少卿在卿寺凡四年有言其獨立無援者上曰朕亦知之遷禮部侍郎謝日面諭曰卿久合作從官繼兼侍讀遷給事中今上即位詔給廷臣筆札條當今弊事安節條奏有成法者宜不得輒請用例嚴僥求內降之律及請稽寶元詔旨詳校入內內侍省御藥院內東門司凡百支費堂除差遣當稍省歸吏部并許官長辟除益清中書之務蔭補文武宜各依本色毋令專求文質妨右武之義在職封駁甚多其在太上

朝封還殿院杜莘老出守之命至是論潛邸恩除閣職者尤為切至兩朝皆優容之後拜兵部侍郎數月求去得請給事中胡銓援韓愈留孔戣及近例繳奏上從之隆興二年正月遷吏部侍郎尋權尚書告老益力詔以敷文閣學士轉一官致仕賜對衣金帶鞍馬時去郊祀纔數月特許奏薦不降等陛辭面賜金魚去都多歎羨者太學生百餘人伏闕三上書乞召用軋道六年卒年七十有七安節為人樂易恬退遇人有禮在朝則衎衎正色親喪不入私室與兄相友愛後以不降等恩奏其孤素不問家事誦書或至夜

分後進為立祠於縣學

新安志卷第七 終



新安志卷第八



叙進士題名



國家懲五季之餘學校不修招選道缺悍夫庸卒攘
臂而議於世於是藝祖受命晉幸太學思用儒相以
風厲天下列聖繼之闢館閣崇科目君臣拱挹論說
唐虞先是學者患書籍散佚乃即師弟子所聚曰書
院者賜以九經并釋文之屬又詔齋七經疏義并三
史於杭州摹傳之而後家始有書開天章閣召政事
之臣議興太平而後羣始有學置師弟子員或即用
其郡之人使為教授而後士始有師又下湖學

取安定先生條約施之太學著為令而後學始
有法承平既久豪傑命世之士興於其間以通經學
古救時行道者倡率之道揆明於上儒俗成于下則
士益思顯於世然設科賜第列聖所重太平興國中
鎖廳人有顏明遠劉昌言張觀樂史上惜科第不與
止授掌書記又五歲至雍熙二年始令樂史附第一
等是以預其選者為世歆羨賢者欲行其義而中人
樂就其名以至于今方來者益眾世之說者見其如
此以為天下之士捨此固無所用其身不知其始之
勸獎成就百年必世如此之難也新安自國初貢士

之數蓋少至嘉祐裕饗詔增歛饒州共四人而亦不
顯每州所貢之數然異時四方士俗爵位相先游學
在外者往往即貫其籍以試如洪湛以江寧呂溱以
揚州之類是也崇寧行三舍法貢七人宣和五年復
進士科以十人為額紹興二十六年詔罷西北流寓
試併入土著視解額最少處參以前榜終場人數率
百人解一人而郡終場者千一百有十八人於是稍
增解額為十二人而近歲士益多毋慮二千人云自
乾符二年有制科天聖中設武科郡亦頗有其人又
有銓試優等獻頌賜第樂成釋褐及以獻策賜官之

屬其累貢不第者又有特奏名進士前後皆題其名立之學更三賢守黃公誥汪公藻洪公适為次續之自紹興二年以後官以左右冠銜則特奏名進士始不列不可復得輒因碑所載更訂之附于志

太平興國五年蘇易簡榜前二十三名並通判賜宴迎春苑

張秉歙第二人 樞密直學士禮部侍郎謝泌歙右諫議大夫

雍熙二年梁顥榜初得梁顥以下百七十九人後二日再放洪湛以下七十六人 洪文

采道麗特升第三人

洪湛休寧比部員外郎從孫中孚

端拱元年程宿榜

查道休寧第十一人咸平第四年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第一人待制

二年陳堯叟榜賜御製箴

舒雄歙正郎 李照

俞獻可歙龍圖閣待制弟獻卿子希甫

淳化三年孫何榜印賜儒行篇

查拱之休寧 許南史祁門使

咸平二年孫暨榜

俞獻卿刑部侍郎子希元希旦孫叔良

呂士元歙明經秦州隴城令子淵溱

三年陳堯咨榜

聶致堯 欽贈禮部尚書子冠卿世卿孫武仲曾孫循矩

方仲詢 程賓王

景德二年李迪榜 前三名用一節呵導餘人雙控馬首遇常參管斂馬側立特奏名五

舉以上及曾經御試六十二人賜同進士出身

閔惟慶 欽屯田員外郎子從周曾孫師文

洪融 特奏名五舉御試賜第

大中祥符元年姚曄榜 庭賜袍笏

方溥 方仲弓

五年徐奭榜 官給印紙起草并募印御題賜之

俞希甫 和州推官 聶冠卿 翰林侍讀學士

許俞 黜知太治縣按孝行錄祥符七年登第而進士登科記無之似是明經也

天禧三年王整榜

汪震 婺源司封郎中子宗顏孫穀曾孫藻元孫愷六世孫鴻舉

魏平仲

天聖五年王堯臣榜

閔從周 欽都官郎中孫師文 聶世卿 太常少卿

呂淵 弟溱 丘濬 黜殿中丞

八年王拱辰榜 賜大學篇自後與中庸間賜

孫扶 黜 孫揆 黜都官員外郎

景祐元年張唐卿榜

喻琳績溪歸姓葛
職方員外郎

奚舜卿黜

張僉

寶元元年呂溱榜第一人將
作監丞

呂溱禮部侍郎

孫略迪道遇

汪信臣婺源

程珪特奏名

慶曆二年楊寘榜

馮式初門員外郎

曹矩休寧都
官郎中

俞希元

孫抗黜甲科工部郎中
廣西轉運使子適

俞希孟殿中侍御
史孫正圖

汪澄婺源

程說特奏名

張蒼舒婺源朝
請郎

孫挺黜太常
博士

胡遇

汪宗顏都官員外郎
穀孫藻曾孫愷元孫鴻舉

董安

六年賈黜榜

孫適

汪師道婺源職方員
外郎孫僕

皇祐元年馮京榜

舒介夫黜著
作郎

二年

許元以發運使稱
職特賜出身

五年鄭獬榜

聶武仲 姪循

胡宏 績溪姪舜

汪師熊 婺源

王汝舟 婺源朝散大夫

汪穀 奉議郎子藻孫

嘉祐二年章衡榜 先達題名碑汪伋下有孫迪按孫

中此榜孫迪自邵武人

王淑 績溪

胡彭年 婺源

汪汲 績溪奉議郎子奕

四年劉燾榜

俞叔良 甲科壽春尉

六年王俊民榜

俞希旦 朝議大夫贈金紫光祿大夫

治平二年彭汝礪榜

張逢 婺源

四年許安世榜 俞師錫 朝奉大夫

汪適正 婺源

熙寧三年葉祖洽榜 孫遇

孫迪

汪茂 婺源特奏名

六年余中榜

孫冲 黟宣德郎

汪鴻 初門

陳綬 特奏名

九年徐鐸榜 賜官錢印小錄

舒升中 黜

元豐二年時彥榜

方劭 黜 婺源宣德郎

洪中孚 休寧禮部尚書龍圖閣待制弟中和

胡安節 黜 婺源

奚戡 黜 宣義郎

五年黃裳榜

程書言 黜 祁門宣德郎

胡鎡 黜 婺源

鮑天一

孫适 子略

江霖 黜 奏名以下

聶循矩

俞易直 黜 奏名奉議郎此以下特

八年焦蹈榜

舒彥中 黜 弟夷中姪賓王

吳鑑 休寧以下特奏名

奚群 黜

奚紳 黜

元祐三年李常寧榜

金天受 休寧提刑

六年馬涓榜

汪奕 宣德郎知德興縣子安世

張大亨 黜 婺源

俞應之 黜 婺源朝散大夫

孫逖 黜

鄧醇 黜 歙

曹擘 黜 子文姪夫及

程望之 黜 奏名特

紹聖元年畢漸榜

王惇婺源改名愈秘閣修撰從兄慥

程詵績溪特奏名

胡紹婺源封中奉大夫子俊仲弟之子倅

四年何昌言榜罷詩賦

舒夷中

胡伸國子司業

王舜舉祁門直秘閣提舉弟舜中

王慥奉議郎

汪愷朝請大夫

黃德明黟

滕申婺源

胡伋金部郎中弟從

汪路婺源承議郎知貴溪縣子利往

奚知常黟

孫畧

元符三年李釜榜

黃天衢祁門

凌唐佐休寧南京留守贈待制

周穗婺源

吳源祁門

王汝賢婺源特奏名

崇寧二年霍端友榜

汪藻翰林學士贈端明殿學士

散大夫侃朝

汪次言婺源

程邁黟顯謨閣直學士姪楫之姪孫叔連

方洙婺源

汪舜昭黟

李權黟

方勃婺源

胡侔以上係龍飛第一甲並從事郎職官

胡剛中初朝散大

余黨婺源

汪伯彥 初門建炎宰相

汪滋 績溪特奏名

三年貢士鄭南榜

江致平 婺源正字

五年蔡薏榜

汪天麟 績溪

曹文

崔耀卿 歙朝奉大夫

汪叔詹 歙司農少卿朝請大夫子若海

大觀二年貢士王侯榜

曹夬 本州通判弟及從弟文

王舜中 廣州通判

閔師文 南安軍通判

余器 婺源

葛致 績溪特奏名

何昂 休寧朝奉大夫

三年賈安宅榜

汪希旦 歙朝請大夫虞郎中直秘閣

胡舜陟 徽猷閣待制大舉中大夫弟舜舉

張洪 婺源此以特奏名

蘇侯 初門

洪中和

政和元年

黃葆光 黟銓試優等賜第侍御史

二年莫儔榜

吳敦復 休寧

康澤民 初門武舉

胡多聞 初門承奉郎

張坦 歙

盧臣忠

點左正言

余采

歛

汪發

婺源

胡汝明

點殿中侍御史

羅汝楫

歛吏部尚書龍圖閣大學士子願孫似臣

唐咨

點

李莘

點

汪廷直

婺源類試省元屯田員外郎

胡銓

婺源

胡良

初門特奏名

汪臨

婺源

四年

洪子陽

免省學錄樂成賜第

江琳

同上子致平

程嘉量

休寧獻頌

五年何棨榜

汪襄

奉議郎主管亳州明道宮子安行

楚衛

歛復州儀曹

胡天矜

婺源

汪芑

婺源

俞正圖

汪掀

婺源

鮑安世

武舉

俞斌

顯武舉婺源

黃理

點武舉

汪思

婺源特奏名

程協

初門

周知和

初門

八年王嘉榜

胡醇

文林郎知沅陵縣

周隱

歛

王建

婺源

葉上達

初門朝請大夫

朱松

婺源吏部郎中子熹

胡昂

宣和三年何渙榜

舒賓王

六年沈晦榜

余賓興婺源通判池州兄赫

王昺婺源正郎知恭

宋廓休寧教授松年

曹及

建炎元年

汪若海國學貢士獻策朝散閣知江州

二年李易榜

梅居實歙湖南提舉

汪利和婺源朝奉郎

金安節休寧吏部尚書

王筠婺源

傅源祁門汪處厚婺源

汪僎

韓邦光婺源文林郎知安福縣

張穎婺源弟碩

汪利往

紹興二年張九成榜復詩賦

汪臯會黟奉議郎

義端

程楫之濠州通判

五年汪應辰榜賜御書中庸

滕愷婺源司戶

黃汝能黟秀州通判

胡舜舉朝請大夫知南劍州

汪杞

汪勃黟簽書樞密院端明殿學士孫義榮

胡溢婺源承議郎

張敦實婺源朝散郎樞密院檢詳諸房

文字兼皇子慶王
府贊讀兄敦頤

余赫

洪子

孫及直即

胡表東婺源

余遜婺源

八年黃公度榜

宋松年承議郎

張敦頤

十二年陳誠之榜

王廓婺源

汪若容歙將作監丞

汪冠卿黟建昌軍通判

余康乂婺源

汪適婺源子

汪彥中奉議郎

黃士龍黟

汪俟祁門教授

王允恭

程叔達

十五年劉章榜復聞喜宴

汪安仁婺源

汪安世占州永豐簿

十八年王佐榜

鄭之純歙德興尉

朱熹太師徽國文公

二十一年趙逵榜

婺源

歙將作監丞

黟建昌軍通判

婺源

婺源子

奉議郎

黟

汪若思秘書丞朝議郎

吳授姪孫俯偁

程九萬婺源

李綺婺源從政郎福州教授

汪端彥婺源

俞舜觀歙特奏名第

程大昌 休寧

李多文 祁門

陳王業 祁門宣德郎

二十四年張孝祥榜

汪遠猷 休寧太學正宣教郎從弟泳

祝華 婺源

李知己 婺源兄炳

二十七年王十朋榜

吳偁

程說 休寧

黃時伸 婺源

朱安國 休寧

胡搏 婺源承議郎知吉州豐永縣弟持

汪安行 績溪知澧

陳孚先 休寧

汪祇

鄭顯文 歙靖州教授

張碩

康景傑 祁門

三十年梁克家榜

胡俊傑 祁門

金端臣 休寧臨安府錄事參軍

三十二年

李炳 上舍釋褐嚴州教授

隆興元年木待問榜

胡持

江介 婺源

曹熙 休寧

方有開 歙

吳天驥 休寧

朱晞顏 休寧

乾道二年蕭國梁榜

祝浩

婺源龍飛榜第二
甲從事郎職官

吳俯

大學錄

羅願

歙朝奉郎知鄂州
似臣從姪孫南仲

姪

黃何

休寧

胡汝器

五年鄭僑榜

汪義端

第三人
兄義榮

王炎

婺源

章元崇

歙

方恬

歙省元

詹洙

婺源

張震

歙

吳箕

休寧從
兄師禮

吳師禮

汪義榮

汪泳

八年黃定榜

賜御書
益稷

陳篆

休寧

汪洪

淳熙二年詹駉榜

汪必達

黟弟
必進

胡思誠

績溪

汪必進

許詢

祁門省
試第六

吳從龍

休寧

吳發

歙

叙義民

夫名之所謂君子者豈有常哉義之所在焉而已已誠嚮義則人操名以從之一為不義則人操名以去之而世之學士大夫得此名者常多以其講學明而趨操定宜不陷於不義為足以當此然其間固有操名而去之者甚可懼也至於閭閻之人先王之所以望之者有不若學士大夫之詳然不敢忽也自霸者齊威之徒民猶勉於為善與其為善於鄉不如為善於里與其為善於里不如為善於家是以匹夫有善可得而選至漢氏猶有孝弟力田之科而鄉善三老

率眾為善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後世為治益簡吏與民益疎凡吏之所施設者皆非教民之具必待其剗肝股致祥異幸而吏又以為意然後得與於表閭賜帛之寵至於謹身強力率妻子治田桑以奉事其親聯其兄弟而睦其族黨者上之所望於下在此矣而有司以其無顯異不復言大率老死而無聞是所勸者不可常而可常者勸有所不及也夫兔置小星之人所以見錄於二南萬世傳誦者特以其施之中林無人之中而不忘敬則以為好德知賤之服役於貴而不敢肆則以為知命如是而已耳豈若後世之

云者哉然民生後世循性而動乃亦有自然過絕於人者雖不必合中道要其心主於為義以此知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人之性善可以為堯舜信矣誠令世之長民者視其人以三代之民而教之以三代之物察之以三代之法其不為三代之俗者則寡矣自黃芮以孝書唐史其後篤行之民因事偶見者僅數人類而錄之毋使其無傳焉

黃芮

黃芮歙縣人事親以孝聞唐建中初繼母洪氏疾病芮刲股饋羹而愈正元中父卒廬墓號泣晝夜不絕聲遂終身不捨去墓側產芝十四本木連理者四刺史盧公上其事詔旌表門閭今縣西九里黃屯村是其居處也始因寇盜黃氏之先與其族人聚徒屯此故名黃屯芮太和五年卒

章氏二女

章氏二女者歙縣人章頂之女也母程氏與二女登山採桑為虎所攫二女號呼搏虎虎遂棄去母由是獲免刺史劉贊嘉之蠲其戶稅改所居合陽鄉為孝女鄉以表之觀察使韓滉因是奏贊治有異行詔褒遷焉

新唐書但云幼女搏虎又無姓名而祥符經載其父母姓氏特備且云二女俱搏虎今縣南陳

村山上有大姑小姑廟云又城陽山下有孝子廟不得其姓名

汪廷美

汪廷美婺源人孝友純至義居數十年聚族四百口旦暮食必同席有米至者不敢先廷美節嗜欲身衣繪布非因祭不食肉親喪盡哀不應賓客遇忌則終月齋肅祥符中東封赦減天下賦十之二廷美亦減其佃者租十之二軋興頒遺詔衰經號募營佛齋者七日幼為鄉官人嘗賀以一縑後悔倍償之嘗以秋冬賑糶或勸湏春廷美曰家欲蓄藏待價貧人乏食於爾安乎遠賈有鬻香者去後發其裏得金追而還

之嘗使兄弟子鬻縑帛進賢界中買銀數百兩以歸廷美察其贗不復言他日袖而棄之淵里人或竊其鵝問之曰夏至將以祭先廷美曰彼貧乃有孝心助以魚酒又有從質麥種十石者過期遇之紹言種敗無所收廷美還其質更遺麥三石以償其費性不嗜殺牛罷老不堪用者終飼養之子姪諸孫有過未嘗形言但訓以自昔興替之家嘗有抵辜匿者吏以為當坐家長廷美時年六十九或言稱七十宜免廷美曰吾已失訓又增年以免罪是誣官也不可會有赦遂免郡守欲奏表門閭力辭見聽時號汪長者將終

編為書別親舊翌日而卒年八十九慶曆中知縣秘書丞蔡巽撫其事刻之石後三十年知縣劉定又表處士王德聰以為孝文信義至孫汝舟顯於時

葉氏女

葉氏女者歙縣人親沒鞠於叔父母叔父為衙前吏坐逋官錢五十萬繫獄女以香寘頂自灼從昏達旦中夜獄官夢帝命使審其獄果前界吏所負其後叔母有疾晝夜拜叩有光暉然割股進之遂愈卒皆制喪三年女自幼不願嫁至是於舍後即山為菴廬所事像設忽左右生兩竹旦旦有甘露降竹上太守黃

誥為詩序以為唐世列女五人或報父仇代弟死或廬墓終身或父兄戰死緣邊護喪凜然與烈士爭不朽名若葉女者何遽不及至其養心治氣深達性命之理優游自得疑若過之其見重如此好佛法每誦經有大蛇下聽嘗以偈示小本本以為演暢天然云時有鄭姑亦自幼修鍊兩人相遇語歡甚人竊聽之輒為猥下之語聞者往往捨去預自營穴甃皆作九龜將終西向右脇卧兄子請曰姑自幼重修今不跣跣無以厭人望女笑屈起端坐而逝又嘗語其嫂必毋焚我其家竟以僧禮焚之舌不壞有骨綴舍

利無數年八十一墓在縣治側葉氏世柔循為親割
肝股者前後五人又紹興中休寧陳克已母有疾女
割股婦繼之克已又割其肝母疾尋已內翰汪公欲
奏之幕官有不同者乃止

詹惠明

詹惠明婺源人小名念一父直紹興中坐鬪殺鄰人
妻阿姚惠明年二十二知父必死詣里正及縣求代
皆不許縣以獄上惠明隨至郡乃手為牒自言無以
報罔極之恩幸有二弟可以養母乞以身代父死齧
指出血詞甚哀至太守曾公開告以在法無代哭掩

面而出五訴不見省方盛夏坐府門外以火艾自灼
其頂且數十壯曾公自外禱雨還見而憐之使以狀
來母特自苦明日至廷下公方閱狀忽割右耳擲聽
事上血淋漓左右皆大驚公竟為奏八年五月報下
詔減其父死而釋惠明始惠明繫獄待報父見之罵
曰吾年已老殺人償死自其分爾有妻子不歸視來
此何為惠明終無言至是引出官吏紹以得請擁入
市無悔色呼曰養子待老積粟防饑代父償死萬世
留名至市曹始宣恩旨縱之人皆伏其誠曾公又按
令及赦文孝子順孫事狀著者許以聞乃奏以為惠

明事與漢緹縈相類願於本鄉錫美名仍量賜粟帛庶幾使人知犯法者雖有罪而為善者必加賞不以父之有罪而掩子之為善於以風示四方在孝治之朝誠非小補事下禮部及太常檢照禮書無故事唯國朝會要太平興國七年九月深州陸澤民嚴昭男承留年十六詣闕進狀乞代父死先是縣所由張重闢詈昭毆重進死法償其命故承留請馬太宗義之免父死而役於州仍賜錢一萬俾助瘞重進尸一本云邢超子神留年十六詣闕上書願代父死詔雖有以減死論仍賜重進萬錢為棺斂具二說微異雖有故事而情犯不同禮部以太常所申難以引用乞下本州依赦令常加存恤從之郡乃給賜錢三萬帛二

匹米二石明年縣改所居嘉福里為孝悌里板書其事揭之門後四年父母相繼卒既葬乃委妻子出游更名惠明以修治橋梁道路為事至今猶存

叙仙釋

學者多疑於鬼神然言有物又云世無仙特有隱君子至漢劉向乃改古之隱者務光彭祖老聃楚狂接輿之屬皆論以為列仙豈古之仙者不欲自異而特欲以出處之迹眾所知者見於世耶君子之於仁固靜而壽其靜者疑於隱其壽者世則以為仙特所從名之異耳要以盡人之性則氣志昌大而神不散越

有決不與萬物俱泯沒者此在吾術中矣考之前世傳此者皆祖黃帝老子至秦猶以博士領其方而號其人為列仙之儒明猶有所本非若後世夸者之傳也由漢以後又有浮屠氏之說乃更以一死生為務其道要使人決擇以發明其固有則死之與生惟其所遇而無益損乎其真是以蕩然肆志無怵惕乎胷中又豈所謂朝聞道夕死可矣者非耶自唐書始列神秀於傳至國朝景德中詔纂其源流為景德傳燈錄此其人皆著見於世不可揜矣若吾州許宣平之操真古所謂隱君子者人特以其後裔為嘗有見之

者而著之仙自餘二家學者併及醫卜皆以次列之覽者擇焉而已矣

方儲

方儲字聖公歙縣人後漢時歷句章長郡五官錄母喪負土成墳種松柏嘉木數千本致鸞鶴白兔之瑞後對策天下第一拜洛陽令夜輒還寢室向曉而去不動戶樞嘗遺隻履於牖下母命藏去章帝以儲善天文當郊祭問之儲勸帝毋往其日風景明淑帝遂行儲稱疾不從比發雨雹如斗死者千計使召儲已死帝甚傷之喪至家母啓視之無尸唯有隻履因取

前履合之良是宋明帝嘗祠以太牢追封龍驤將軍

黔縣侯

按嚴州圖經唐左臺監察御史張行成撰方仙翁廟碑稱儲允儕關內侯行南郡太守弟儼忠烈太守再陽五官雲麾將軍又載儲所歷官及言駕鶴乘空等多舛不可據今祇從祥符經載其畧

許宣平

許宣平歙縣人唐景雲中隱於城陽山南塢絕粒不食顏如四十許人行及奔馬時負薪入城賣之檐上挂花瓢及曲竹杖醉歸獨吟曰負薪朝出賣沽酒日西歸借問家何處穿雲入翠微每拯人艱危救其疾苦訪之多不見惟壁有詩云隱居三十載築室南山巔靜夜翫明月閑朝飲碧泉樵人歌壠上谷鳥戲嵒

前樂矣不知老都忘甲子年好事者題之於洛陽同華傳舍間天寶中李白自翰林出覽之曰此仙人詩也乃游新安涉谿登山累訪不獲題其菴云我吟傳舍詩來訪真人居煙嶺迷高跡雲林隔太虛窺庭但蕭索倚杖空躊躇應化遼天鶴歸當千載餘是冬野火燎其菴不復知所在後百餘歲至咸通七年郡人許明奴家有嫗入樵南山有人坐石上食桃甚大謂嫗曰我明奴祖也嫗言嘗聞仙翁已得仙多年宣平言爾歸為我語明奴我常在此山中乃與嫗一桃食之而美嫗自是增食顏童體輕中和後兵荒相繼明

奴徙家避難嫗入山不歸後人時有見之者身衣藤
葉行疾如飛逐之升林木而去

聶師道

聶師道字宗微歙縣人少入老子法中事道士于方
外後得內傳服松脂法乃與同志登績溪百丈山採
芝夜半峰頂月明有天樂起東南紫雲中久之聲益
近至石金山少止兩山相距三十里然頂上相望纔
咫尺少時歎小鼓復通奏笙簫金石絃匏以拍節大
鼓其音清揚不類人世至鷄鳴止山下居人是夕皆
聞之同行者嘆曰方採靈藥而所聞如此此亦君得

道之證也後泊南嶽招仙觀聞蔡真人舊隱去洞靈
源不遠山中時有見之者廼辟穀七日獨往日暮有
樵者坐谿上告以蔡君所居深遠不可到東有人家
可宿樵者因凌水而渡師道目送之東行見草舍籬
落主人類農者年可三十許問適見樵者否此蔡道
者也因投宿啓黃甕合得茶飲之絕佳明旦行有老
父問所從來謂曰蔡君父子偕隱此山昨昔所宿即
其子也折草長尺餘形似薑苗師道咀之而甘因使
取水遂失所在自是益精健還觀已月餘日乃知彭
真人亦嘗隱此山也後歸鄉里每入山虎豹遇之皆

弭耳馴伏拊之乃起或以所採新藥令負還以故歛
之近山頗有猛獸而不為害後將復往南嶽聞漢梅
福梁蕭子雲皆隱玉笥山中乃三游郁木坑見丈夫
布衣烏帽年若五十許人相問勞已謂曰子宿業已
淨應有名玉籍雖未即飛升當亦度世我謝修通也
本居南嶽與彭蔡偕隱已三百餘年知子嘗遊洞靈
源吾適為東華君命主玉笥山地仙兼掌清虛觀墳
土祀今子與吾宿有分故得相見然梅蕭日中為小
有天王所召恐未便還非可待也師道跪謝之同行
數里忽有草舍新潔命師道坐木馬上已坐白石鹿

上俄有卍角以湯飲師道神氣灑然脩通指架上素
書令抽取一卷曰習之當得道我有弟子紫芝在九
疑山往見之傳我語必為子盡其旨矣儻不見者第
投書於毛女溪上洞中且題石壁致吾意言訖忽不
見師道已在郁木坑外蓋七日矣素書言西王母理
化衆仙之要然不可盡解遂至九疑訪紫芝或言毛
女溪有一隱者莫知其名人或見之師道累求不獲
乃投書題石後嘗夢神人稱紫芝告以疑義歲餘還
山房田頽圍新安師道白太守裴樞夜繼見頽頽為
歛兵又為請陶雅為守楊氏據有江淮召至廣陵建

真元宮處之使為人祈福號問政先生一旦謂弟子
曰我為仙官所召言訖而逝比斂棺有聲視之若蟬
蛻然因就葬之數日有自豫章來者言見之於道以
一小童自隨云離南嶽多年今當暫往耳所至多宿
舊遊觀宇半年後又有見之於衡陽者云歸洞源矣
後二十年問政故居之上數有雲鶴盤旋衆請於楊
氏發所藏衣冠歸葬自楊至歛千餘里其上常有雲
氣兼鳴鶴翔導至山三日而散楊氏加贈銀青光祿
大夫鴻臚卿從孫紹元

耳聶紹元

紹元字伯初母程氏始孕便畏葷夢天人指其腹曰
此子當證道果長好文史尤精玄學嘗詣金陵受戒
籙是夜夢入一城官府嚴肅中有朱衣者凭几謂紹
元曰此司祿之所也可自閱籍籍上圖形旁題云聶
紹元十八入道二十授上清畢壇二十六往南嶽遂
掩卷而寤久之還問政山築室號草堂事母勤瘁不
交流俗自號無名子世多以鍊師稱之忽晨起沐浴
戒家人以伯祖有訓宜世勤修鍊毋忘太上教俄有
四鶴集于屋有光自空而下遠望疑以為火至則無
他而紹元已化矣先一夕告母曰胡將軍至可備酒

巢至是若有就坐者詰旦僕夫自外入云鍊師與三
道士衣朱綠乘馬武士冠帶從者數輩燁然南去鍊
師回省語之曰吾往南嶽矣最後一人云為語宅中
謝貽我酒菓嘗撰宗性論修真秘旨各一篇學士徐
鉉及弟錯稱之曰吳筠施肩吾不能過也

丘濬

丘濬字道源黔縣人天聖中登進士第因讀易悟損
益二卦以此能通數知未來興廢早歲游華陽洞求
為句容令秩滿以詩寄茅山道友曰鳴鳳相邀覽德
輝松蘿從此與心違孤峯萬仞月正照古屋數間人

未歸欲助唐虞開有道深慚巢許勸忘機明朝又引
輕帆去紫木年年空自肥歷官至殿中丞嘗語家人
曰吾壽終九九後在池州一日起盥沐索筆為春草
詩詩畢端坐而逝年八十一及殮衣空衆謂尸解光
祿大夫滕甫元發為太守為記其事葬于九華山後
數年有黃衣人持濬書抵滁州家人啓封持書者忽
不見書中云吾本預仙籍以推步象數謫為太山主
宰

鄭姑

鄭姑者少蘇公龍川畧志云歙州鄭仙姑之父曰鄭

八郎學道者也家於歙東嶽廟之前家有一小閣姑
幼與父居閣上客至父見客閣下姑自上捧茶湯下
率以為常然人未嘗見閣上有煙火父死歛棺中不
葬姑言父非死也如是數十年未嘗出城門人或見
之百里外亦略言人災福以此歙人大敬之予為績
溪令欲一見會解縣到郡謁之聞其舊宅歲久摧壞
是歲大風雨夜中屋毀有聲鄰居疑其壓死旦往視
之偶有一木斜倚牀上牀得不壓而姑鼾睡未覺人
尤異之予問其年曰八十矣然處女也予詰姑年八
十而不嫁何也曰吾誦度人經故爾予曰度人經安

能使人不嫁曰此經元始天尊所說元始天尊生於
天地先立於天地外安得不爾予曰姑誤矣安有人
能出天上者曰此無他蓋亦道耳予曰道則能爾
然何與姑事曰君謂道不在我然我身何者非道予
歎曰姑乃知此耶明日略訪我當具一齋姑曰我隨
有而食不擇葷素明日即至略能飲酒食肉予問以
養生曰君今如器已破難成道予徧以術問之如導
引嚙納燒煉皆曰非是予曰竟以何者為是徐曰人
但養成嬰兒何事不了予曰嘗有人於百里之外見
姑豈嬰兒往耶微笑不答予偶復謂曰姑家在嶽廟

前廟中望水西山林極佳姑亦嘗至廟上否曰我道家不信神佛未嘗往也予曰道家不信神可也如佛與道何異佛說般若心經與道家清靜經文意皆同姑誦清靜經予覺其不習佛法因問之曰經所謂五蘊何物也曰五行是也予笑曰姑未嘗學佛而遽忽之可乎五蘊則所謂色受想行識是也姑默而已

程惟象

程惟象婺源人以占筭游京師言人貴賤禍福若神家近三靈山故自號三靈山人英宗潛邸時惟象預言其兆既貴得賜御書王荆公贈詩云占見地靈非

卜筮筭知人貴自陶漁謂此也而詩人梅聖俞之屬皆有詩送之耆老猶及見其家有御書樓者獨其占驗事多逸或言惟象有子傳其術宣和中太守盧徽猷嘗汎令占卦成而色不懌問何所宜曰是於占皆無所宜矣獨可以興土木耳曰何以言之曰卦為困於文有木焉其外一橫一從若今匠之尺者二所以製夫木也盧公喜曰吾欲大為譙樓為是占也是役也度山而材具工徒無跌其占則從矣而論卦乃爾何也

張擴

張擴字子克歙縣人少好醫從蘄水龐安時游時同
學六十人安時獨喜擴後聞蜀有王朴善脉又能以
太素知人貴賤禍福從之期年得衣領中所藏素書
盡其訣乃辭去南陵有富人子傷寒不知人氣息僅
屬擴視之曰此嗜卧證也後三日當蘇蘇則欲飲欲
飲與此藥必熟睡覺當得汗也已而果然當塗郭祥
正子患嗽肌骨如削醫多以為勞擴曰是不足憂就
坐飲以藥忽大吐使視涎沫中當有物也視之得魚
骨宿疾皆愈在建業有婦人叩門求醫者擴不在其
弟揮為診之及歸揮具言其狀擴曰弟與藥如是且

瘳矣此其脉當發居三年左乳下有誌也驗之信然
嘗有調官都下者擴診之謂曰鰕游脉見不出七日
當死後五日得通判齊州喜曰張擴妄言耳我適得
官何謂死哉又二日晨起進盥仆地即死建中靖國
初范忠宣公方召而疾作問曰吾此去幾何擴曰公
脉氣不出半年公曰使其得生至京師則子之賜已
遂與偕行至京師奏補擴假承務郎未幾公以不起
聞董正封知歙州擴以太素切其脉曰承議今歲當
奏子正封自以官不應格又非郊歲以為疑適宛陵
有幕官至者與語及之客曰是不可信彼亦以此語

許吾州守矣會徽宗登極守臣子弟例以捧表得官
崇寧中黃誥待淮西提刑擴謂曰大夫食祿不在淮
西行且還朝矣然非今日宰相所謂宰相者猶未起
起則有名命不滿歲當三遷又曰大夫不病而細君
病憂在九月及蔡京當國誥被召還歲中自戶部吏
部遷左司郎中而妻劉亦適以九月卒尚書蹇序辰
知應天府擴謂曰尚書無官脉旦夕當有謫俄被旨
放歸田里復見之曰當得州果得杭州汪丞相微時
初門宰陳孺使徧視在學諸生次至公曰君位至宰
相然南人得北脉名宦當繇北方起未幾登第調北

京大名主簿不出北京積官至中奉大夫中興遂為
上相謂胡殿院曰君當登第然心脉未圓歲在辛卯
見之曰不出此歲矣明年果登第擴後以罪謫永州
至洪州晨起見帥曰擴今日時加午當死後事以累
公帥曰何至是擴曰吾察之血已入心矣退使人伺
之及期卒揮字子發傳兄業為人純孝有常士大夫
多愛重之

智琚

智琚姓李氏其先居冀州趙郡典午世東遷遂為新
安人父禕仕梁為員外散騎侍郎琚年十九便自出

塵聽坦法師釋論未淹灰管頻聞精義坦即隋齊王
暕之門師也次聽雅公般若又聽譽公三論年二十
七即就敷講無礙辯才衆所知識說經待問亟動常
倫口不言人服無受色後三屈指逝於常州建安寺
武德二年弟子常衍為立碑西陽王記室曹憲為文

定莊禪師

定莊禪師新安人牛頭自法融禪師傳三世旁出十
二人莊其一也無機緣語句

茂源和尚

茂源和尚歙州人得法於吉州牲空禪師平田來叅

源欲起身平田把住曰開口即失閉口即喪去却任
麼時請師道源以手掩耳平田放手曰一步易兩步
難源曰有什麼死急平田曰若非此箇阿師不免諸
方點檢

謙禪師

珠溪謙禪師歙州人得法於雲居道膺饒州刺史為
謙大造藏殿謙與一僧同看次謙喚某甲僧應喏謙
曰此殿着得多少佛曰着即不無有人不肯謙曰我
不問遮箇人曰若此則某甲亦未曾祇對珍重謙後
任兜率山而終

瀾大德

瀾大德者興唐寺僧名清瀾性孤高飽叢林九華杜荀鶴贈詩云祇恐為僧心不了為僧心了總輸僧瀾答詩云如何即是僧心了了得何心是了僧世多傳之與婺州僧貫休相善以詩文往還今精舍往往有瀾所為碑塔在寺後

雪山子

雪山子道茂歙縣紀氏子少時每遇盛夏輒以昏暮伏草莽中求以身施蚊蚋者二十年始往休寧普滿院時郭公三益為尉間數與語郭公由是好佛法後

住通州白狼山晚歸自號覺菴未嘗為人白椎或問之答曰是第一義者可輕以假人耶有妻死求出家者茂終不納曰彼一時所激非為法來也此人再娶已又買妾竟如所料大觀中郡守使其鄉僧行月住天王院月自言雲門下求與茂通法屬茂不答及茂去世月言彼非坐滅乃其徒偽為之守使檢尸檢者踏其要股使伸伸已隨結焚之西關渡頂骨諸根不壞煙所及雖水皆得舍利有池陽百問行於世

寧道者

寧道者婺源汪氏名道寧壯歲以道者游四方蔣山

泉禪師許為法器還家棄妻子祝髮參五祖演禪師
誦金剛有悟演印可之辭去游潭州天寧為第一座
尋住報慈開福政和三年十一月四日沐浴小參次
日告眾曰畧運推移日南長至天地一陽生萬物敷
奧義生死與去來從來無忌諱華藏門開主伴俱備
師子翻身象王遊戲如今不究根源直到龍華三會
某甲作道人四十年為僧三十五夏始作道人時日
誦金剛經二十卷在明州育王山燒浴誦至於此章
句能生信心以此為實不覺脚在湯桶脚皴桶破當
體獲解脫道證本元常無柰彼處宗師驀頭印證自

此徧參明州諸尊宿雪竇老良禪師過天台參湧泉
覺至開先見心印到衢州參紫湖誠入廬山見羅漢
英說禪祖偈至圓通叅法鏡禪師將住一年渡江到
三祖見宗禪師深入肯趣得遊戲三昧到太平見清
禪師提趙州狗子無佛性話師資方順透身便退回
至白蓮峰下再來菴前見一蓬頭老人提忠國師古
佛淨餅話如削下千金重擔自此之後方脫去貼肉
汗衫無柰業緣未盡紹報慈開福道場某甲初七日
與大眾相別脫去殼漏子別有前程出家佛子徹髓
徹皮三昧海中遊戲自在輪迴界內任意升騰所以

新安志卷之八
俱尸城畔擲示雙趺熊耳峰前新携隻履前人不了
累及後來畫樣起摹至於今日又道吾紫磨金身今
日即有明日即無若道吾入涅槃非吾弟子道吾不
入涅槃亦非吾弟子於此檢點得出不唯穿却黃面
老子鼻孔亦知報慈落處其或未然報慈與麼來滿
世無相識水月與空華誰堅復誰實住院經五年都
盧如頃刻瑞雲散盡春風生失却文殊遇彌勒咄至
初七日升坐衆纔定即已逝矣得其法者月菴道果
而郡僧覺文嘗叅之文歛縣楚氏子與兄道才皆出
家游方有聲道才叅東林總任威勝軍天寧自號海

上橫行才道者而文嘗任蘇州穹隆山云

宗白頭

宗白頭者名嗣宗歛縣陳氏受業水西寺試經得度
年二十游方叅徑山睿深見器重去即龍門遠道林
勸江浙廬皖荆楚湘漢之間凡菴居屏處禪林所稱
者輒造而問之聞洞下有覺晉座在大洪山宗壽長
七齡僧先一夏服訓累年殆忘寢寐覺嘗問皓月當
空時如何宗云正是恁麼時節反覆酬答忽有省後
從覺於泗州普照覺去遂代之時建炎初也開堂云
喝井菴畔似真似偽斷足巖前乃精乃粹遂為覺拈

一瓣以酬法乳諸方乃知洞下一宗復有人矣尋住
常州善權及明州翠巖雪竇嘗示人曰大衆體究此
事第一不得依樣畫葫蘆第二不得去古人背後又
手第三不得守株待兔第四不得無繩自縛何謂依
樣畫葫蘆如今學者不肯退步休歇一向用心強佐
道理見古人立箇拳也立箇拳劃箇圓相也劃箇圓
相提起座具拂袖便行及至窮究着黑漫漫地何謂
古人背後又手學者已是不明日夜商量古人公案
這箇說話又如何那箇問答又如何設或會得祇是
別人底被他言語攪縛得來不成腸肚豈不見道若

要提唱宗乘須是從自己曾襟流出何謂守株待兔
有一種學者認得箇影響祇管泥在一處或良久或
退後認着不忘一生無動轉長沙道百尺竿頭坐底
人雖然得入未為真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是
全身何謂無繩自縛學者在衆中不肯親近尊宿決
擇此事但認過自家休歇一向癡坐從朝至暮祇管
瞌睡所以道透網金鱗猶滯水廻塗石馬出沙籠若
是本分坐禪人孜孜念念未嘗暫時與此事有絲毫
隔行住坐卧常在其中不見洞山在方丈坐有贊歎
者云僧家好終日無事山云莫如此說僧有僧事俗

新安志卷之八
三十五
有俗事山僧在此無剪指爪底工夫且道洞山在方
丈中佐箇什麼恁麼見得僧堂裏亦不是閑坐處若
不恁麼見去盡是虛度光陰直須念念無間斷步步
無間斷時時無間斷處處無間斷有僧問曹山如何
是無間斷底人山曰曹山今日傷盃僧曰某甲不會
山曰東西不辨即是到這裏作麼生體悉久叅高士
共相證明後學初心各自努力將終書偈曰全心自
照無佛無人諸緣不共時至便行其全身建塔于雪
竇而翠巖取其大衣藏於無際菴閱世六十九坐夏
五十四宗貌清癯氣韻平淡慈忍無嗔恚徑山杲少

所許可嘗贊之曰太湖三萬六千頃之渺茫即師之
口也洞庭七十二峯之峭峻即師之舌也不動口不
饒舌已說未說今說當說也大奇也大奇此是吾家
真白眉

新安志卷第九

叙牧守



郡在漢為丹陽二縣丹陽統縣十七地險遠故常使
都尉分治于歙都尉本秦郡尉掌佐守典武職甲卒
秩比二千石光武省諸郡都尉并其職於太守然亦
往往有置者中世汝陰何比干自廷尉正與張湯爭
事所濟活以千數後遷丹陽都尉獄無冤囚及漢末
零陵黃蓋為之抑疆扶弱山越懷附此其名迹之最
章章者也自建安中置郡不輕選授故梁高祖嘗謂
徐摛曰新安大好山水任昉諸人竝經為之卿為我

新寧志卷之九
卧治此郡而唐韓愈序送陸慘亦以歛刺史為大州
尊官宰相薦聞而天子選用此不輕之驗也是以六
朝置守多一時名勝而唐世宰相嘗為此州者蓋七
人可不謂盛哉國朝仁宗嘗謂輔臣曰齊密登華邠
耀麟絳潤婺海宿饒歙吉建江潮凡十八州民事繁
劇守臣尤當審擇自今宜令中書舍人而潮州則命
監司保薦其有異績者當陞擢之英宗治平四年閏
三月又詔以十八州竝嘉祐中詔委中書選清幹臣
僚充近年該堂除知州人各直指射有違詔約今後
聽中書選掄不得陳乞有以見列聖視邦選候之意

中興距天子所纔數百里其選益重古之君子動不
忘君故在內則畢身盡慮以事君而在外則畢身盡
慮以厚夫君之民夫民者君之所深愛也故使忠信
慈惠者傳之然則厚夫民者所以為奉上也任昉崔
元亮李維之屬足以為法若陶雅者可以為戒顧設
心何如耳

吳太守都尉五人

賀齊字公苗會稽山陰人仕吳孫權為威武中郎將
建安十三年使擊丹陽黥歙時武疆葉鄉東陽豐浦
四鄉先降齊請以葉鄉為始新縣而歙帥金奇萬戶

屯安勤山毛甘萬戶屯烏聊山黥帥陳僕祖山等二萬戶屯林歷山林歷四面壁立高數十丈徑路危狹不容刀盾僕等臨高下石不可得攻軍住經日將吏患之齊身出周行親觀形便陰募徑捷士作鐵弋密於隱險不備處以弋拓塹為緣道夜令潛上乃多垂布以援下人得上者百數四面流布俱鳴鼓角齊勒兵待之僕等夜聞鼓聲四合謂大軍悉已得上驚擾不知所為守險者皆走還軍由是得上大破僕等其餘皆降齊復表分歛為新定黎陽休陽并黥歛凡五縣權遂割為新都郡齊為太守立府於始新加偏將

軍十六年被命詣行在及當還郡權出祖道作樂舞象賜齊輶車駿馬住駕使齊就車齊謝不敢權使左右扶上車令吏卒兵騎導引如在郡之儀權望之笑曰人當努力非積功累勤此不可得去百餘步乃旋

吳志言賀齊為太守而鄺道元注水經乃云齊為都尉按沈約宋書稱漢末及三國多以諸部都尉為郡然則都尉即當時太守也故都尉名字可見者凡數人而太守畧無有惟沈矯在孫皓時稱新都太守或書至皓稍正其名亦恐接晉初史官追書耳是以自陳表以下竝列牧守中

陳表字文奧廬江松滋人嘉禾三年諸葛恪領丹陽太守討平山越以表領新都都尉與恪參勢表在官三年廣開降納得兵萬餘人事捷當出會中郎將周

祇乞於鄱陽召募上大將軍右都護陸遜以為不可
而祇固請之鄱陽民吳遽等果為亂殺祇攻沒城郭
豫章廬陵宿惡竝應新都屬縣搖動表便越界赴討
破之遽等相率降遜拜表偏將軍進討陽都侯北屯
章阮年三十四卒家財盡於養士死之日妻子露立
太子登為起屋宅吳志陳武傳稱諸葛恪以表領新
安都尉按是時新都未改新安兼
丹陽部內別無郡名新安者又吳書云新都都尉陳
表則表為新都無疑當由下文表受賜後人二百家
在會稽新安
縣因致誤耳
諸葛融字叔長瑯琊陽都人也父瑾吳大將軍左都
護融生於寵貴為章句博而不精然寬容多藝數以

巾褐承朝請後拜騎都尉赤烏中諸群出部伍新都
都尉陳表吳郡都尉顧承各率所領人會佃毗陵男
女各數萬口表病死權以融代四年瑾卒時兄恪自
已封侯乃令融襲爵攝兵業駐公安部曲吏士親附
之疆外無事

沈憲字子禮吳郡永安人位左中郎將新都都尉定
陽侯才志顯於吳朝

沈矯字仲威憲子也以節氣立名仕為立武校尉偏
將軍封列侯建威將軍新都太守孫皓時有將師之
稱吳平後為鬱林長沙太守竝不就憲乃沈約之祖
約自序如此南

史乃以憲為曼字元禪官封才業昭穆
竝同而姓字頓異當以約所述為正

晉三人

周嵩字仲智汝南安成人狷直果俠每以才氣凌物
晉元帝作相引為參軍及帝為晉王拜奉朝請嵩上
疏曰古之王者必應天順時義全而後取讓成而後
得今議者以殿下化流江漢澤被六州功濟蒼生欲
推崇尊號臣謂宜先雪社稷大耻盡忠言嘉謀之助
以時濟宏仁之功然後揖遜以謝天下誰敢不從由
是忤旨出為新安太守怏怏不悅臨發與散騎郎張
嶷在侍中載邈坐褒貶朝士帝怒收付廷尉時顓方

貴重帝隱忍久之補廬陵太守不之職更拜御史中
丞

賈寧字建寧長樂人賈氏孽子也何次道嘗送東人
瞻望見寧在後輪中曰此人不死終為諸侯上客初
自結於王應諸葛瑤應敗浮游吳會吳人咸侮辱之
聞京師亂馳出投蘇峻峻甚暱之以為謀主及峻聞
義軍起自姑熟屯于石頭是寧之計峻敗先降仕至

新安太守又有太守杜炯及宋太守楊伯子節皆不

全伯子事畧見黟縣令吳茹公事中而梁

義凡此等皆不錄
孫泰晉新安太守王恭討譙王尚之也荊州刺史

殷仲堪豫州刺史庾楷廣州刺史桓玄竝應之會稽王道子使世子元顯伐恭滅之既而揚佺期及桓玄仲堪等復至石頭元顯於竹里馳還京師遣丹陽尹王愷鄱陽太守桓放之新蔡內史何嗣潁川太守溫詳及秦發京邑士庶數萬人據石頭以拒之道子將出頓中堂忽有驚馬蹂籍軍中因而擾亂赴江而死者甚衆仲堪知王恭敗死狼狽西走屯於尋陽朝廷嚴兵相距內外騷然其後道子父子竟為桓玄所破

宋十二人

庾登之字元龍潁州隰陵人少以疆濟自立初為宋武帝鎮軍參軍預討偽楚功封曲江縣五等男累遷新安太守謝晦為荊州刺史請為長史張鏡吳郡吳人與兄演弟永辯岱俱知名時號張氏五龍演鏡名最高鏡為新安太守蚤卒永孫率復為梁新安太守

臧綽東莞莒人武穆皇后兄子也太子中舍人新安太守

羊欣字敬元泰山南城人也義熙中弟徽被遇於高祖高祖謂咨議參軍鄭鮮之曰羊徽一時美器世論

猶在兄後恨不識之即拔欣補右將軍劉藩司馬後
出為新安太守在郡四年簡惠著稱除臨川王義慶
輔國長史廬陵王義真車騎咨議叅軍竝不就文帝
重之復以為新安太守前後凡十三年樂其山水嘗
謂子弟曰人生仕宦至二千石斯可矣及是便懷止
足轉義興太守非其好也頃之稱病篤免歸
江秉之字元叔濟陽考城人也為山陰令以在縣有
能出補新安太守元嘉十二年轉任臨海竝以簡約
見稱所得秩悉散之親故妻子常饑寒人有勸其營
田業者秉之正色曰食祿之家豈可與農人爭利在

郡作書案一枚去官留以付庫宋世唯顧覲之亦以
省務著績自餘雖刑政脩理而未能簡事云

到元度彭城武原人元嘉二十年十二月白熊見歙
縣元度為太守以獻終益州刺史

王恢之琅邪臨沂人中大夫

何愉之廬江潯人

沈登之吳興武康人

沈宣吳興武康人為太守卒官子懷文時為江夏王
義恭東閣祭酒新安郡送故豐厚奉終禮畢餘悉班
之親戚一無所留文帝聞而嘉之

巢尚之魯郡人孝建初補東海國侍郎仍兼中書通事舍人凡選授遷轉誅賞大處分上皆與戴法興及尚之參謀上性嚴暴睚眦之間動至刑戮尚之每臨事解釋多得全免殿省甚賴之明帝世累遷黃門侍郎出為新安太守

王深字景度琅邪臨沂人晉司徒獻穆公珣之孫齊五人

柳惔字文通河東解人也齊中書侍郎中護軍長史出為新安太守居郡以無政績免梁天監中終湘州刺史著仁政傳及諸詩賦粗有辭義

蕭穎胄字雲長南蘭陵人父赤斧太祖從祖弟也穎胄宏厚有父風起家秘書郎太祖謂赤斧曰穎胄輕朱被身覺其趨進轉美足慰人意累遷中書郎世祖以穎胄勲戚子弟除左將軍知殿內文武事得入便殿出為新安太守吏民懷之

王慈字伯寶琅邪臨沂人司空僧虔子也年八歲外祖宋太宰江夏王義恭延之內齋施寶物恣聽所取慈取素琴石研義恭善之少與從弟儉共書學歷秘書丞司徒左西屬右長史試守新安太守永明中終冠軍將軍廬陵王中書長史

蔡約字景撫濟陽考城人轉累黃門郎領本州中正
出為新安太守復為黃門郎領射聲校尉好飲酒夷
淡不與世雜永明終太子詹事

周仁昭汝南安城人世說叙錄考異引丹陽記周顯

明生仁昭今新安太守按南齊書周顯

少為族祖明所知則仁昭是顯之族父

梁十二人 蕭隱附程靈洗事中

伏暉字元曜平昌安丘人為永陽內史在郡清絜政

務安青郡民何立秀等一百三十四人詣州言狀湘

州刺史以聞詔勸有五事為吏民所懷武帝善之

徙新安太守陳書云召為東陽太守與南史不同按

可知然下文又有往東陽迎姊喪

之語蓋為東陽郡丞時喪姊耳

時民賦稅不登者輒以太守田米助之郡多麻苧家

人至無以為繩其厲志如此屬縣始新遂安海寧竝

同時生為立祠召為國子博士領長水校尉時始興

內史何遠與暉俱稱清白遠累見擢暉循階而已自

以名輩素在遠前意望不滿多託疾居家尋求假到

東陽迎姊喪因留會稽築室自表解職詔以暉為政

廉平宜加獎養勿使志望以為豫章內史乃出拜侍
御史虞曠奏暉歷典二邦少免貪濁此自為政之本
豈得稱功請以大不敬論有詔勿論遂得就郡普通
元年尚書左僕射徐勉為之誌其二章曰東區南服

受結民胥相望伏闕繼執奏書或卧其轍或扳其車
或圖其象或式其閭思耿借寇曷以尚諸

謝覽字景滌陳郡陽夏人天監中累遷明威將軍新
安太守九年夏山賊吳承伯破宣城郡餘黨散入新
安叛吏鮑叔等與合攻沒黥歛諸縣進兵擊覽覽遣
郡丞周興嗣於錦沙立塢拒戰不敵遂棄郡奔會稽
臺軍平山寇覽復還郡左遷司徒咨議參軍仁威長
史行南徐州事五兵尚書後為吳興太守郡境多劫
為東道患覽下車肅然號名守覽在新安頗聚歛至
是遂稱廉潔時人方之王述周興嗣者字思纂陳郡

項人擢員外散騎侍郎進直文德壽光省高祖以三
橋舊宅為光宅寺敕興嗣陸倕各製碑及成用興嗣
所製自是銅表銘柵塘碣北伐檄王羲之書千字竝
使興嗣為文每奏輒稱善九年除郡丞

王規字威明琅邪臨沂人齊太尉儉之孫武帝普通
二年選為晉安王綱雲麾咨議參軍久之出為新安
太守後歷吳郡召拜左戶尚書吳郡千餘人詣闕請
留表三奏不許求於郡植碑許之

張率字士簡吳郡吳人梁天監初遷秘書丞引見玉
衡殿武帝謂曰卿東南物望朕夙昔所聞卿言宰相

是何人不從天降不從地出卿名家奇才若復以禮律為意便是其人秘書丞天下清官東南望曹未有為之者今以相處為卿定名譽後歷黃門侍郎出為新安太守秩滿還都及卒昭明太子與晉安王綱令曰近張新安又致哉其人文筆宏雅亦足嗟惜隨弟府朝東西日久尤當傷懷也比人物零落特可潛慨率嗜酒每事寬恕於家務尤忘懷在新安遣家僮載米三千石還吳既至遂耗大半率問其故答曰雀鼠耗率笑曰壯哉鼠雀竟不研問

王寶琅邪臨沂人起家秘書郎尚梁武帝女安吉公

主襲爵建城縣公為新安太守實從兄來郡就求告實與銅錢五十萬不聽於郡及道散用從兄密於郡市貨還都求利及去郡數十里實乃知命追之呼從兄上岸盤頭令卒與杖搏頰乞原宥得免後為南康郡王湘州長史

蕭幾字德元齊宗室性溫和與物無競清貧自立位中書侍郎尚書左丞為新安太守郡多山水特其所好適性遊履遂為之記

蕭敏齊宗室為新安太守好射雉未嘗在郡詞訟者遷於畝焉

任昉字彥昇樂安博昌人始武帝微時與昉遇竟陵
王西邸從容謂昉曰我登三府當以卿為記室昉亦
戲帝曰我若登三事當以卿為騎兵霸府初開遂引
昉符昔言焉天監六年春出為寧朔將軍新安太守
在郡不事邊幅率然曳杖徒行郭邑民通詞訟者就
路決焉尤以清絜著名百姓年八十以上者遣戶曹
掾訪其寒溫嘗欲營佛齋調楓香二石始入三斗便
出教長斷曰與奪自己不欲貽之後人郡有蜜嶺及
楊梅舊為太守所采昉以冒險多物故即時停絕為
政清省吏民便之咸以百餘年未之有視事期年卒

於官舍唯有桃花米二十石無以為歛遺言不許以
新安一物還都雜木為棺浣衣為歛闔境痛惜百姓
共立祠堂於城南歲時祠之武帝聞問方食西苑綠
沈瓜投之於盤悲不自勝

徐摛字士秀東海郟人也晉安王綱入為皇太子轉
家令兼管記尋帶領直摛文好為新變不拘舊體春
坊盡學之宮體之名由此始高祖聞之怒召摛將責
之及見應對明敏辭義可觀乃意釋因問五經大義
次及歷代史官家雜說末論釋教摛商較從橫應答
如嚮帝甚嘉歎更被親狎寵遇日隆領軍朱异不悅

謂所親曰徐叟出入兩宮漸來見逼須早為之所遂
乘間白帝曰擣年老又愛泉石意在一郡自怡帝謂
擣欲之乃召謂曰新安大好山水任昉等竝經為之
卿為我卧治此郡中大通三年遂出為新安太守為
政清靜教民禮義勸課農桑期月之間風俗便改秩
滿還為中庶子加戎昭將軍

王泰字仲通琅邪臨沂人通和溫雅人不見其喜愠
之色天監中為吏部郎不通關求天下稱平後出為
明威將軍新安太守在郡和理得民心召為寧遠將
軍安右長史終吏部尚書

臧未甄東莞莒人博涉文史有才幹少為外兄汝南
周顥所知天監中遷右軍安城王長史少府卿出為
新安太守有能名還為太子中庶子司農卿太尉長
史

程靈洗字元滌少以勇力聞步行日二百里便騎善
游梁末海寧黠歛等縣及鄱陽宣城郡界多盜賊近
縣苦之靈洗素為鄉里所畏伏前後守長嘗使召募
少年逐捕劫盜侯景之亂靈洗聚徒據黠歛以拒景
及景軍據有新安新安太守湘西鄉侯蕭隱奔依靈
洗靈洗奉以主盟梁元帝於荊州承制又遣使問道

奉表劉神茂自東陽建義拒賊靈洗攻下新安與神
茂相應元帝授特節通直散騎常侍都督新安諸郡
軍事雲麾將軍譙州刺史資領新安太守封巴丘縣
侯邑三百戶神茂為景所敗景偏帥呂子榮進攻新
安靈洗退保黥歙及景敗子榮退走靈洗復據新安
進軍建德擒賊帥趙桑乾以功授特節散騎常侍都
督青冀二州諸軍事青州刺史增邑并前一千戶將軍
太守如故仍令靈洗率所部下揚州助王僧辨鎮防
陳五人

陸繕字士縑吳郡吳人幼有志尚以雅正知名永定

元年遷侍中時留異擁割東陽新安人向文改與異
連結因據本郡朝廷以繕為正威將軍新安太守世
祖嗣位召為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掌東宮管記
陸山才字孔章吳郡吳人少儻好尚文史除正威
將軍新安太守時王琳未平留鎮富陽以捍東道天
嘉元年秋七月甲寅世祖詔曰新安太守陸山才有
啓薦梁前征西從事中郎蕭策梁前尚書中兵部王
暹竝世胄清華羽儀著族或文史足用或孝德可稱
竝宜登之朝序擢以不次王公以下其各進拔賢良
申薦淪屈庶衆才必萃大廈可成使棧樸載歌由庚

在詠山才入為員外散騎常侍

程文季字少卿靈洗之子天嘉二年除正毅將軍新安太守仍隨侯安都東討留異異黨向文政據有新安文季率精甲三百輕往攻之文政遣其兄子瓚來拒文季與戰大破瓚軍文政乃降三年始興王伯茂出鎮東州復以文季為鎮東府中兵參軍

劉廣德南陽涅陽人好學負才任氣歷樂山豫章二郡太守新安內史光大中假節員外散騎常侍雲旗將軍河東太守

周景曜義興陽羨人也族弟文育本新安壽昌縣項氏子年十一善游反覆水中數里跳高五六尺羣兒莫能及周蒼為壽昌浦口戍主見而竒之求養為己子文育後為開府儀同三司武帝時死事景曜以文育故官至新安太守

唐三十六人

王雄誕曹州濟陰人杜伏威養子少疆果膂力絕人伏威之起用其計戰多克唐武德二年伏威納款四年遣雄誕討李子通於杭州擒之以獻先是歙州汪華據黥歙稱王十餘年雄誕遠軍擊之華拒之於新安洞口甲兵甚銳雄誕伏精兵於山谷率羸弱數千

犯其陳戰纔合陽不勝還走營華進攻之不能克會
日暮引還伏兵已據其洞口華不得入乃請降於是
伏威盡有淮南江南之地南至嶺東距海雄誕以功
除歙州總管賜爵宜春郡公伏威入朝以兵屬雄誕
輔公柘將反以詐奪其兵遣人諭計雄誕誼不從公
柘殺之雄誕愛人善撫士能致下死力每破城邑整
衆山立無絲毫犯死之日江南士庶為流涕

蘇瓌字昌容

宰相世系表云
字延頊與傳異

雍州武功人為歙州刺

史時來俊臣眨州叅軍人懼其復用多致書請瓌叱
其使曰吾忝州牧高下自有體能過待小人乎遂不

發書俊臣未至追還恨之由是連外徙不得入後歷
相中睿封許國公配享睿宗廟廷瓌治州考課常最
為宰相陳當世利病甚多

盧渙天寶中刺史後改刺陸州

季廙上元中刺史寶應元年改刺處州

李揆字端卿系在隴西為冠族乾元二年拜相美風

儀善奏對肅宗嘆曰卿門第人物文學皆當世第一

信朝廷羽儀乎故時稱三絕揆決事明當然銳於進

且近名坐抑兄楷不遷又扶擿故宰相呂諲過失上

元二年二月貶袁州刺史累年徙歙州

龐濬永泰元年

公孫綽大曆初

薛邕字仲味宰相世系表字公和蒲州汾陰人代宗時為吏部

侍郎與同列徐浩分典選華原尉侯莫陳怵浩妻弟

也冒優託之邕以長安尉怵當叅臺御史大夫李棲

筠物色其勞怵色動不能對乃言為徐浩杜濟薛邕

所引非真優也始浩罷嶺南節度使以壞貨數十萬

餉元載濟方為京兆及邕皆載所厚棲筠併劾之帝

未決大曆九年三月丁卯浩邕竝停知選事會月食

帝問其故棲筠曰月食修行今罔上行私者未得天

若以傲陛下耶五月乙酉皆坐貶而邕為歙州刺史

舊唐書本紀及徐浩傳新唐書李栖筠傳皆言邕以

侍郎為歙州唯新唐李泌傳稱自左丞貶按唐崔巨

宣州觀察使去思頌序稱邕在宣九秋今上纂序命

糾正于仙臺則是德宗即位後自宣歙觀察使方為

左丞耳在大曆中未為此官也然邕至建中元年十

月又以左丞坐職為連山尉故新書致混其文耳其

頌曰詔謂薛公茂學雕章孝弟忠良碑碣語多緣節

未足多信考其事則兩以請屬罷官而唐人稱薛邕

有宰相望乎豈是時刺史月俸至千緡方鎮所取無執
而京官祿薄自方鎮入八坐至謂罷權邕之出家人
恨降之晚德宗即位自宣歙觀察使入為尚書左丞
蕭復字履初父衡尚新昌公主復生戚里常衣垢弊
居一室學自力非名士夙儒不與游以清操顯推主

蔭為宮門郎廣德中歲大饑家百口不自振議鬻昭
應墅宰相王縉欲得之使弟紘說曰以君才宜在左
右胡不以墅奉丞相取要職復曰鬻先人墅以濟孀
單吾何用美官使門內餒且寒乎縉憾之由是廢數
歲乃歷歙池二州刺史治狀應條遷湖南觀察使後
相德宗

劉贊字公佐荆南節度使彙之子楊炎薦贊名臣子
擢浙西觀察判官大曆十四年德宗即位炎入相進
贊歙州刺史政幹疆濟墅媪將為虎噬幼女呼號搏
虎俱免觀察使韓滉表贊治有異行加金紫徙常州

陸儉字公佐吳郡人以明道自任連事觀察使觀察
使不能知退居于田者六七年正元中由侍御史入
為祠部員外郎二歲十八年二月十八日出刺歙州
朝野之賢者惜其去韓愈序送之曰歙大州也刺史
尊官也由郎官而往者前後相望也當今賦出於天
下江南居十九宣使之所察歙為富州宰相之所薦
聞天子之所選用其不輕而重也較然矣如是而齋
咨涕洟以為不當去者陸君之道行乎朝廷則天下
望其賜刺一州則專而不能咸謂先一州而後天下
豈吾君與吾相之心哉儉未至郡四月二十八日卒

于道李翱作陸欽州述稱其生于世五十有七年明於仁義之道可以化人倫厚風俗者餘三十年而恨其道之不行天下未蒙其德云

崔淙字君濟博陵人自侍御史華原令改欽州刺史

下車而簡其約束朞月而明其信誓既去害郡之姦

遂寧踴險之俗召拜長安令元和中官至銀青光祿

大夫守工部尚書右據呂溫所作行狀參之世系表得題名字

范傳正字西老鄧州順陽人自比部員外郎出為欽

州刺史轉蘇湖二州皆以政事修理聞擢為宣歙觀

察使白居易掌制其詞曰蘇州刺史范傳正文學政

事二美具焉選自郎曹出分符竹江南列郡連領者

三所至之郡悉心為理明諭朝旨恭守詔條謹身省

事以臨其下政簡而肅意誠而明吏不能欺人是以

息而去思之歎來暮之謠復有關於人聽雖古循吏

蔑以加之又云黜歙之遺愛尚在吳興之新政方播

升車便道足慰人心固當望風自安計日而理傳正

精悍有立好古自飭及為廉察頗事奢侈厚以財貨

問遺權貴視公蓄如私藏幸不至甚敗云

韋綬元和四年有兩韋綬其一元和相貫之兄德人穆宗朝吏部尚書然貫之兄晚得心疾不知孰是翰林學士其一字子章京兆

之兄

馮宿東陽人從裴度東征為彰義軍節度判官淮西
平拜比部郎中先是鳳翔法門寺有釋迦指骨一節
元和十四年正月丁亥憲宗令中使押宮人持香華
往迎留禁中三日乃送諸寺王公士庶奔走施財唯
恐居後百姓有廢業破產燒頂灼臂而求供養者刑
部侍郎韓愈上疏極諫憲宗大怒貶愈潮州刺史宰
相疑宿草疏出宿為歙州刺史後入為刑部郎中終
劔南東川節度檢校禮部尚書

崔元亮字晦叔磁州照義人累轉駕部員外郎清謹
介特澹如也稍遷密州刺史元和十五年遷歙州與

杭州元夔等同制元稹為制詞曰今餘杭鍾離新安
順政三有財用一鄰戎狄將有所授每難其人以夔
之理課甄明以洪度之奏議詳允以元亮之學古從
政以公達之守道立身僉命為邦庶可勝殘去殺矣
元亮到郡郡人馬牛生駒犢官籍蹄噉故吏得為姦
元亮焚其籍一不問民山處輸租者苦之下令許計
斛輸錢民賴其利徙湖州後為諫議大夫朝廷推為
宿望

邢群字渙思河間人孔溫業拜中丞求御史於杜牧
以群對詔拜監察御史會昌五年由戶部員外郎出

為處州刺史牧聞之喜曰群不容於會昌中不辱吾
御史薦矣代還授歙州時牧為睦州睦州大廳記牧
刺史歙睦相去直西東三百里牧問往來者邢君何
以為治曰急於束縛黠吏冗事弊政不以久遠必務
盡根本牧曰邢君去縉雲日老稚泣送於路用此術
也數月以風疾廢

裴休字公美河東聞喜人大中初為刺史二年移鎮

宣州景德傳燈錄稱休守新安遷鎮宣城按盧肇宣州

李敬方字中虔大中四年至六年唐藝文志云太和

方所題黃山詩
考之和字誤也

盧潘大中九年

于德晦大中十一年

任宇咸通七年

盧肇字子發袁州人狀元登第咸通中朝散大夫持

節歙州諸軍事守歙州刺史柱國賜紫金魚袋通典

德四年改郡為州改太守為刺史加號持節後加

號為使持節諸軍事而實無節但頒銅魚符而已

郡上海潮賦其狀云去年五月蒙恩除歙州刺史臣

謹行陛下法令常懼僣違理郡周星未有政績潛被

百姓詣闕以臣粗能緝理求得留臣奉七月二十二
日敕又蒙聖恩賜臣金紫蓋其自叙如此

張裕乾符中

李擢官尚書吳圓代之

吳圓光啓元年至三年使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

陸希聲蘇州吳人乾符初召為右拾遺時儉腐秉權歲數歎梁宋尤甚希聲見州縣剝敝上言當謹視盜賊明年王仙芝反株蔓數十州遂不制擢累歙州刺史昭宗聞其名召為給事中乾寧中遂以為相于濤者宰相琮之姪授泗州防禦使歙州刺史佐淮南楊行密為副使

呂季重河東人肅宗相諍之兄子歙縣東南十二里有車輸灘湍悍善覆舟季重以俸募工鑿之成安流因名呂公灘

權若訥天水人歷桂歙梓三州刺史

盧廷昌范陽人

盧瓊范陽人

孫緯字中隱武邑人吏部侍郎

薛杳河東汾陰人明皇相訥之孫

常瑜隋鄭公孝寬之孫右八人不

裴樞字紀聖絳州聞喜人龍紀初進給事中改京兆

尹坐與孔緯厚善改右庶子出為歙州刺史景福二年楊行密遣田頔以二萬人攻歙州樞有美政民愛之為樞戰頔兵數却遺行密書請還京師行密以魯卽代樞州人不肯下請陶雅代雅於諸將最寬厚以禮歸樞于朝天復元年拜相竟與唐存亡云
吳三人

陶雅字國華廬州合淝人楊行密逐廬州刺史郎幼復以雅為左衝山將討定鄉盜田頔既破歙州雅自池州團練使來為刺史田頔為寧國軍節度使天復二年頔既平昇州求池歙為屬行密不許頔遂絕三

年十二月行密破宣州殺頔順義軍使汪武與頔連和雅攻鍾傅兵過武所迎謁縛武於軍天祐元年八月前衢州刺史陳璋睦州刺史陳詢皆叛錢鏐附于行密明年鏐圍詢于睦州行密遣雅救之軍中夜驚士卒多踰壘亡左右及裨將韓球奔告之雅安卧不應須臾自定亡者皆還鏐遣從弟鎰及指揮使顧全武王球拒雅為雅所敗虜鎰及球以歸六月雅會衢睦兵攻婺州拔之執刺史沈夏行密以雅為江南都招討使歙婺衢睦四州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陳詢不能守睦州奔于廣陵雅入據其城十一月庚辰行

密卒子渥嗣為節度王茂章代渥為宣州觀察使與渥不協三年正月壬戌茂章以宣歙二州叛附于錢鏐雅急引兵還歙六月衢婺睦皆復為錢鏐所破開平一年雅使其子敬昭及指揮使徐章將兵襲饒信州刺史危仔倡請降饒州刺史唐寶棄城走是歲楊氏又得撫表吉虔四州於是江西之地盡入于楊氏雅在郡凡二十年

骨言者吳轅門大將

右一人見尉遲樞宣州新安禪院記

歐達者吳順義七年知歙州官金紫光祿大卿檢校司徒兼御史大憲上柱國楊氏以梁龍德元年二月

改元順義此云七年當後唐天成二年南唐一人

龔慎儀字世則邵武人仕南唐為禮部郎中建隆元年七月李氏命為進奉使來貢乘輿服御物違命候時出知歙州王師收金陵諸城皆下宣州節度使盧絳無所歸欲據福建以叛領所部過歙州儀閉門不納絳怒曰儀乃吾故人何故見拒使馬雄攻之城陷朝服以出為絳所殺會先鋒曹翰齎鐵券至絳乃與馬雄等數人棄其衆來歸後因陞見待于外未入儀兄子穎先是江南歸朝為侍御史詬罵絳等以手版

擊之遂闌入殿門訴言臣叔無罪為絳所殺因俯伏
請罪極言絳狼子野心不可留太祖下令誅絳青箱雜記
言絳陛見舞蹈次頽遽前以笏擊踏之恐未可據

國朝

蘇德祥青州人建隆中進士第一太平興國中知軍
州事

季維字仲方洛州肥鄉人登進士甲科咸平中以太
常博士獻頌聖德千言真宗嘉之召試中書為直集
賢院屯田員外郎時兄流方為宰相每還家相與笑
言而未嘗及朝政然終欲避權勢乃請知歙州至郡

起學舍時行鄉射之禮代還同判太常禮院終刑部
尚書維寬厚喜怒不形於色既沒家無餘財

趙昂將仕郎守禮部郎中直昭文館上輕車都尉景

德元年州學有昂母張夫
人碑昂以元年來

方演郡人朝請大夫行虞部員外郎輕車都尉大中
祥符二年

謝濤字濟之杭州富陽人登淳化三年第嘗以秘書

丞知興國軍真宗考吏籍五年無過者擢之遷太常

博士一日內出朝士有治迹者二十四人名付中書

門下濤在選中後權三司度支判官出知泰州徙歙

州官至太子賓客

曹脩古字述之建州建安人大中祥符中進士甲科
鯁直有風節為監察御史禁中以翡翠為服玩詔市
於嶺南脩古以重傷物命論罷乞出知歙州官至刑
部員外郎侍御史知雜事

歐陽穎字孝叔吉州廬陵人登進士第歷官有能名
嘗知萬峽鄂三州大中祥符末以朝散大夫行太常
博士知歙州盜有殺民董氏於市者三年捕不獲穎
至則得之以抵法又富家有盜夜入啓其藏者百計
捕之不獲有司苦之穎獨召富家二子械付獄鞠吏

民皆曰是素良子也驚疑互諫穎不聽鞠愈急二子
服取其所盜某物於某所皆是僉以為神明後歷知
岳閬饒州治七州皆有聲剛果有氣外嚴內明不可
犯以是施於政亦以是持身云

蘇壽叅知政事易簡之子自越州徙歙州

錢仙芝景祐中以校理知州事

王琪字君玉成都華陽人皇祐二年以度支員外郎
龍圖閣待制知舒州徙蘇潤二州坐疏轉運陳述古
在部多凌縱述古降知密州乃以琪知歙州有惠愛
及人人為畫像立祠嘉祐元年徙知江寧府東南名

州巨鎮多所更歷政尚簡靜疾俗吏飭厨傳以沽名
故待賓客頗闊略間有造飛語詆之者亦不卹也後
終禮部侍郎畫像立祠不足深據此乃

張經皇祐中以度支員外郎提點利州路轉運使事
四年二月降知歙州

呂元規治平中以司勳郎中權提點廣東刑獄四年
二月降知歙州

張慎修朝散大夫輕車都尉元豐九年

潘珏通直郎元祐四年

王擴右朝散大夫元祐六年

黃誥字君謨岳陽人親喪廬墓致毀有芝草之瑞因
賜官其謝表云白髮三千何嗟及矣靈芝六十孰為
來哉四方傳誦紹聖二年以朝散郎知州事

顧臨字子敦越州人紹聖中以天章閣待制知州事
移饒州

董正封承議郎元符元年

李度禮部員外郎

虞賓字舜臣山陰人自比部員外郎出守

曾諤字正臣朝議大夫崇寧末

狄樞朝奉郎代曾諤

丁湜淮陰人自左司郎中出守

劉光衢州人朝奉郎政和七年三月

許頌濠州定遠人朝散郎八年正月

梅澤平江府人朝請大夫宣和二年四月到官十月

召

曾孝蘊天章閣待制二年十月八日到官十二月移

知青州

呂灝三年正月到官四月移知饒州在姓字爵里年

不能皆備前朝又有蘇補袞王舉

張仲珪三年五月到官

盧宗原朝奉郎直龍圖閣宣和三年十二月除淮南江浙荆

湖制置發遣判官

唐作求朝奉郎五年六月二十日病去官到

上官恢中大夫靖康元年八月二十日受代

夏承朝奉大夫建炎二年十月九日受代

章茂朝奉大夫建炎二年三月九日到

郭東承議郎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到任

孫佑朝請郎紹興元年七月十一日到任

趙詳之左朝散郎三年六月六日到任

王禔右朝散大夫五年六月六日到任

唐輝 任徽猷閣直學士左承議郎六年二月四日到

吳偉明 任左奉大夫召除直秘閣應天府路提刑

曾開 任中大夫寶文閣待制九年四月九日到

汪藻 任顯謨閣學士左太沖大舉亳州明年二月二十

朱芾 任中大夫敷文閣待制十一月十七日到

朱異 任奉大夫三十二年二月二十二日到

張旬 任左朝奉大夫三十二年五月五日到

黃積厚 任左朝奉大夫三十二年五月五日到

何鑄 任資政殿學士左朝奉大夫十月七日到

章僅 任右承議郎十月八日到

趙子游 任右奉直大夫三十二年四月二十日到

施鉅 任左朝請郎十一月二日到

李洸 任右朝請大夫十一月二日到

胡彥國 任右朝請大夫十一月二日到

李植 任右朝散大夫十一月二日到

北路 任右朝散大夫十一月二日到

潘莘 任左朝散大夫十一月二日到

洪适 任左朝奉郎十一月二日到

沈濬 任左朝請郎十一月二日到

薛良朋 左朝奉郎 三十二年七月八日 到任 內累

轉運副使

呂廣問 左朝請大夫 集英殿修撰 隆興元年十月十日 召

錢豫 左朝請大夫 乾道元年正月八日 到任

季南壽 左朝請郎 直秘閣 主管台州崇道觀

郊升卿 左朝議郎 三年八月十七日 罷 八日到任 內

朱柔嘉 右朝請大夫 五年十二月九日 到任 內

史侯 右朝議大夫 六年二月九日 致仕

趙師夔 右承事郎 直秘閣 八年三月二十日到任 內

六日改知朝州

趙不悔 左朝贊郎 乾道九年三月二十日到任 內

新安志卷第九 終



新安志卷第十

叙雜說



歷有歸餘筮則歸奇雜說不齊末篇總之前人所錄
八以區分耳目所得別為記聞亦可以汎觀

人事

山陰朱育仕郡門下書佐太守濮陽興問以人士育
曰近者太守上虞陳業絜身清行志懷霜雪正亮之
信同操柳下遭漢中微委官棄祿遁迹黔歛以求其
志高邈妙蹤天下所聞故廟欽宗文遺之尺牘之書此
竟三高會稽典錄

宣武既廢太宰晞父子仍上表曰應割近情以存遠計若除太宰父子可無後憂簡文帝答表曰所不忍言况過於言宣武又重表辭轉苦切簡文更答曰若晉室靈長明公便宜奉行此詔如大運去矣請避賢路公讀詔手戰流汗於此乃止太宰父子遠徙新安晞字道升元帝第四子初封武陵王拜太宰晞未敗四五年中喜為挽歌自搖大鈴使左右習和之又燕會倡伎作新安人歌舞離別之辭其聲甚悲後果徙新安出世說并注按晉書崔日知為京兆尹處分長安萬年及諸縣左降流移

人不許暫停有違晷刻所由決杖後貶歙縣丞為縣家催逼求與妻子別不可得人以為報應朝野僉載李涵為御史大夫京畿觀察使德宗即位以涵和易無剽割之才除涵太子少傅克山陵副使涵判官殿中侍御史呂渭上言涵父名少康今官名犯諱恐乖禮典宰相崔祐甫奏曰若朝廷事有乖舛群臣悉能如此實太平之道除渭司門員外郎尋有人言涵昔為中正少卿此時無言今以少傅為慢官故妄有奏議詔曰呂渭僭陳章奏為其本使簿訴官名朕以宋有司城之嫌晉有詞曹之諱歎其忠於所事亦謂確

以上聞乃加殊恩俾膺厚賞近聞所陳少字往歲已任少卿昔是今非罔我何甚豈得謬當朝典更厠周行宜佐遐藩用戒薄俗可歛州司馬同正由是改涵為檢校工部尚書兼光祿卿仍克山陵副使

舊唐書

元和三年秋以右庶子盧坦為宣歙觀察使坦到官值旱饑穀價日增或請抑其價坦曰宣歙土狹穀少所仰四方之來者若價賤則商船不復來民益困矣既而米斗二百商旅輻湊民賴以生

資治通鑑

江南偽中書舍人徐善幼孤家于豫章楊吳之剋豫章善之妹為一軍校所虜既定軍校求得善請以禮

聘之善自以舊族不與當戎士為婚因不許乃強納幣焉悉擲棄之臨以白刃亦不懼然竟虜之而去善即詣楊都求見吳楊渥而訴之時渥初嗣藩服府廷甚嚴僭擬王者布衣游士旬歲不得一見而善始至白沙渥夜夢人來言曰江西有秀才徐善將來見公今在白沙逆旅矣其人良士也且有情事公其厚遇之旦即遣騎迎之既至禮遇甚厚且問所欲言善具白其妹事即命贖歸徐氏時歙州刺史陶雅聞而異之因辟為從事

慶曆二年二月太常博士天章閣待制林瑀落職通

判歙州時中丞賈昌朝上言瑀所進會元紀全涉圖
緯瑀為儒官專以陰陽小說上惑君聽不宜在勸講
之地故落職外任 會要

自睦州青溪縣界至歙州路皆鳥道縈紆兩旁峭壁
僅通單車方臘之亂曾待制出守但於兩岸上駐兵
防遏下瞰來路雖蚍蜉之微皆可數賊亦不敢犯境
會宋江擾京東曾公移守青社掌兵者以霧毒為解
移屯山谷間州遂陷 方勺泊宅編

方臘之亂已殘睦歙二州而監司尚不以實聞于朝
唯知鎮江府毛友節次馳奏時宰相方主應奉事而

本路使者皆朱勔客也反怒其張皇即罷友為宮觀
而以虞奕代之友謝表有曰兩郡生靈已罹於非命
一路使者猶謂其無他 嚴州圖經

詩話

謝舉字言揚幼好學與兄覽齊名為太子家令掌管
記深為昭明太子賞接秘書監任昉出為新安太守
別舉詩曰詎念耄嗟人方深老夫託其屬意如此 謝覽傳

唐李尚書擢罷歙州與吳圓交代有佐酒錄事名媚
川聰明敏慧李頗留意緣納營伎韶光託於替人令
存恤之臨發共飲不勝離情有詩曰經年理郡少歡

娛為習干戈間飲徒今日臨行更交割分明留取媚
川珠吳答曰曳履優容日日歡須言違德涕洟瀾韶
光今已輸先手領取殯珠掌內看

南部新書

趙嘏頗有詩名不拘小節飲中贈歌者曰倚風無處
避梁塵雅唱清歌日日新求值溪亭花欲盡一聲留
得萬家春後因酒失悔過以詩上歙州守曰葉覆晴
溪豔豔紅路橫秋色馬嘶風猶携一盞郡齋酒傾對

青山憶謝公

盧瓌抒情

姚巖傑梁公元崇之裔孫也嘗以詩酒放遊江左凌
忽前達旁若無人盧肇牧歙州巖傑在婺州先以著

述寄肇肇知其使酒以手書褒美贈以束帛辭云兵
火之後郡中凋弊無以迎逢大賢巖傑復以長牋激
之肇不得已輟所乘馬迓至郡齋館穀如公卿禮既
而日肆傲睨肇嘗以詩吒巖傑云明月照巴山巖傑
大笑曰明月照一天柰何獨言巴山耶肇漸不得意
無何會於江亭時蒯希逸在席肇請目前取一事為
酒令尾有樂器之名肇令曰遠望漁舟不闊尺八巖
傑遽飲酒一噐凭欄嘔之即席還令曰憑欄一吐已
覺空喉其傲慢如此

唐撫言

楊行敏出使驛騎到歙州郡守輕待慊恨尤甚題詩

於冬青館云駑駘嘶叫知無定騏驥低垂自有心山
上高松溪畔竹清風纔動是知音又曰杜鵑花裏杜
鵑啼淺紫深紅更傍溪遲日霽光搜客思晚來山路
恨如迷 南部新書

李義山詩小鼎烹茶面曲池白鬚道士竹間碁何人
書破蒲葵扇記着南窗移睡時蒲葵扇出謝安傳然
人不知其何物名蒲葵蘇子容云梭欄也出廣雅今
衢信宣歙間扇是也謂形似蒲葵爾 蔡寬夫詩史

中都一士大夫家收江南李後主書一詩云銅壺漏
滴初盡高閣鷄鳴半空催起五門金鎖猶垂三殿珠

籠階前御柳搖綠仗下宮花散紅鴛瓦數行曉日鸞
旗百尺春風侍臣蹈舞重拜聖壽南山永同下有馮
延巳三字 陽春錄後

南唐元宗優待藩邸舊僚馮延巳自元帥府書記至
中書侍郎遂相時論以為非才江文蔚因其弟延魯
福州之敗請從退削乃出撫州秩滿還朝因赴內宴
進詩曰青樓阿監應相笑書記登壇又却回 詩史

馮延魯出討閩中催督軍糧急於星火李建勳以詩
寄之曰粟多未必為全計師老須防有伏兵既而福
州之兵果為越人所敗 南唐近事

歙州問政山聶師道所居也嘗有人涉險攀蘿至絕壁於巖下嵌空處見詩一首雖苔蘚昏蝕而文尚可辨題云黃台詞不知台何人也

出詩史按台國初時屯田負外郎詩二十

韻詞多不錄

伍喬張洎少相友善張為翰林學士寵眷尤優異伍為歙州通判作詩寄張戒僕伺張游宴時投之一日張與僚友近郊宴懽甚僕即投詩詩云不知何處好銷憂公退携壺即上樓職事久參侯伯幕夢魂長繞帝王州黃山向晚盈軒翠點水含春繞郡流遙想玉堂多暇日花時誰伴出城游張得詩動容久之為言

上召還為考功員外郎判吏部流內銓

詩史

蘇壽易簡長子也知泗州公用不足往來憾之壽為詩曰戴笠披蓑軍十萬饑嗔飽喜客三千後移越州與通判賈贊善不叶移歙州有詩曰却因賈贊善來

作歙知州

胡納見聞錄

景祐五年廷試進士以鯤化為鵬為詩題呂濟叔詩云千尋離海嶠一息過天池議者謂此詩意自當為第一人也

雲齋廣錄

丘濬十歲謁陳州太守曰前日寺中聞射因成詩云殿宇時聞燕雀鳴虛庭盡日少人行孤吟獨坐情何

限時喜風搏中鵠聲守喜之令對弱柳絲絲搓綠線
對云春雲片片揭新綿 古今詩話

丘濬寺丞失意徧游諸郡至山陽郡守屢召之夜飲
翌日作詩曰醜却天下美人面正得世間男子心郡
守它日再為文字之飲以謝之又至儀真太守召看
牡丹作詩曰何事化工情愈重徧教此卉太妖妍王
孫欲種無餘地顏巷安貧欠買錢曉檻競開香世界
夜欄誰結醉因緣須知村落桑麻處田叟饑耕婦不
眠又至五羊贈太守詩曰碧晴蠻婢頭蒙布黑面胡
兒耳帶環幾處樓臺皆枕水四周城郭半圍山又云

風腥蠻市合日上瘴雲紅守見之不憚

翰府名談

朱吏部喬年儒學決科刻苦為詩紹興初綦處厚為
翰林學士每哦其詩最愛一絕云春風吹起籜龍兒
戢戢滿山人未知急喚蒼頭斲煙雨明朝吹作碧叅
差蓋前人有筍詩曰急忙喫着不可遲一夜南風變
成竹喬年點化乃爾精巧處厚力薦于朝後為尚書

郎曾端伯皇宋
即百家詩選

程進道紹興初帥閩中殄滅諸寇以武庫為止戈堂
一時諸公題詠甚多汪彥章二詩最為絕唱其詩云
此老胷中百萬軍暫勞試手犬羊群山頭不復望廷

尉柱下何須用惠文解帶為城聊戲劇賣刀買犢便
耕耘三山勝處開華屋千載人傳舊史君千里閩山
驛騎飛天書趣解海邊圍異軍方逐蒼頭起元帥徐
將白羽揮翻就鏡歌春舉滿收還烽火夜開扉向來
萬事闕兵氣都作風光坐上歸 桐江詩話
石敏若學士橘林文汪彥章內翰龍溪集合竝行於
世二集之詩相犯甚多如鳥聲應為故人好梨雪欲
將春事空山色總兼溪色好松聲長作雨聲寒負郭
生涯千畝竹長年心事四愁詩千里江山漁笛晚十
年燈火客氈寒日邊人去鴈行斷江上秋高楓葉寒

天闊鳥雙下山寒人獨歸及阻風餘干渡詠水晶數
珠次蘇養直韻寄黃元功阻風雨辟邪渡寄王仲誠
客至夏夜示友人等詩皆全篇見於兩集未知果誰
作設皆內翰所為則橘林中詩本自無多去此遂空
冀北之群矣 出漁隱叢話漁隱者績溪胡待制長
子名仔萬居吳興自號苕溪漁隱

雜藝

錢鄧州若水嘗言古之善書鮮有得筆法者唐陸希
聲得之凡五字撇押鈎格抵仍用筆雙鈎則點畫適
勁而盡妙謂之撥鐙法希聲言自斯翁及三王以至
陽冰皆傳此法希聲以授沙門誓光誓光入長安為

翰林供奉刁衍言江南後主得此法書絕勁復增二字曰導送今待詔尹熙古亦得之而所書為一時之絕查道始篆患其體勢柔弱熙古教以此法仍雙鉤用筆經半年始習熟而篆體勁直甚佳

楊文公談苑

薛稷天后朝位至少保文章學術名冠當時學書師褚河南時稱買褚得薛不落節畫蹤闔令秘書省有畫鶴時號一絕曾旅遊新安遇李白因留連書永安寺額兼畫西方像一壁筆力蕭灑風姿逸發曹張之亞也二妙之跡李翰林題贊見在

出唐畫斷按稷嘗為黟縣令白亦嘗

至新安但時有先後耳

薛稷曾為黟縣尉善畫鶴今邑人時有畫者蓋薛公之餘風

出太平寰宇記言尉亦悞也

裴休守新安日屬希運禪師初於黃蘗捨衆入大安精舍混迹勞侶掃灑殿堂公入寺燒香因觀壁畫問是何圖相主事對曰高僧真儀公曰真儀可觀高僧何在僧皆無對公曰此間有禪人否曰近有一僧投寺執役頗似禪者公曰可請來即舉前問師高聲云裴休公應諾師曰在什麼處公言下知旨如獲髻珠曰真善知識也示人尅的如是何汨沒於此乎寺衆愕然自此延入府治留之供養屢辭不已復堅請住

黃蘗山薦興祖教有暇即躬入山頂謁或渴聞勝論
即請師入州公既通徹祖心復博綜教相諸方禪學
咸謂裴公不浪出黃蘗之門也至遷鎮宣城亦創精
藍迎請居之雖圭峰該通禪講為裴所重未若歸心
於黃蘗而傾竭服膺也集黃蘗語要序冠編管留鎮
山門出景德傳燈錄今歙縣有黃蘗山然當即禪師
所住而傳燈又言禪師闍人於其本州黃蘗山
出家後居洪州大安寺則與此不同

研

龍尾黼研章聖皇帝所常御也乾元升遐以賜外戚
劉氏而永年以遺其舅王齊愈臣軾得之以遺臣宗

孟且銘之曰黜歛之珍匪斯石也黼形而穀理金聲
而玉色也雲蒸露湛祥符之澤也二臣更寶之見者
必作也蘇文忠公集

余家有歙研底有款識云吳順義元年處士汪少微
銘云松操凝煙楮英鋪雪毫穎如飛人間五絕所頌
者三物爾蓋謂研與少微為五耶蘇公說

今歙州之山有石俗謂之龍尾石亦亞於端若得其
石心巧匠就而琢之貯水之處圓轉如渦旋可愛蘇

政易簡文
房四譜

端石在端溪色理瑩潤本以子石為上子石者在大

石中生蓋精石也而流俗傳訛遂以紫石為上又以貯水不耗為佳有鸚鵡眼為貴眼石病也然惟北巖石則有之端石非徒重於流俗官司歲以為貢亦在佗研上然十無一二發墨者但充翫好而已歛石出於龍尾溪其石堅勁大抵多發墨故前世多用之以金星為貴其石理微麤以手摩之索索有鋒銛者尤佳余少時又得金坑礦石尤堅而發墨然世亦罕有端溪以北巖為上龍尾以深溪為上較其優劣龍尾遠出端溪上而端溪以後出見貴爾

歐陽公研譜

君謨言端石瑩潤惟有銛者尤發墨歛石多銛惟膩理者特佳蓋物之奇者必異其類也此言與余特異故并記之

研端溪無星石龍尾水心綠紺如玉石二物入用餘不足道也

蔡君謨文房四說

青州石末研受墨而費筆龍尾石得墨遲而久不燥羅文石起墨過龍尾端溪龍窟壩紫石又次之古瓦類石末過此無足議也

蘇易簡文房四譜中載研四十餘品以青州紅線石第一端州斧柯山第二龍尾石第三餘皆在中下雖銅雀臺古瓦研列於下品特存古物耳

類說

藝源研在唐開元中因獵人葉氏逐獸至長城里見
疊石如城壘狀瑩潔可愛因携之以歸刊粗成研温
潤大過端溪者後數世葉氏諸孫持以與令令愛之
訪得匠手琢為研由是天下始傳南唐元宗精意翰
墨歛守獻研并薦研工李少微國主嘉之擢為研官
令石工周全師之其後匠益多今全最高年能道昔
時事并召少微之孫明訪偽告不獲今山下葉氏繁
息幾數百戶乃獵者之孫也

唐積藝源研圖譜

凡取石先具牲醪祝版撰日齋戒至山下設神位十
餘於壇祝訖發之稍褻慢必有蜂蠆虫蟒毒物傷人
蓋神物所惜不欲廣傳人間所得不過百十枚即竭
矣又當再祝之前後嚙死者十餘人今皆預祀享也
唐侍讀研譜云二十年前頗見人用龍尾石研求之
江南故老云昔李後主留意翰墨用澄心堂紙李廷
邽墨龍尾研三者為天下冠當時貴之自李氏亡而
石不出亦有傳至今者景祐中校理錢仙芝守歙始
得李氏取石故處其地本大溪也常患水深工不可
入仙芝改其流使由別道行自是方得之後縣人病
其湏索復溪流如初石乃中絕邑官復改溪流導錢
公故道而後所得盡佳石遂與端石竝行按圖經龍

尾山在婺源縣長城里今雖多故坑無有石出環縣皆山也石雖出他山實龍尾之支脉俱得謂之龍尾歛研說

唐公研錄云嘗過金陵於翰林葉道卿處見研方四五寸色淡青如秋雨新霽遠望暮天表裏瑩潔都無文理蓋石之美者云得於歛不知出於何坑今不復有初門縣出細羅文石酷似泥漿石亦有羅文但石理稍慢不甚堅色淡易乾耳此石甚能亂真人多以為婺源泥漿石當須精辨之歛縣出刷絲研甚好但文理太分明無羅文間有白路白點者是

辨歛石說

涵星研龍尾溪石風字樣下有二足琢之甚薄先博士君得之於外姓姪黃村成伯成伯以嗜研求主婺源簿顧視一老研工甚至秩滿研工送之百里探懷出此研為贖且言明府三年之久所收無此研也黃始責其不誠工云凡臨縣者孰不欲得佳研使每研必珎石則龍尾溪當泓為海不給也此石歲採不過十數幸善護之然研只如常研無甚佳者但用之至灰埃垢積經月不滌而磨墨如新此為勝絕耳先子性率不耐勤滌得此用之終身

出何蘧春渚紀聞其父武學博士去非也

紙

黠歛間多良紙有凝霜澄心之號復有長者可五十尺為一幅蓋歛民數日理其楮然後於長船中浸之數十夫舉抄以抄之傍一夫以鼓節之續於大熏籠上周而焙之不上於墻壁也於是自晉至尾勻薄如一四譜

山居者嘗以紙為衣蓋遵釋氏云不衣蚕口衣也然復甚暖衣者不出十年面黃而氣促絕嗜欲之慮且不宜浴蓋外風不入而內氣不出也亦嘗聞造紙衣法每一百幅用胡桃乳香各一兩煮之不爾蒸之亦妙如蒸之即常灑乳香等水令熱熟陰乾用箭斡橫

卷而順蹙之然患其補綴繁碎今黠歛中有人造紙衣段可如大門闔許近士大夫征行亦有衣之者蓋利其拒風於凝沍之際焉陶隱居亦云武陵人作穀皮衣甚堅好也

紙李王澄心堂為第一其物出江南池歛二郡今世不復作精品蜀牋不堪久自餘皆非佳物也

文房四說

歛州績溪紙乃澄心堂遺物其新也鮮明過之今世紙多出南方如烏田古田由拳溫州惠州皆知名擬之績溪曾不得及其門墻耳婺源石研有羅文金星蛾眉角浪松文豆斑之類其要在堅密溫潤天將陰

雨水脉自生至可磨墨斯可寶者黄山松煤至精者造墨可比李廷珪然匠者多貧人於以求利故不逮也近有道人自能燒煙遣令就黄山取煤必得佳者歙州此三物奇絕唯好事以厚資可致之若臨以官勢莫能致也

墨

江南歙之地有李廷珪墨尤佳廷珪本易水人其父超唐末流離渡江覩歙中可居造墨故有名今人得而藏者亦不下五六十年膠敗而墨調其堅如玉其紋如犀寫踰數十幅不耗一二分也

四譜

今常侍徐公鉉云幼年嘗得李超墨一挺長不過尺細才如筋與其愛弟錯共用之日書不下五千字凡十年乃盡磨處邊際有刃可以裁紙自後用李氏墨無及此者唐末陶雅為歙州刺史二十年嘗責李超云爾近所造墨殊不及吾初至郡時何也對曰公初臨郡歲取墨不過十挺今數百挺未已何暇精好近歙間有人造白墨色如銀迨研訖即與常墨無異未知所製之法

奚廷珪墨二品一品面曰遠煙香墨漫曰從前奚廷珪其一面有特龍漫曰供使奚廷珪祖記墨皆狹薄輕

脆多斷折校其精猶不及李廷珪遠甚安敢望超也
自蔡君謨以來皆言李廷珪即奚廷珪唯此言奚墨不及李又何遠言唐李愷是諸李之祖不知孰是
 李超墨二品其面或為特龍或曰新安香墨其漫曰
 歙州李超造或止曰李超其號雖異亦互有精猶精
 意為之者廷珪不及也廷珪大墨有二品其一面曰
 歙州李廷珪墨漫有特龍其一面曰歙州李廷珪造
 漫有雙脊特龍小墨有握子者上止有一香字豐肌
 膩理光澤如漆又有小餅子面有蟠龍四角有供御
 香墨字漫止有一歙字前四品無粗者非法之至精
 曷能臻於此哉諸李唯超廷珪為特嘉承晏文用次

之惟慶小挺子優於大墨可亞廷珪也宣道宣德不
 知何許人其形製俱類廷珪疑歙州人也李孝美墨苑
 曾君示予墨一丸其面文曰新安上色香墨幕音漫曰
 歙州李廷却墨肌理光膩與今之李廷珪墨形模不
 類其名却珪不同形制復異謂之真廷珪墨其可乎
 然李超與其子廷珪唐末自易水渡江至歙州地多
 美松因而留居遂以墨名家本姓奚江南賜姓李氏
 超墨世不復傳襄嘗侍仁宗群玉宴賜得之其面文
 新安香墨其幕歙州李超造與今所示形制相類予
 謂超與珪始至新安各出姓名尚用却字超死而珪

業益精面有龍文而其名亦用却者作之有先後也
何以知之蓋類其父超且藏蓄數十百年非偽効也
予既辨之而墨遂歸吾家墨哉可無恨矣

蔡君謨
墨辨

余收歙州李氏父子四世五人墨李超之子廷珪珪
之子廷寬寬子承晏晏子文用用之後墨無傳焉有
孫惟慶今為墨務官李氏墨超始知名珪或為却與
寬最精好承晏而下不能用家法無足取者世之好
竒者多借廷珪姓名模倣形制以造之有至好者苟
非素蓄之家不能辨之

四說

墨貴老久而膠盡也故以古為稱世以歙州李廷珪

為第一易水張遇為第二珪復有二品龍文雙脊者
為上一脊次之遇亦二品易水貢墨為上供堂次之
近世兗州陳玄亦為精廷珪弟廷寬寬子承晏晏子
文用皆能世其業然差不逮近絕無有也廷珪為第
一廷寬承晏次之張遇次之陳玄又次之不獨造作
有法松煙自異近得歙煙令造墨便有廷珪風采不
為浮光乃知木性隨其土地而異予嘗有辨信不誣
矣

仁宗嘉祐中宴近臣于群玉殿嘗以李超墨賜之曰
新安香墨其後翰林諸君承賜者皆廷珪雙脊龍樣

尤為佳品 灑水燕談

祥符中治昭應宮用廷珪墨為染飾有貴族嘗誤遺
一丸於池中踰年臨池飲又墜一金器乃令善水者
取之併得墨光色不變表裏如新 遜齋閑覽

禁中板刻古法帖十卷當時皆用歙州貢墨墨本賜
群臣今都下用錢萬二千便可募得元祐中親賢宅
從禁中借板墨百本分遺宮僚但用潘谷墨光輝有
餘而不甚黝黑又多木橫裂紋士大夫不能盡別也
此本可當舊板價之半耳 黃魯直跋程公
巽所藏石刻

晁無斁有李墨半丸云裕陵故物也往於秦少游家

見李墨不為文理質如金石亦裕陵所賜王平甫所
藏者潘谷見之再拜曰真廷珪所作也世惟王四學
士有之與此為一矣 陳無已集

山谷道人云潘谷一日過余取所藏墨示之谷隔錦
囊揣之曰此李承晏軟劑今不易得又揣其一曰此
谷二十年造者今精力不及無此墨也取視果然 春渚
紀聞

余為兒時於彭門寇鈞國家見其先世所藏李廷珪
下至潘谷十三家墨斷圭殘壁粲然滿目其廷珪小
挺歲久不見膠彩而書於紙問視之其黑皆非餘墨
所及東坡先生臨郡日取試之為書杜詩十三篇各

於篇下書墨工姓名因第其品次云

一日謁章季子於富春之法門寺出廷珪墨半笏為示初不見膠彩云是其大父申公所藏者其墨匣亦作半笏樣規製古朴是百餘年物

王景源使君所寶古墨一笏蓋其先待制公所藏者背銘曰唐水部員外郎李愷造云諸李之祖也黎介然一見求以所用端石研易之景源久之方與後携研至行朝有貴人欲以五萬錢輟研景源不與也沈珪嘉禾人初因販繒往來黃山有教之為墨者以意用膠一出便有聲稱後又出意取古松煤雜用脂漆

淬燒之得煙極精細名為漆煙每云韋仲將法止用五兩之膠至李氏渡江始用對膠而秘不傳為可恨一日與張處厚於居彥實家造墨而出灰池失於早墨皆斷裂彥實以所用墨料精佳惜不忍棄遂蒸浸以出故膠再以新膠和之墨成堅如石因悟對膠法每視煙料而煎膠膠成和煤無一滴多寡故其墨銘云沈珪對膠十年如石一點如漆此最佳者也

有持張孜墨較珪漆煙而勝者珪曰此非敵也乃取中光減膠一丸與孜墨竝而孜墨反出其下遠甚余扣之答曰廷珪對膠於百年外方見勝妙蓋雖精煙

膠多則色為膠所蔽逮年遠膠力漸退而墨色如見耳若攷墨急於目前之售故用膠不多而煙墨不昧若歲久膠盡則脫然無光如土炭耳攷墨宜用之西北若入二浙一遇梅潤則敗矣

黃山張處厚高景修皆起竈作煤製墨為世業其用遠煙魚膠所製佳者不減沈珪常和沈珪汪通輩或不自入山多即就二人買煙今渠用膠止各用印號墨工製名多相蹈襲其偶然耶亦好事者異其精藝追配前人故重名之也南唐李廷珪子承晏今有沈珪子晏又有闕珪國初張遇後有常遇者和之子又有

潘遇谷之子黥川布衣張谷所製得李氏法而世不多有同時有潘谷又永嘉葉谷作油煙與潭州胡景純相上下而膠法不及陳瞻之後又有梅瞻云

世言歙州具文房四寶謂紙墨筆研也其實三尔歙本不出筆蓋出於宣州研久無良材所謂羅紋眉子者不復見惟龍尾石捍堅拒墨與凡石無異歐陽文忠公作研譜推歙石在端石上世多不然之蓋各因其所見爾方文忠時二地舊石尚多豈公所有適歙之良而端之不良者乎紙則近歲取之者多無復佳品余素自不喜用蓋不受墨正與麻紙相反雖用極

濃墨終不能作黑字惟黃山松豐腴堅縝與佗州松
不類又多漆古來有用漆煙者三十年來人始為之
以松漬漆竝燒余大觀間令墨人高慶和取煤於山
不復計其直又嘗被命館三韓使人得其貢墨碎之
參以三之一既成潘張二谷陳贍之徒皆不及葉左
署錄話

定數

僕射房琯相國崔渙竝曾貶任睦歙州官時有婺州
人陳昭見之云後二公竝為宰相然崔公為一大使
來江南及至德初上皇入蜀房崔二公同時拜相崔

後為選補使巡按江東至蘇杭間崔公自說出定命錄

元和十一年監察御史段文昌與崔植同制入臺先

是御史崔聖祖名亮察院之長每以二監察後至不

由科名接待間多所闊略段與崔深啣之元和十五
年春穆宗黃帝龍飛命二公入相段自翰長中書舍

人拜植自御史中丞拜同在中書時元亮罷密州刺

史謁宰相二相相顧搯元亮名曰此人不雲行地沒

而有心求官時中書侍郎蕭俛亦在食堂因問二相

二相具以事對蕭相曰若如此且令此漢閑三五年

不數日宣州奏歙州刺史闕其日印在段相宅便除

歙州刺史明日段入朝都忘前事到中書大怒責吏
房主事陽述云威權在君更何須宰相必是此賊納
賂除官若非人吏取錢崔元亮何由得歙州刺史述
惶怖謝罪云文書都不到本房昨日是相公手內擬
名進黃及檢勘迷忘植欲改擬覆奏段曰安知不
是天與假吾手耳遂放勅下

續定命錄

于濤者唐宰相琮之姪也琮南遷經平望驛維舟方
食有一叟自門而進直抵廳側小閣子中濤問叟何
人對曰曹老耳問其所來對曰郎君極有好官職此
行不用憂亦叙相國牽復之事濤因問表弟薛校書

如何叟曰千里之外遇西則止官職雖非真刺史亦
作假郡守時濤表弟杜孺休給事刺湖州寄箬下酒
一壺可五斗因問叟頗好酒否叟忻然而請即以銀
盃受之令自酌飲頃之酒盡已昏睡矣遂以銀盃枕
背而睡時蚊蚋極盛無有近叟者及旦失叟唯銀盃
在焉訪求莫知所止或云此即曹的休博士也魏之
宗室仕晉為史官齊梁間或處朝列得神仙之道多
遊江湖間往往賈販嘗拯救人以陰功及物人多有
見之受其遺者濤自後授泗州防禦使歙州刺史佐
淮南吳王楊公行密為副使相國尋亦北歸薛校書

新安志卷之十一
佐江西賓幕知袁州事務神仙感遇傳

廣西昭州最為瘴毒之地而山水頗清婉郡圃有亭名天繪建炎中郡守李丕以與京國年號同欲更之乞名於寓公徐師川久而未得有范某者為易曰清輝已揭榜徐謁李同坐亭上少焉策杖於四隅視積壤中有片石班班如文字然命取而滌之乃丘濬所作記其畧云予擇勝得此亭名曰天繪取其景物自然也後某年月日當有俗子易名清輝者可為一笑考范初命名之日不少差洪舍人夷堅志

俞舜凱徽州人紹興十八年赴省試夢紅黑二梯倚

簷間有使登紅梯者俞顧梯級甚峻辭以足弱不能躋遂登黑梯造其顛而寤是歲中特奏名第一人楚贊說亦徽人贊字少陸老儒終桃源丞

神異

大徽村在績溪縣西北五里有汪節者其母避瘡假寐於村西福田寺金剛下感而生節有神力長安東渭橋有石師子重千斤節指而告人曰吾能提此而擲之眾不信節遂提師子投之丈餘眾數十人不能動遂以賂請節復挈致故地尋入禁軍補神策軍將嘗對御俯負一石碾寘二丈方木於碾上木上又寘

一牀牀上坐龜茲樂一部曲終而下無厭重之色德宗寵惜累有賞賜雖拔山曳牛之力不能過也太平廣記孚應廟在邵武軍泰寧縣東二里五代正明中建廟有二神相傳一姓陳閩人一姓汪歙人相遇於廟東之黃溪愛其山川氣象可為宅兆陳曰吾曩者過此識之以錢汪曰吾亦以丁為識遂闕地得錢而丁貫其中由是二人相悅卒俱葬于此數有神異偽閩王氏時封為將軍國朝載在祀典水旱疾疫有求必禱螟蝗盜賊不及其境元豐中賜孚應廟額元祐初封靈符靈佑侯政和加封寧惠寧順公宣和進封廣惠

廣順王至紹興二十五年封廣惠英顯王廣順威顯

王武陽志邵武圖經

唐天寶末歙州牛與蛟鬪初水中蛟殺人及畜甚衆牛因飲水為蛟所繞直入潭底便尔相觸數日牛出潭色赤時人謂蛟死廣異記

婺源縣有大黃石自山墜於溪側瑩澈可愛群犬見而競吠之數日村人不堪其喧乃相與推致水中犬又俯水而吠愈急取而碎之犬乃不吠稽神錄

新安人閻居敬所居為山水所浸恐屋壞移榻于戶外而寢夢一烏衣人曰君避水在此我亦避水至此

於君何害而迫迫我如是不快甚矣居敬寤不測其
故爾夕三夢居敬曰豈吾不當止此耶因命移床乃
牀脚斜壓一龜於戶梲外放之乃去

記聞

州南數里有岸特高號浣沙隼隔溪對龍井山望城
陽不遠相傳李太白訪許宣平徘徊岸山上甚久以
白詩考之嘗稱金華五百灘之勝而思為新安之游
又嘗自洄溪十六渡至黃山湯泉之下則吾土山川
勝槩頗已寄於逸想其贈許宣平詩沈汾述以為傳
當不虛也又白集有答山中人所謂桃花流水杳然

去別有天地非人間者復相傳以為入黔所作而俗
又有石墨嶺與水西興唐寺詩語不類太白東坡嘗
疑富陽國清彭澤興唐詩及姑熟十詠非太白所作
而王平甫疑十詠出於李赤按南唐自有一翰林學
士李白曾子固以為十詠是此人所為然則此間墨
嶺興唐詩豈亦此類耶覽者詳之

馮相國樂府號陽春錄者馮氏子孫泗州推官璪嘗
以示晏元獻公公以為真賞至元豐中高郵崔公度
伯易跋以為李氏既有江左文物甲天下而馮公才
華風流又為江左第一其家所藏集乃光祿公手抄

最為詳確而尊前花間諸集中往往謬其姓氏近時
所鏤歐陽永叔詞亦多有之皆傳失其真本也崔公
云

劉輝信州鉛山人未第客新安為人傭書以自給其
寓歙縣鄭氏及績溪汪氏尤久汪氏子弟嘗課堯舜
急親賢賦輝竊為代作師視其語與平日異詰之以
實告乃發輝牀篋楓葉委積葉上皆細書成文始異
之明年還鄉遂貢京師已而為進士第一今俗聞猶
有蓄其所寫禮部韻者

王提刑守南劍州致書陳諫議有求益之言陳公答
曰權辱書勤恤累紙感不容言別紙之諭尤甚謙厚
權孤苦待盡人事弛廢獨聞賦政愷悌民之受賜前
此未之有也託庇方厚其何以告左右雖然意所欲
言不敢自外境內有二賢士吳焄吳儀儀居水東熙
在橘溪兄弟也好學有守介而能通求之士類不可
多得遺逸之選宜在此輩以其善自韜晦莫有知者
閣下好賢禮士倘使其名自此彰徹非唯敦獎行義
亦足以上助朝廷求士之意政之大者宜無以過此
輒緣下諏布所欲言僭易是懼此有以見前輩相與
蓋如此王公嘗為劍學撥田至今號王公莊其祠象

久益暗紹興中嘗遣人求訪公後裔復求繪像以去
其後王筠文剛為通判就為新其祠筠於公有族屬
嘗被檄往建寧府決獄建亦公舊治聞筠至皆焚香
以迎以為王公孫也公去二郡至是蓋三紀矣

曾公諤為守雅敬郡人俞平叔平叔老儒用累貢恩
得官嘗尉彭澤檢旱宿山寺有嫗夜至門委白金一
襪而去平叔呼從吏寺僧封識送縣及還令欲盡法
籍犯者家而使平叔得賞平叔笑曰易直豈以此求
賞邪即縣斷罪以贓沒官足矣歷三任以母老不仕
俞氏主塋墓者有享祀田二十畝輸稅而食其餘未

嘗告之於人時盧君知原行之為歎縣宰周殿撰秩
重實謫監城下酒稅曾公聞平叔病使二君往視之
環堵蕭然因問以後事平叔曰棺已具矣衣已浣矣
方屬妻子祔葬先塋不為齊具此外無所須也二君
退為曾公言之皆歎息盧乃折簡遣太史齎錢五萬
為湯藥之奉平叔召吏至卧內問知縣俸耶曰非也
抑出之官帑耶曰非也將縣吏若里正上戶所率歛
耶曰非也平叔曰財非天降地涌何由而得辭不受
吏再至不復視曰吾平生貧不唯今日豈以五萬錢
變吾志哉是夕卒年八十九曾公賢有政聲冲澹類

學道者為郡時年七十餘矣神骨清健至九十餘乃卒盧君平江人資廉明滯訟有踰十年者皆手為決遣旁郡邑以事詣朝省外臺者多求送歛縣後為禮部侍郎周公以名臣謫筦庫不見其施設獨其流風遺韻被此邦云

始鄉之老儒年過九十者曰崔君虞卿字顯仲能以世次歷數吾縣自昔之為儒者縣北鄭鈞子平及願先大父其次皆在一二數中願時尚幼不能盡其說先是本朝達者有舒謝俞呂之屬矣中數十年學者不繼大父生嘉祐間幼獨知好書間輒買私習讀之

曾大父無佗子方仰以治生業見猶怒之後察其誠乃已元豐中游郡校時學者尚少大父出意為之眾未以為是及紹聖中罷顧募行差役大戶無免者知縣王君薦篤意勤學凡家有受書一人則為盡免之同時富者子皆執役在庭下見大父獨庭上與縣大夫亢禮由是羨慕始相勸於學然大父晦不顯年九十餘耳目聰明得異書猶勤閱之以封至朝請大夫諱舉字子直云而鄭氏越數世至紹興間有登第者二人先同年胡銓仲平工聲律嘗就廣文館試惟德動天賦其用事處云明如虞帝兩無納麓之迷令若

成王風有出郊之反為考官所黜他考官過之取讀
稱善問所以黜之之意考者以為觸忌諱乃袖去自
以其名取之竟論以為第一後至政和中始登第方
是時王氏經學行罷詩賦不用然每見等輩好言其
舊習至今胡氏一族為賦有典刑

汪屯田廷直微時與里人女約昏政和中諸州類試
為省元既登第所約女喪明其家使來謝不能復相
當廷直不可竟成之後赴調在京師貧甚舍於符寶
汪公會圍閉虜万責金銀期且滿無以應間獨至汴
上行屏營有懷沙之意傍舍有人出止之問所須之

數簾中出白銀二十兩袖以歸符寶怪問所從得具
以實對相與訪其處無居者人以為陰德之報
魯直在洛時歛人祝碩字有道因知命以識魯直及
謫黔中有道往訪之魯直為書帖云凡士大夫胷中
不時時以古今澆之則俗塵生其間照鏡則面目可
憎對人亦語言無味又贈以詞所謂長楊風挑青驄
尾者也魯直八月十七夜張寬夫園待月有詞云老
子平生江南江北最愛臨風笛孫郎微笑坐來聲噴
霜竹蜀人謂笛音如牘故用之嘗書一本贈碩今俗
本改笛為曲非也碩藏魯直文藁三枚率以連紙百

幅為之改竄甚多

洪尚書知許州嘗為園訪境中所有江南草木萃而種之下至紅躑躅之屬皆在焉號故里園時與賓佐游燕其間盖公富貴久然多在外故惓惓如此晚節竟歸故鄉云

當艱難時孫公佑鎮此邦為人絕嚴明時統制國信臣屯于此而郡南大姓所募弓手有閤門祇候宋與統之號宋舍人待信臣尤桀驁至坐太守衙倚佑令牽去斬之又張憲軍久望有錢糧官以為郡不時支糧捉手分與錄參衣相結擁至庭下佑出揖錄參以

上問彼來者何人見節制兵馬而不聲喏何也叱斬之自通判以下皆懼為懇凡數四乃已呼門者謂曰爾曷為縱之使入後不得復爾取軍令狀門者退曰自今有輒入者我直當殺之耳既畢乃使人將錢糧官詣憲軍憲不得已為杖之佑約與糧而促其進發憲自詭三日行其政雖嚴未嘗輕與人以徒罪公燕飲食及圃所供菜皆於供給錢中剋還之

始方臘來寇時歙縣人程叔清家避地於城南有女年十七父母計曰我等處此不幸則死獨此女年色方盛萬一辱於賊何以見族黨乃呼謂曰吾州之俗

尤以淫為諱爾良家女也足未嘗出閨閫賊倘以兵脅爾當柰何女曰兒豈從賊者必不可當以死拒之親族又從旁審其語女因取所携衣囊負以趨且為見執罵賊狀父母喜曰果如是真吾女也吾聞死於兵者用道家說醮九幽則能升濟魂魄爾勿慮女笑曰諾明日散處東塘山中女適為賊所遇賊好謂曰吾以爾歸聖公毋憂不富貴女曰爾輩欺天害人狗彘之不若何聖公也賊脅以刃曰不從吾言必殺若女曰我知有官府不知有賊賊先斷其髮益以好語誘之女且唾且罵賊知不可屈刀亂下漬其尸乃去

有二兒隱旁大石下備窺見本末為其家言之皆悲喜因葬東塘山中願兄頌端規為作傳

汪內翰少在郡齋數獨於爐亭中避人為文同舍迫而觀之乃擬草制詞眾笑之中興遂居翰苑為代言之最其除知本州謝表云惟今日股肱之郡實平生父母之邦行路咨嗟全家感涕又云屬縣前驅初靡勞於草檄行朝在望復何待於移闕遺執政啓云城郭重來疑千載去家之鶴交游半在或一時同隊之魚時汪丞相亦杖節過家中宴作詩云兩兩秦階星一色亭亭華表鶴雙歸公與唱和鄉里傳之在郡大

興廟學先是公嘗為鎮江作學記被府以白金致贖
適至即以佐費歛縣多賢宰舊有董君若王君景丞
則黎君確既久事多逸近歲民間傳誦者鄭君銳夫
錢君瓌鄭君才高詳練吏不能欺先是郡科撥諸縣
賦輸歲不同掌計者竝緣大率有增而無損縣素乏
稅米時秋稅以十分為率其四分二釐科稅餘則為
絹米錢米糯米之屬明年郡案復改科撥行下鄭請
於守以為其始到官嘗受此數於下吏矣在某任內
願奉以周旋不願數更也乃按舊為籍齎至前丐守
為印書之由此終任無所增郡亦無乏事又縣賦既

重則役錢亦多歲遂以其贏為傍縣顧役人君以縣
各用其人今驅縣民使出錢顧庸以給他縣令佐之
用非政之急者也乃度官用以賦取其尤貧不能出
者多寬之終任無一事不結絕者錢君廉潔愛民常
言瓌無他長正能忍饑三日耳其政務抑強扶弱於
大辟尤經意吏不得輕重其間差里長但用稅錢不
以人丁多寡其科撥亦三歲不改自二君去後今科
稅至八分有奇矣近有邵君巖者其操履如錢君資
頗安靜而方略不及也三君皆已蓋棺論定故私著
之又績溪民言孫君懋為宰不令里長督賦第按省

限里長不敢無故至人門民亦樂輸未限既畢始騰
欠付督之先是里長領民錢為代輸者帛一尺為錢
百五十數寸者取至百錢孫君乃為第三等以下置
零殘薄并匱於聽事側令民得以尺寸自為鈔持錢
投匱中少者至十餘錢皆面給鈔與之即以其日銷
簿其官司追逮民納在前而吏不為銷者使代償之
今為某官

宣和兵火後發地得故碑乃景德中太守昭文學士
趙昂為其母立始昂父金吾大將軍延進娶晉州節
度使張溫女廣順中昂大父中令暉鎮岐母張年十

七生昂累月而卒於岐昂始齟知之及壯登第入朝
三十年志求遺像每朝士街命及謁告過岐下者必
涕泣屬之皆以歲久訪求無所淳化中昂以右史判
吏部南曹請自訪之詔給假不解職仍勅郵傳供須
經旬無所聞晝夜悲啼逮還朝有得其繪像於僧寺
中者至京師遺之昂悲喜作詩自舊相宋公琪呂公
蒙正暨臺閣名賢十九人為之詩而翰林蘇承旨易
簡為贊曰英英趙君孺慕終身孝發於性性通於神
神啓其便復歸是真高堂曉懸和顏若春似以慈訓
教其為臣蒸蒸趙君如聞音塵饋奠以時哀號感鄰

趙君為人天驥石麟趙君為文紅藥白蘋出事聖主
歸寧慈親忠孝言行無慙縉紳昂以景德初出守歙
州明年郊禮因表求追封詞旨哀切詔贈清河縣太
君又明年五月告至率官吏自歙安門結采導樂而
刻告及所得詩贊為紀美追榮記立之西溪水平寺
今在學之左塾

王提刑謝事還家以名德為縣大夫所敬慮鄰里干
請大榜于柱曰疇昔居官惡人請託今茲閑退來者
不可有言會郡守與公宿相好公往訪之親舊有追
及公於五嶺間者自以訟在郡願借公言為重公曰

吾不欲出為是故也使爾雖不因吾言得直人其可
戶曉耶遽命駕還令佐有訪公為政者勸以寬賦役
為國恤民爾與劉丞相摯厚善其子蹈為婺源丞以
父行事公公每見但問尊公安否不及其他丞相去
位坐累者衆獨了然免於猜嫌嘗謂人云閭里鄉黨
要在輯睦恩多怨少則胷中常暇貲不耗散聞者轉
以相告訟訴為衰

經界之行績溪以鄉均稅稅錢無所歸者百餘千乃
強均配之上田二百之外有溢至三百五十者訴者
不已太守趙監丞子遊始至以問孔目官章愈章請

按沙漲之田稅錢當倚閭者百餘千餘以次均減然後定又諸縣輸納或抑民使就整如遇寸則輸尺遇錢則輸兩遇合即輸斗之類時歛縣貧民有以墾地稅當輸正綿四折綿四分者攬戶以為就整則為綿二兩取其錢八百民因訴于州趙守復以問之章對以在律無有因請徧下屬縣但按元數輸納而向之為錢八百者直輸綿二錢為錢八十耳章平生多惠利其鞠獄務全活子元崇兩首鄉薦遂登第今為夷陵令賢而有文

新安多住山水又有前世許聶遺風以故人多好仙始謝諫議微時讀書烏聊山市人有汪四者心愛敬公旦就市得錢暮輒携以相資嘗數日不來公下山問之人云已盜驢竄去矣及公登第為蜀中縣令一日有道人來訪者乃汪也與坐書室汪起畫壁為崑洞有朱門金鎖解腰間龕開之挽公同入公請歸白媿汪遂先入比出壁屹立如故汪亦不復見崇觀間有呂望天者行好仰視為人作瓦卦語默不常周殿撰戲贈以詩曰新安呂望天一旦棄家緣朝就市塵食暮歸空屋眠為君打瓦卦乞我一文錢日日只如此已經三十年方臘未亂前失所在近有金野仙者

名梁之兩浙提刑受之子以蔭為奉新尉一旦狂肆
以病去官妻亦携二女去之自是食不繼然貌常克
悅時時卧冰雪中體不慄晚常在郡市好為人作詩
及與人語往往有警誨得者皆以為能知其意中事
每三歲貢輒預書得者姓氏嘗曰使吾為物外神仙
則難若塵中仙人拔生度死可庶幾也每言吾當以
來歲八月死幸無焚我至淳熙初年八月十三日夜
半起坐一榻揮扇自若視之已化矣郡人相與壇之
於紫陽山又有黃冠曹元育休寧人寄食歙縣之長
春里凡數十年未嘗有求於人破窻塵榻凝坐達旦

或一卧輒六七日一旦以衣物道具徧散鄰里遂卒
新安墨以黃山名數十年來造者乃在婺源黃岡山
戴彥衡吳滋為最彥衡自紹興八年以薦作復古殿
等墨其初降雙角龍樣是米待制元暉所畫繼作圭
壁及戲虎樣時議欲就禁苑為室稍取九里松古松
為之彥衡以松生道旁平地不可用其後衢池工者
載他山松往造亦竟不成彥衡未幾死嘗出
貢餘一圭示米公米以為罕有其比詩人吳可贈詩
曰病來謾喜折釵股老去尚懷雙脊龍他日扁舟會
乘興摩娑圭壁小從容吳滋家有汪內相帖云吳滋

作墨新有能聲紹興庚申於新安郡齋授以對膠法
此墨是也試之當見其佳滋又求題品於李叅政漢
老李公云已經平子矣呂舍人居仁亦嘗遺以詩
今上在東宮以滋所造甚佳例外支犒設錢二萬歛
州軍事牒攝同十將兼衙前虞候克衙佐鄭稹牒奉
處分前件官推誠奉上勦力從戎登陴將匝於星灰
禦侮頗勞於蚤夜既瘴勤瘁須議甄酬勉勵干城更
期顯級事須改補正同十將兼衙前虞候依前舊務
牒舉者准狀帖牒所由仍牒知者故牒光啓三年十
月二十三日牒使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吳

圖右藏於歙縣士人汪德符子克家汪得之琶村鄭
氏紙甚低小然極緊厚同十將至姓名三印年月日
四印其文曰歙州之印印文刻缺而朱墨色皆如新



嘉安...



古書流通